

一個女人與乳房的愛怨情仇

黑胸罩與小禮服

My Breast

喬依絲·韋德勒◎著
林文斌 廖月娟◎譯

榮獲 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金榜
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

2000年
典藏紀念版
原價230元
特價199元

台灣先智暢銷書系
8折
特惠活動

國內權威醫學博士陸幼琴專文推薦

黑胸罩與小禮服

一個女人與乳房的爱怨情仇

1992年4月13日《紐約》雜誌登載喬依絲·韋德勒所撰的故事之後的四十八小時內，有二十五萬名以上的婦女，放下手邊的工作來讀這則故事。有的人哭了，許多人頗有同感，還有一些人發出會心的微笑，打電話叮嚀所愛的人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體。整個紐約市的人都為喬依絲的幽默與勇敢深深感動，他們關心她的健康，也稱許她面對人生的無懼。作者以誠摯的語調、曲折的佈局、精確的醫學描述，以及幽默的火花完成這個令人拍案叫絕的真實故事。

作者簡介

喬依絲·韋德勒 Joyce Wadler

前紐約華盛頓郵報記者。

《時人》(People)，雜誌資深撰述。

譯者

林文斌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曾任國泰綜合醫院、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婦產科醫師，現任應於桃園敬盛綜合醫院

廖月娟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任華盛頓大學教學助理、研究助理、輔仁大學城區部兼任英文講師，現專任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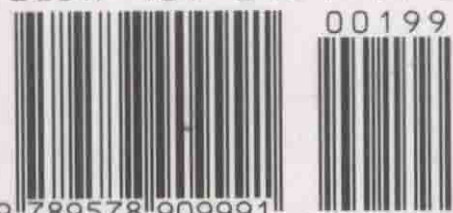
內

高

日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文學部英文科畢業，美國加州歐提斯藝術學院主修插畫，現服務於洛杉磯兒童美術館。

ISBN 957-8909-99-3



9 789578 909991

原價 230元

特價 199元

麥類·生活設計

Copyright © 1999
www.mylife.com.tw
02-2799-7777

一個女人與乳房的愛怨情仇

黑胸罩與小禮服

My Breast

原書名爲 **我的乳房**

喬依絲·韋德勒◎著
林文斌 廖月娟◎譯



《生活學》系列叢書

黑胸罩與小禮服

原 者／喬依絲·韋德勒

譯 者／林文斌 廖月娟

負 責 人／陳孟宗

發 行 人／陳堯宗

出 版 者／台灣先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8號9樓之3

電話：(02) 2772-5505 2772-5535

傳真：(02) 2773-6401

郵政帳號：17473286

副 總 編 輯／洪淑美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5961號

總 經 銷／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52號2樓

電話：(02) 2245-1480 (代表號)

傳真：(02) 2245-1479

排 版 公 司／上統企業有限公司

印 製 公 司／正恆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羅美隆律師 電話：(02) 2571-2281

定 價／新台幣230元 (特價199元)

2000年3月 第一版第一刷

原著書名／MY BREAST: one woman's cancer story

by Joyce Wadler

Copyright © 1992 by Joyce Wadler ,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5 Taiwan Wisdom Publishing Co., Ltd.

本書透過博達著作權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中文獨家授權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8909-99-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黑胸罩與小禮服／喬依絲·韋德勒 (Joyce Wadler)

原著：林文斌，廖月娟譯。—第一版。—臺北市：臺灣先智，2000〔民89〕面： 公分。

— (生活學系列叢書)

84年第一版原書名我的乳房

譯自：My breast: one woman's cancer

ISBN 957-8909-99-3 (平裝)

1. 韋德勒 (Wadler, Joyce) - 傳記 2. 乳房-疾病
3. 癌

415.271

89002228



目次

| | |
|-----|--|
| | 13.12.11.10. 9. 8. 7. 6. 5. 4. 3. 2. 1. |
| | 黑胸罩與小禮服 1 |
| | 紅色的天竺葵 5 |
| | 奇異的旅程 3 1 |
| | 如果有來生 7 5 |
| | 粉紅疤痕 8 7 |
| | 與你共渡一刻 1 0 7 |
| | 夢魘中的迷宮 1 3 5 |
| | 癌症樂園 1 6 7 |
| | 玫瑰與淚光 1 8 1 |
| | 天堂地獄 2 0 7 |
| | 偷窺者之旅 2 2 9 |
| | 治療大逆轉 2 4 5 |
| | 死亡彩排秀 2 6 9 |
| 推薦跋 | |

1

黑◆胸◆罩◆與◆小◆禮◆服





我的左側乳房有道疤，長約十公分，從右邊延伸至乳頭的部位。我的前任男友尼克曾說，如果有人問起我的乳房，可以答道，我遭到一個女人攻擊了，因為她太嫉妒我的乳房，才把我傷成這樣。我個人則比較喜歡真實故事：有位外科醫師沿著我前一晚在乳房上畫的線，為我進行手術。之前，他曾問我，希望疤痕的位置留在哪兒。於是我穿上無肩帶的黑胸罩，以及心愛的小禮服，就在乳房的腫瘤下，胸罩尚能遮覆的地方，仔細地畫了道十公分長的線條。

局部麻醉後，醫師隨即為我取出腫瘤。手術完畢，我要求醫護人員讓我看一眼這腫瘤的模樣——約莫一個知更鳥蛋的大小，上面是像腦髓般灰白色的物質，我的「髓質癌」想必就是因此而得名的。腫瘤藏於乳房那白色與粉紅色的組織中，從中心切開後，



看起來就像個煮得過熟的蛋，其上裹著像洋蔥般一層層灰白色的物質。我凝神注視著這個體內異物，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直到腫瘤取出二十分鐘後，傷口幾乎縫好之際，病理報告來了，這時才知道已不是單純的腫瘤，而是癌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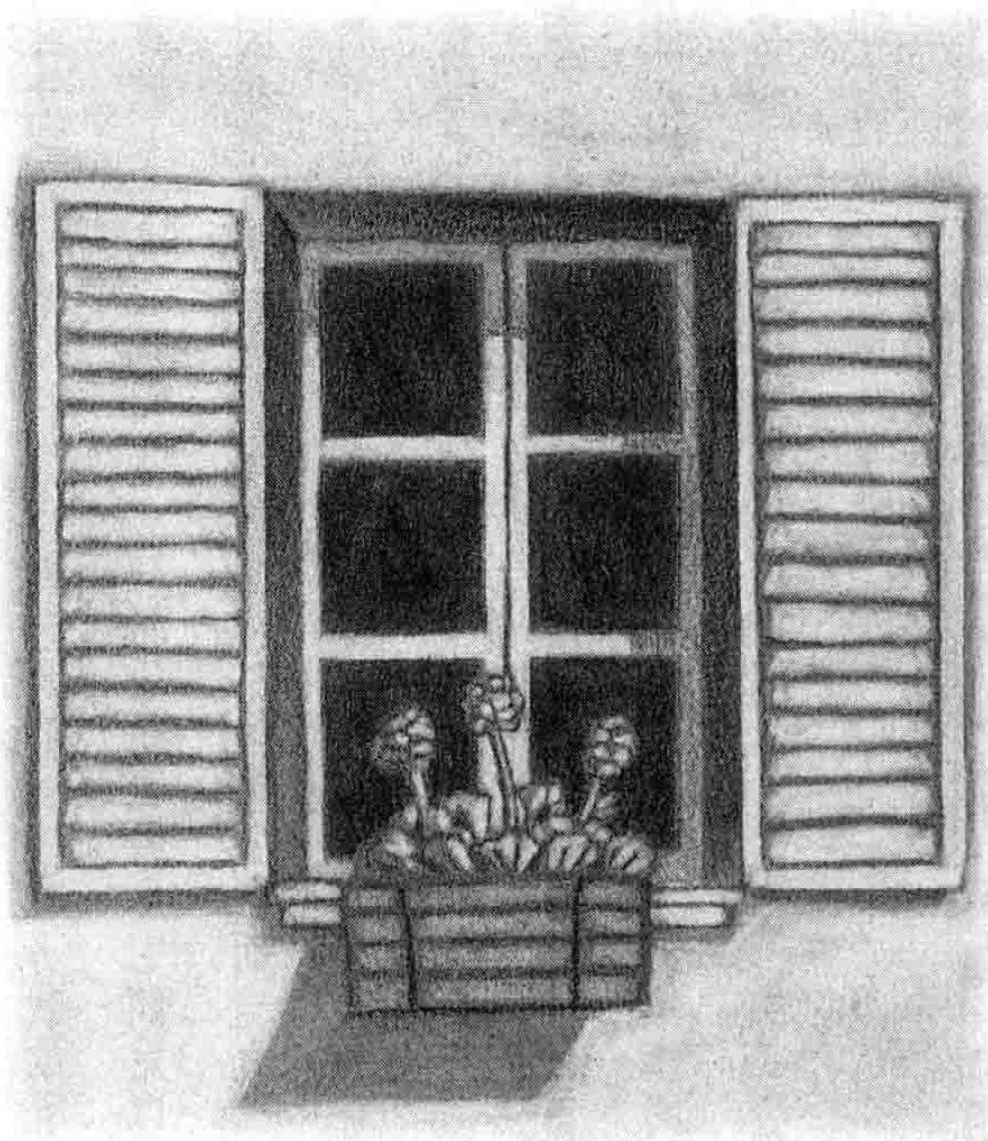
所以，我很高興看清楚它的真面目，貼著它瞧，大眼瞪小眼似的，想看穿它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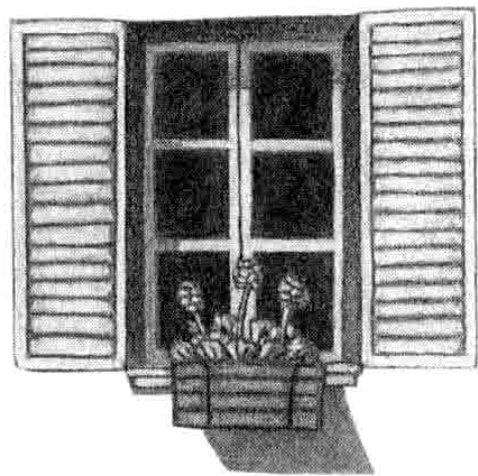
這是則現代故事：一個女人與乳癌的戰爭。

結果——我終於贏了！

2

紅◆色◆的◆天◆竺◆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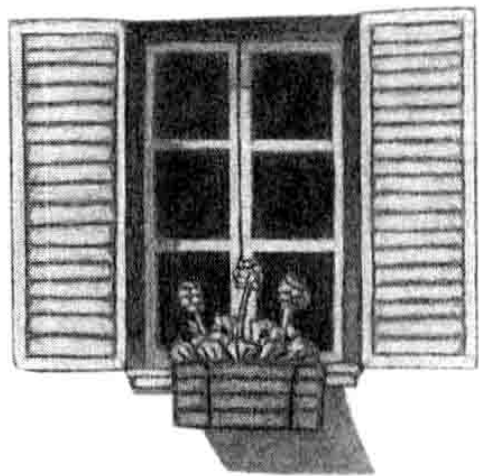




該從何說起呢？我，還是我的乳房？以前我總認為自己的身體是個無可分割的整體。對自我概念的形成而言，我的乳房也有它小小的貢獻。今天，這對乳房卻開始向我展示它們足以毀滅我的實力，因此不得不對它另眼相看，不但該「敬而遠之」，而且還要為它們付出一筆昂貴的費用。既然這是個乳癌的真實故事，先讓它們登場也不為過。

我的乳房雖然看起來還不錯，但已有纖維囊腫的現象，亦即可分泌乳汁的組織已有增厚的現象，而且成為充滿液體的小囊；此外，還有些人指出我具有乳癌的誘因——初潮過早及未曾生育。然而，我卻不曾擔心過罹患乳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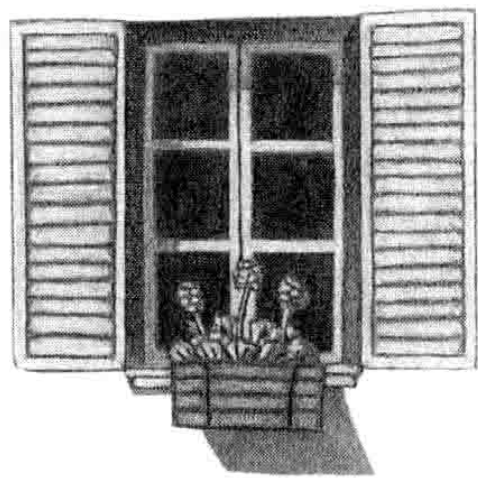
翻開我的家族病史，無人得過乳癌，我不抽煙，而且常常上健身房。我父親是在我乳癌診斷出來的前一年因攝護腺癌而過世，



但我認為這和我的乳癌無關。

我知道乳房已有纖維囊腫，自己難以發現惡性腫塊，所以常要求婦產科醫師幫我仔細檢查。在三十歲那一年，由於醫師的建議，並開始定期接受X光乳房攝影檢查。過去的五年，我都在曼哈頓的古德曼乳房診斷中心 (Gutman Breast Diagnostic Institute in Manhattan) 進行例行的乳房檢查。我的婦產科醫師之所以推薦這家中心，不只是因為他們親切而體貼的服務，收費合理也是一大原因——在一九八六年的美國，同樣的服務，有的醫療院所索價九十美元，這一家只收取四十六塊，確實無法負擔的貧民，則可免費接受檢查。

每回看診，總是大擺長龍，但因同為女人，所以覺得周圍洋溢著一種溫馨——每個人都穿著清一色的紙製檢查服，老老少少，



燕瘦環肥都有。有一天早上，檢查室格外擁擠，我數了一下，乖，在我前面還有一百四十個乳房等著檢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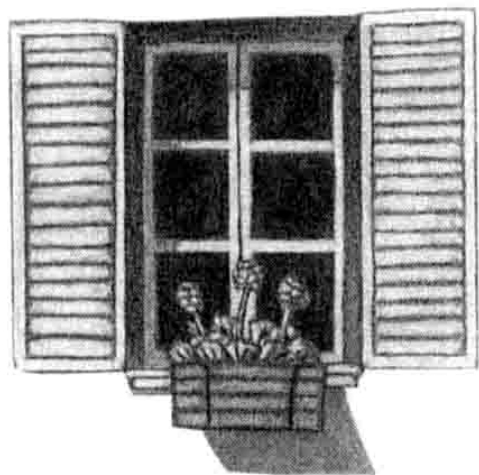
做完每年一度的X光乳房攝影後，總會收到一封信，開頭寫的
都一樣：

韋女士您好：

本中心很高興通知您這次的檢查結果良好，一切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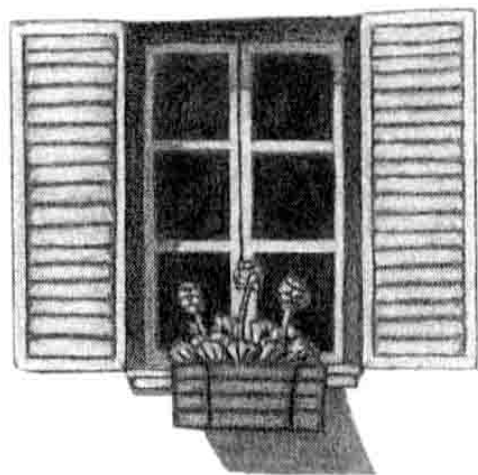
☪

再來，說說我自己吧——我是個記者，現年四十四歲，猶太人，未婚。我出生在一個熱鬧的大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



且相當固執。我們住在凱茲濟爾斯 (Catskills)，一棟供膳食的出租公寓。在二〇年代這可是個炙手可熱的渡假勝地，到了五〇年代就顯得沒落了。大飯店仍零零星星地分佈著，門口停車處多半已老舊、凹陷，油漆也開始斑駁脫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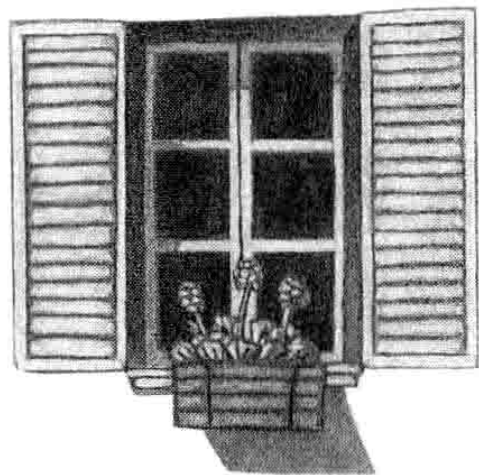
到了夏季，也就是所謂的旺季，遊客結集而來，多半是紐約市區的猶太人。有好些人手臂上還有刺青，那是當年在集中營裡被刺上的號碼。縱使在大熱天，這些猶太人還是要小孩子穿著密不通風的夾克；到大飯店吃晚餐必定衣冠筆挺，正如戰前在維也納的猶太人，而且非到有樂團的飯店不可。女士皆愛極了邊緣鑲有貂皮的毛衣，和恰恰舞步。我和兩個弟弟早已知道為何有些猶太人手臂上有刺青，可是母親還是要搬出家訓，一星期嘮叨個三次：「生在美國的你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要是在歐洲，說不定



連被生下來的機會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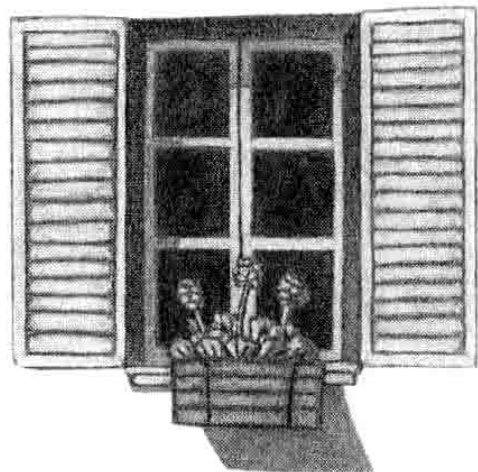
當時，十歲的我一直想了解那魅人的拉丁音樂歌詞裡說的是什麼，聽了許久，還不知其所以然。這拉丁音樂和猶太人，以及恰恰到底有何關連？直到我過了而立之年，體會到生離死別的滋味，才恍然大悟：死亡的陰影愈長，舞步就得愈快。

我們住的楓木屋，算不上是什麼飯店，其實是個酪農場，旁邊就是我們住的公寓，還有個泳池，房東就是葛西奶奶。她在一九一三年離開俄國的莫洛夫·古布尼省 (Molov Guburney)，移民到美國。這個楓木屋就像是個膠囊，把她包裹著、保護著，有如泡沫中的芭比娃娃。終其一生，她還是沒有學會英語，而是以猶太人的意第緒語和我們說話，我總是似懂非懂的。因她生於綠油油的鄉野，因此夫家的親戚都叫她的暱名——「綠表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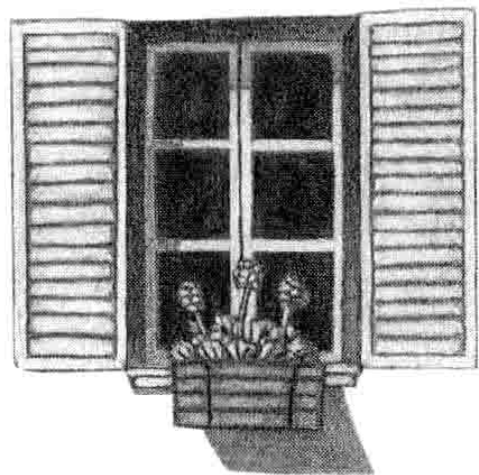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對年輕的她而言，可是全然陌生的。她曾在紐約做裁縫，那是一家在破落的東區利用廉價勞力的小工廠。生平第一次踏上電動裁縫機的踏板，發現這機器不用手轉就可運作時，驚訝得跌倒在地。爺爺去世後，她帶著三個兒子離開城市，過著山居生活，自己獨當一面。印象中的奶奶非常和藹，而且很有威信，常常滿身沾滿了麵粉：她高五呎六吋，一百七十五磅，穿著開襟毛衣和一件男人用的圍裙，就這麼煮起一百二十個人吃的食物；或是站在廚房後，搖著大鈴鐺，吆喝著：「孩子們，吃飯囉！」

有一天，鄰近的小鎮夫雷斯曼斯 (Fleischmanns) 來了位新老師，而且是個年輕的猶太女老師，當時可是罕見的珍寶。奶奶聽說了，就命令她最小的兒子一定要參加該校辦的舞會，最後果然贏得美人歸。那時，我還小，我們大家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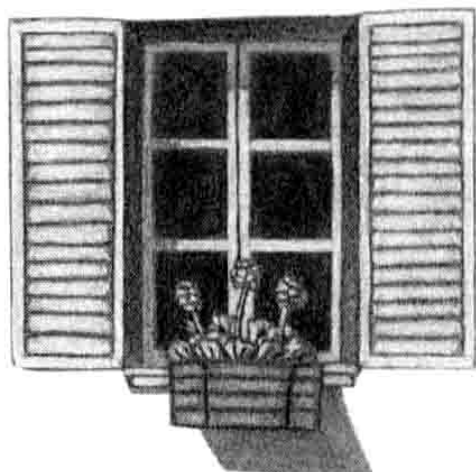
得有一次她和叔叔吵得不可開交，突然間，她挺著那壯碩的胸膛，把身上的兩件毛衣都扯破了，嘶吼著：「你要打嗎？要打就來啊！來啊！要打就打我好了，別打孩子！」這麼一說，就風平浪靜了。在我家，「打人」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沒有人出手打過誰。大家都是動口不動手。

就我們這個家族企業而言，顯然已經沒落了。每年秋天，旅客平安無事回到城裡之後，總是有一家旅館慘遭火神吞噬。我父親是個義消隊長，他可不是個心如鐵石的人。每回火速趕到火警現場，總是大聲呼叫：「千萬要保住那些樹！」



我十七歲時，終於逃到紐約，住在格林威治村，就此落腳，再也沒有離開紐約，多半在報社和雜誌社服務。我第一次在報社工作時已二十四歲，是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這是家作風開明的晚報，當時在紐約報界可是赫赫有名；是個有點雜亂，卻很溫馨的地方，可隨意坐下來，與人瞎扯一番。

報社座落於東河(East River)之畔，離布魯克林大橋不遠處，大廳破舊，感覺就像是棟出租公寓——嘈雜、陳舊、沒有個人隱私，不過大家都知道自我克制和做人的技巧。人員主要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撰述，看起來總是鬱鬱寡歡，常常為了截稿期限胃痛如絞；另一種就是記者，常常從電話亭用口述的方式把重要新聞傳回報社，而且強調他們剩下不到五分鐘就得走了，趾高氣揚的就像帥氣十足的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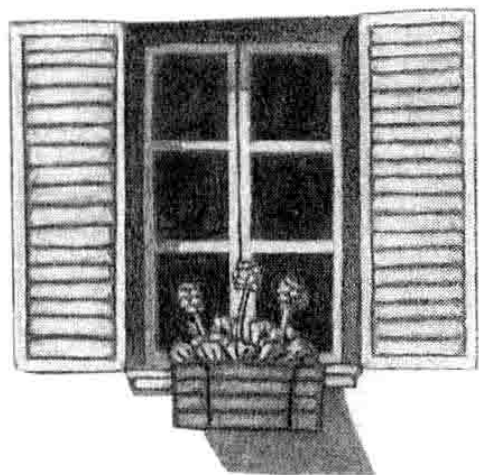


我是文化、影劇新聞撰述的一員，我們多報導電影明星或是小孩在屋頂上養鴿子的經過，並常做一些翻案文章。比方說，「原子彈間諜」羅森保夫婦被處死的二十年後，我們還企圖證明他們是冤枉的——他們在四、五〇年代把原子彈製作的秘密洩漏給蘇聯，之後雙雙入獄，死在監獄的電椅上。

報社指派我做的，最難的一件事要算是報導阿雷群 (Sholem Aleichem) 的作品《猶太人真命苦》(Shver Tsu Zayn a Yid) · 一齣意第緒語劇。天啊，當時我知道的意第緒語，約莫只有四十個單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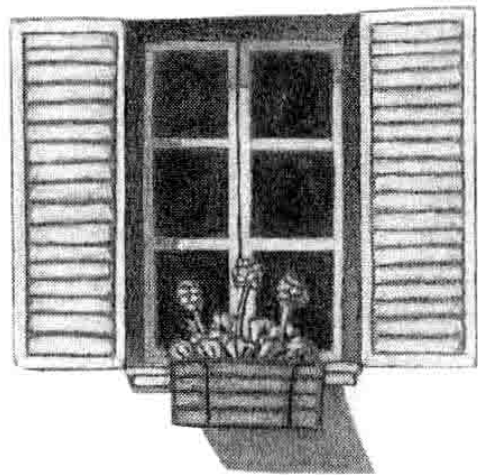
於是我告訴編輯：「他們都沒有翻譯，教我怎麼辦？」
「瘋狂叫好，不就得了。」

赫柏——我最要好的朋友，喜劇作家，也是報社的撰述之一。



有一天我抬起頭來，正好看到他從另一端走來。他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猶太人，留著鬍子，不時帶著親切柔和的微笑。我聽到其他同事說：「這個人是從巴爾的摩《太陽報》來的，聽說他會做一種令人神魂顛倒的樹薯粉。」

報社的撰述之間競爭非常厲害，一篇精彩的故事往往使得其他撰述抑鬱不可自己，然而卻沒有人嫉妒赫柏。他的故事寫來緊湊而且機趣橫生，大家都公認他高人一等。他往往把一個故事處理得十分巧妙而且出人意表。有一次報社派他去市中心採訪一位表演高空鞦韆的藝術家，結果他卻把那藝術家拋在腦後，採訪起那位操作起重機的工人，描述他如何把表演者送上高空。又有一回，他奉命採訪一位一百零三歲的人瑞，並請問她長壽的秘密，讓讀者做茶餘飯後的話題。結果他寫著，寫著，居然忘了交代老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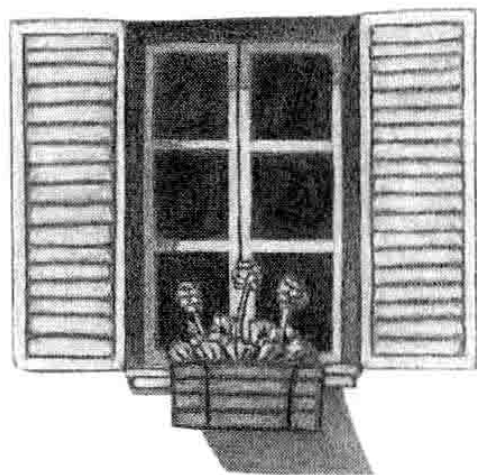


今年貴庚。

他沈靜寡言。眾人在報社的咖啡館碰頭時，無不使出混身解數，想要以驚人之語壓倒群雄，赫柏往往久久才搭一句。但是，只要他一開口，包準是全紐約最好笑的笑話。有一陣子，差不多是一、二十年前，在我二十多歲時，我們常一起出遊。我不久就發現，如果說赫柏喜歡女人，那麼他更愛孤獨，而且他認為，我們這樣下去，是沒有結果的，正如我的家人對那棟出租公寓的看法：沒什麼價值，前途堪慮。

有一天我告訴他：「我們結婚吧，生一堆小寶寶，我會把他們拉拔長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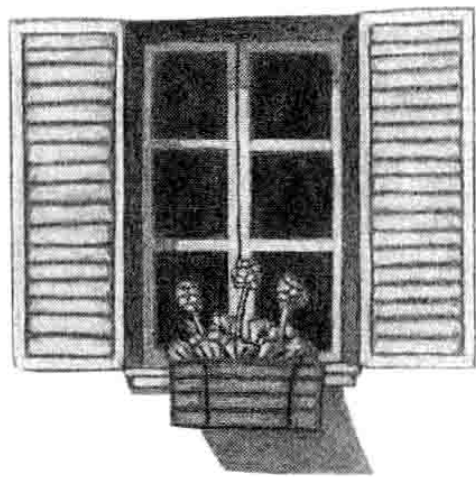
赫柏答道：「得了吧，我只會『殘害幼苗』。」
之後，我們又後退成朋友關係，然而還是常混在一起。我們打



趣說，如果我有男友，該如何解釋自己跟赫柏的關係，好讓人不起誤會。赫柏說，我可以利用他躺在沙發上看報紙時，用一張紙覆蓋在他身上，每次約會後，男友到家裡來時，就把紙拉開一點，讓男友瞧瞧，等到時機成熟，這傢伙也就了解了。

最近，我倒是有不少「正式」的約會，工作亦多得不得了，現在我已是在《時人》(People)雜誌的作家。根據研究調查，緊張就是疾病的潛在因子。如果此話為真，那我可是病魔的最佳獵物。我已為了一個法國諜報案忙了兩年，計劃以這題材寫一本書，因此得在法國待個半年搜集資料，另一方面又不能偏廢紐約方面的工作。這個案子實在是精彩絕倫，百老匯還為此上演了《蝴蝶君》(M. Butterfly)這樣的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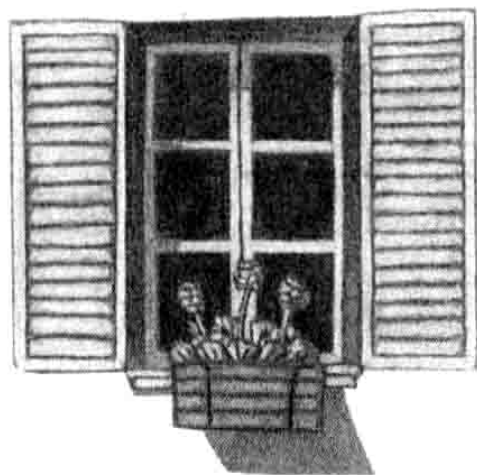
然而在我一開始抵達巴黎時，卻遭受到不少挫折。巴黎意味著



各種不同的挑戰，和在國內寫書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個城市你似乎可以談一場可生可死的戀愛，且在窗檯擺上紅色的天竺葵，金凱利就會吹著哨子從碼頭那邊走來。所以，我到巴黎的第二天就買了紅色的天竺葵，也沿著塞納河畔尋找金凱利的蹤跡；然而，在這個陌生的城市，我只是個異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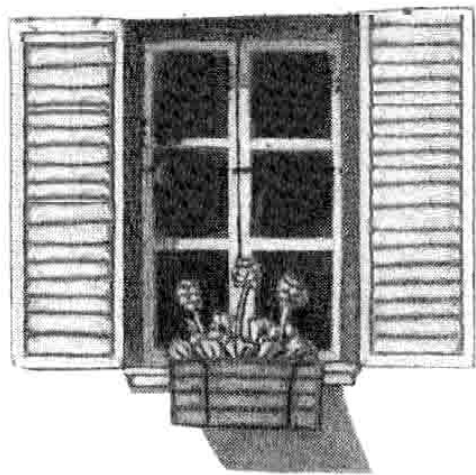
我只有兩個朋友，而且一句法語也不會。常常，星期天出去一整天，說話的對象只有餐廳的服務生。我在巴黎小住了一段時間，回美國後不久，父親就過世了。他這場病拖得很久，臨終前受了不少苦，靠著人工呼吸器繼續與死亡搏鬥。

我在《時人》雜誌的景況一樣好不到哪裡：與同事只是點頭之交。這就是這家公司的風格，在這兒我學會了尊重每一個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過人的技藝，好比「灌香腸」或是「作俳句」，



例如把一部《戰爭與和平》縮減成短短的兩頁，如果攝影記者無法拍到皮耶和娜塔夏共浴的相片，乾脆不要這篇故事。這種事我是辦得到，但是卻讓我頭疼得很。我老是覺得累。週末和晚上全用來寫書，白天則須到雜誌社上班。

我的愛情也陷入了膠著的狀態。我的他叫尼克·史蒂芬諾。他也是個新聞工作者，我們認識已有好幾年了。不過真正交往的時間，從認識的那年夏天起，零零總總加起來，到目前為止只有八個月。他是個義大利人，但在我家人眼裡，卻可算得上是標準的猶太人，只有兩點略有不同：一是，義大利人的小孩從不跟父母頂嘴；二，義大利男人總愛拈花惹草。雖然他們挺令人頭疼，魅力卻是無人能擋。我一直都很喜歡尼克——他腦筋不錯，可以背出《睡衣遊戲》裡所有的歌詞，穿著打扮像是四〇年代時髦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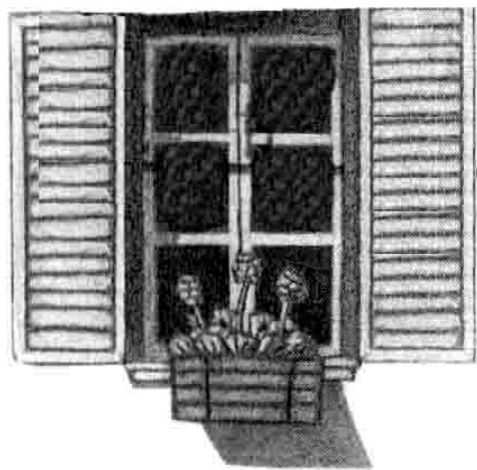


子哥兒，說起話來相當有權威。我們最愛做的事就是一起看他蒐集的老電影。他還會為我下廚，告訴我他媽媽是多了不起的一個女人，然後我們翩翩起舞。

有一回，他一轉身就跑到邁阿密去了，待了一個禮拜，連前任女友都帶回來了。似乎我們的故事就要到此結束，只發展到第一章。然而那個女孩子卻只想跟他做個普通朋友，於是他又回到我身邊。但是尼克自此變得有點暴躁，覺得自己像是愛情大悲劇中的主角——其實，我才是這個角色最好的人選。

「你這個人為什麼要這麼鑽牛角尖？」他對我說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好地利用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或者說：「你不希望我把事情解決，好好做個了斷嗎？你只是想，時間可以解決一切，我自會慢慢地淡忘那女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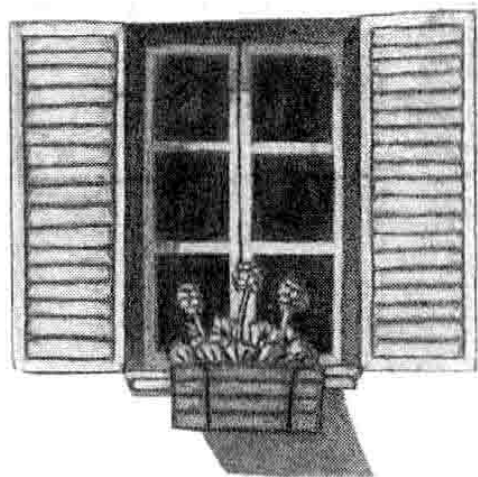


「原來你要的女人是這般偉大無私——你去找泰瑞莎修女約會好了，」我回答他，「為什麼你不打個電話到加爾各答，看她是不是有空？從你說的一切，我終於了解，天底下的女人，就她一個還沒被你泡上！」

於是我們分手了，我抱著萬分沮喪的心情爬上床，寫書的進度也耽誤了兩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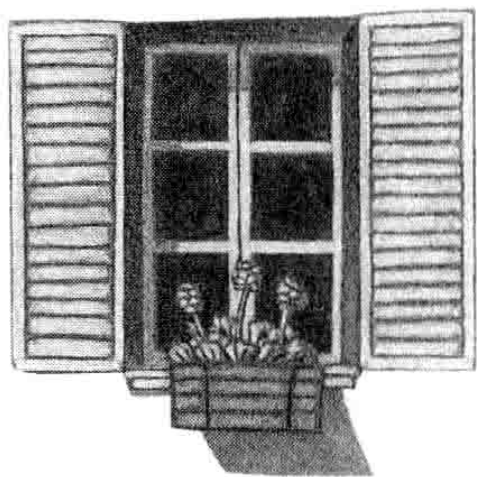
⊗

就在我們分手的第二天清晨，我發現乳房有腫塊。那是三月的第一個禮拜，而且是星期一，雜誌社最忙碌的一天。我覺得格外緊張，看大家忙得快瘋了，而我又準備請一個星期的假，以寫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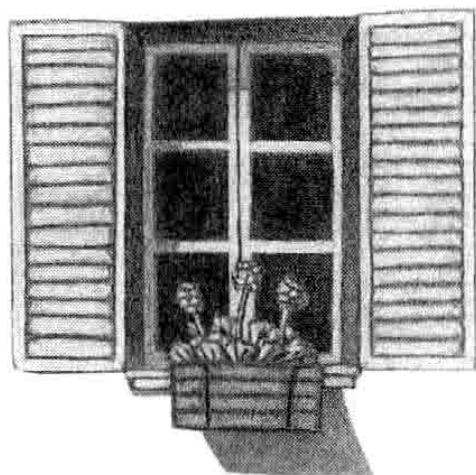
我那偉大的故事。那一陣子的我，真是快精神錯亂了，於是我在一個星期前就打電話到古德曼醫院取消了X光乳房攝影的預約。我想，等假期開始，再來檢查還不遲。

之後，我在洗澡時，突然發現：左邊乳房上方內部有塊隆起，相當大，形狀似蛋。我一直很好奇，患有腫瘤的婦女是怎麼發現體內的腫塊的？就我的例子而言，實在是太清楚不過了：我的手撫摸這腫塊的邊緣，的確像顆蛋，稍稍提起，就痛得不得了。打從三十五歲左右開始，在月經來臨前，我的乳房就會腫痛，隨著年紀的增長，愈來愈厲害。我本來以為這是身體機能老化的自然現象。有位醫師告訴我，月經過後這種情況就會消失。不過我的月經在兩個禮拜已經來過了，為何現在乳房還會腫痛？另一件奇怪的怪的事是，我突然覺得這個腫塊好大，昨天我還沒注意到它的存



在呢。因此，我決定去做個詳細的檢查，不過，倒不是挺擔心的。就我對乳癌的了解，除了腫塊，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一般來說，都不會痛。我猜，這該是我的乳房纖維腫塊，不久就會消失。然而，我還是準備打電話到古德曼醫院，看看下個星期可否看診。

我還是一樣照常工作，之後這件事就如過往雲煙了。但到了下午，我的乳房卻痛了起來。我們雜誌社有位駐診的醫師，於是我先打電話給他。這電話一打，我就後悔了，既然沒事，這麼做不是庸人自擾嗎？不過，如果醫師在的話，看一下也無妨。醫師起初也不覺得有何異狀，直到他開始檢查我的乳房，臉色突然間變得凝重。在這個明亮的候診室裡，有一面小鏡子，我終於了解他的神情為何改變了：我從鏡中看到我的乳房腫塊泛紅了，好像發



炎一樣，這是我在家裡沒注意到的。醫師說，一定有問題，但是他無法明確地告訴我究竟問題何在，所以建議我去看這方面的專家。要是我願意，他會「火速」幫我安排。我告訴他，我準備下週到古德曼醫院進行例行的X光乳房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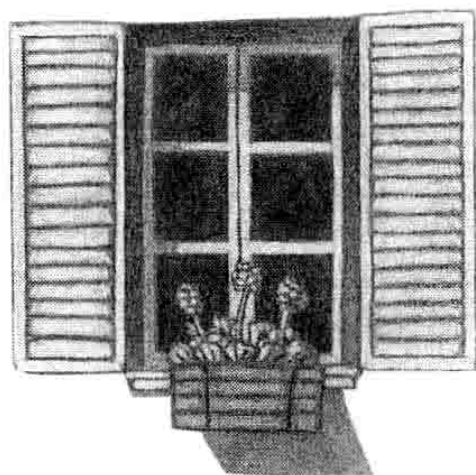
他說：「我想這事愈早愈好，最好不要拖到下星期。」又重複一次，「如果可以的話，我現在就幫你安排好。」

我開始嚎啕大哭。

天啊，我的神經大概繃得太緊了。雖然他還沒有提到那令人膽顫心驚的事，卻已相當具體、呼之欲出了。

「對不起，我父親去年就是因為癌症過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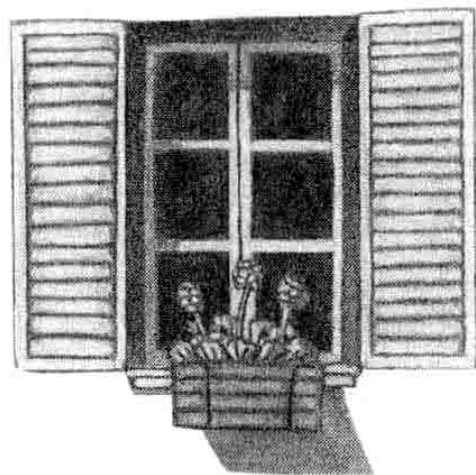
他打了通電話。一個小時後，我已站在公司大樓旁，揮手攔計程車，準備去東區看一位名叫路克的外科醫師。我害怕得六神無



主。在我準備離開診療室時，醫師問我在這請假期間，是不是要用我自己的醫療保險。他這麼一問，我更覺得事態嚴重。我一方面告訴自己不要太情緒化，一方面卻已目眩神暈，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站在第六街上，我覺得自己變成了希臘左巴 (Zorba the Greek)。

我想要活下去。未完成的一切，在眼前一掠而過。「等一下，我還想……」想做的事列出來的話，足足要好幾張紙才寫得完——等一下，我要先完成我的書；等一下，我還想結婚；等一下，我要多賺一點錢，帶尼克去巴黎和我那兒的朋友見面；等一下，我有好多計劃現在才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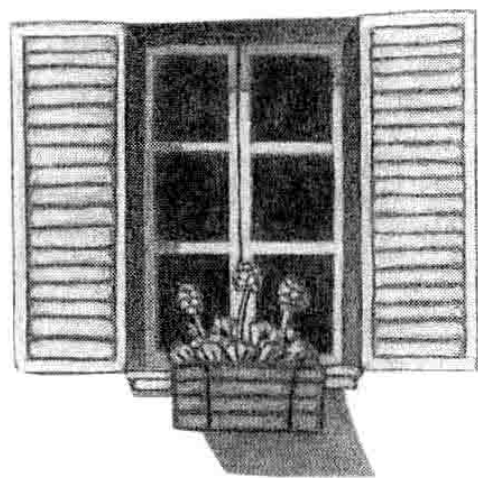
我想到尼克，覺得那次的爭吵實在是浪費生命，我決定和我自己說好：如果沒什麼問題，X光乳房攝影就不用怕了；我再也不



對尼克嘮叨，要他搬過來住；我會把握生命的每一刻。若我真得了乳癌，哪個曼哈頓男人還會認為我是他夢想中的女郎？

在那位外科醫師的診所裡，至少已有一打婦女在那兒了。她們看來年紀都比我大，奇怪的是，表情也差不多，像是被卡車輾過一樣。我發覺自己這麼想時，不禁斥罵自己這真是個齷齪而錯誤的想法。然後，我了解自己為何會有這樣的觀感，原來我看到的：恐懼。我從未看到這麼多人坐在一起，臉上同時寫著懼怕。我想，要是一切正常，該有多好。看情形還得等上好一會兒，於是想出去走走。我已經在電話中和赫柏說過了，但是我覺得現在得告訴尼克。尼克溫柔地告訴我，應該沒什麼問題，不要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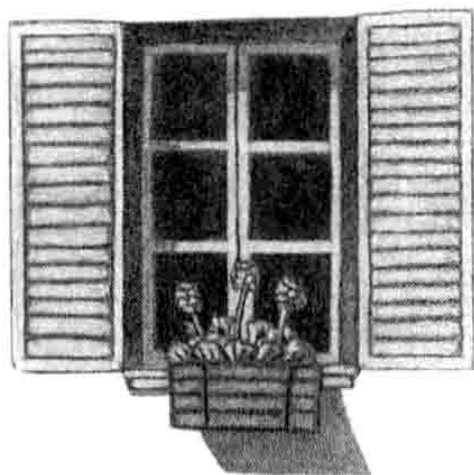
接著說：「寶貝，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的話，儘管說。」
走進診療室，醫師看起來和我的年齡差不多，金髮碧眼，典型



的白人，很用心聆聽病人的陳述，而且看來如飛行員那般冷靜，讓人可以放心地把性命託付給他。我一邊跟他說，一邊想起了一件事：這幾個月以來，我不但在月經來臨前乳房會腫痛，月經完了還是一樣，而且極為敏感，尼克一把他的頭放在我的胸上，就很不舒服。我想著左胸的腫塊，懷疑我的月經是假的，說不定是早期流產的出血。我們一直不是很認真地在避孕，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雖然生育並非計劃中事，如果有喜，倒也不錯。四個月前，我打過電話到一家婦科診所問護士，可不可能懷孕還有像月經來潮一樣的出血？沒想到，我的問題和乳房有關。於是他們要我到診所掛號，醫師也檢查了我的乳房。

現在換這位路克醫師為我做觸診。

「我想，沒什麼好擔心的，」聽他這麼一說，有股暖流通過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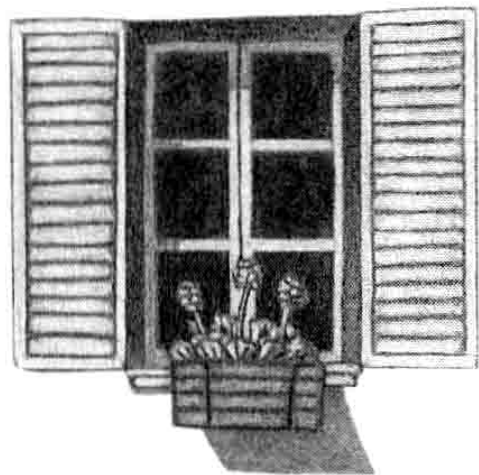


身，心上的大石頭終於放了下來，「惡性腫瘤通常比較硬，幾乎像顆石頭，動都動不了。但是，你的腫塊卻還可以移動。我百分之九十八確定，這不是惡性的。」

醫師說，這應該是一種發炎引起的，可能是囊腫受到感染。為了一探究竟，他用一根空針從腫塊取出一點液體，送去化驗。整個過程幾乎是無痛的，我只感覺到針輕輕扎一下。通常囊腫被戳破時，會有許多液體流出來。我雖然不覺得痛，但腫塊也沒有什麼動靜。

「真奇怪！」醫師讓我看他取出的液體：幾乎抽不到，只有一點點，所以應該不是囊腫，而且抽出的液體呈黏稠狀，倒是和發炎的情形一致。

我一邊穿衣服，一邊和醫師說話。他說，現在還沒有擔心的必



要，我卻依然心憂如焚，於是問說：「如果是囊腫，為什麼液體沒有跑出來？若不是囊腫，那會是什麼？」

他答道：「不知道。所以，我們還得做進一步的檢查。」

我和尼克相約在「獅頭」前會面，那是格林威治村裡作家們常常聚集之處。他戴著軟呢帽，拉得低低的，咧嘴一笑，故意擺出紐約人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情，好讓我消憂解愁。

「瞧，我就知道一定沒事。」

就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我們又破鏡重圓了。

3

奇·異·的·旅·程





我並沒有憂鬱症，只是容易走極端而已。我認為「生病」和「虛弱」是一樣的，不願被看做是弱者的我，自然不承認自己生病了。這該是得到家母的真傳。

我的母親叫做米莉，十七歲時跑到佛羅里達，想在玻璃上畫下紅鶴的身影；在我們童年時，她還曾跑到森林保育區去偷樹木，她堅稱每年的所得稅都誠實繳納，所以那些樹也有她的份；到了六十五歲，她依舊是全東岸最生氣勃勃的人。

「我這一輩子，從沒有一天生過病，」她對我說，「我生下你，一個小時後，就自己進食了。醫院裡其他女人叫得呼天搶地的。我看著她們，心想，怎麼來的，就怎麼去。像你這樣杞人憂天的個性，一定是得到你父親的真傳。他沒有一刻不在擔心天會掉下來。他和奶奶簡直是同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他們吃阿司匹靈吃得



都上癮了。」

她在六十二歲那一年，還志願加入以色列軍隊。

「我一點都不怕死。死亡對我來說，只是另一種冒險。若能為以色列，也就是我們猶太人的故土戰死沙場，該是至上的榮耀。」

「媽，你是個老太婆了。想想吧，人家果真會把機關槍交給你，要你上前線嗎？別天真了，他們只會派你去掃廁所。」

她答道：「如果我戰死了，屍體就不用運回來了，省得麻煩。」
但是，我真的怕死。現在更變本加厲了。我怕被死亡折磨得生不如死，像父親一樣靠著醫院裡的機器苟延殘喘。

我在巴黎時，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回家。父親總是跟我說：「喬依絲啊，老爸的病很重了，就快死了。」我則不完全相信他的話。我知道他的病不輕，也曾陪著他一早在城裡進行手術，晚上再趕



最後一班飛機到佛羅里達。我知道癌細胞正一步步地侵入他的骨髓，並轉移到雙腿，最後一定會要了他的命，這是不得不低頭承認的事。

他的血球數還算穩定，日常活動也可應付自如，但我心中仍有種聲音諷刺著說：「喬依絲啊，你的父親要死囉。你應該很了解，你的父親就是你害死的。」

父親這個人和我一樣，天天擔心個沒完，不但愛批評別人，而且動不動就生氣。他十七歲喪父，因此擔心自己和老母，還有那兩個弟弟無法經營那家破舊的出租公寓；三十來歲時，見舊事業已無發展的餘地，想開創新事業，又怕一事無成；又擔心一旦成功後，轉眼間，所得的一切又化為烏有。

我從巴黎回家後，發現所有擔心的事都發生了：父親已是七十



五高齡，從辦公室的座位站起身來時，看起來又老了十歲，整整瘦了三十磅，連站都站不穩，得靠拐杖支撐著身子。他一看到我，就老淚縱橫地說：「我本來以為再也看不到你了。」

頓時，一種自我厭倦的感覺襲上來，「我到底在巴黎搞什麼？那些資料並不是非有不可的嘛。為什麼我不多陪父親一下？」兩個星期後，他跌了一跤，骨盆受傷，於是進行手術。接踵而至的是，心臟衰竭，得靠著人工呼吸器才能活下去。

「伯尼，你的氧氣不太夠喔，」醫師對父親說：「你的肺使得心臟的負荷量過大。如果沒有這套設備，你就死了。好好跟我們合作吧。」

父親點點頭。

家人中沒有人知道人工呼吸器是什麼東西，直到一個小時後，



我們得以進入病房探望父親才恍然大悟：一條輸送氧氣的管子插入他的鼻孔，臉上貼著固定膠帶；他的雙手被皮帶綁在病床兩側，他掙扎著，就像拍賣場上的動物；因為插管的關係，想說話，卻無法開口。

有位醫師跟我們解釋說，他們之所以要用皮帶把他的雙手綁起來，因為之前他已經把插管拔掉過一次了。

「我們給他吃了鎮定劑，所以情緒緩和多了。」
他靠著這套機器活了兩個月。醫師也為父親進行氣管切開手術，好讓他舒服一點，但是，他再也無法說話了。我了解，他的生命就是如此，利用人工呼吸器也是他自己的決定。然而我很清楚，父親一定寧願死去，也不要受這種折磨。



乳房檢查的那個星期，原本已夠恐懼，我不想再沈湎於死亡的細節。我相信路克醫師，也知道他相當傑出。我在新聞界有位朋友就是他的病人，這位朋友說路克醫師的聲譽好極了，甚至曾任總統的「御醫」。關於腫塊的事，我對正在佛羅里達過冬的母親隻字未提，只說一切都好，要她放心。

然而到了星期四，我和路克醫師討論檢驗的結果時，情況有了一點轉變。聽他的語調，好像真的不用擔心，就他們目前所見，雖然有些乳房細胞有點不尋常，看起來還是比較像發炎，而不是什麼癌症。

身為記者的我，嗅到了可疑之處。



「你說的『不尋常』是什麼意思？到底有多少細胞？」

聽我這麼一問，他有點惱火，對我的多慮生氣了。

「不尋常並不等於癌症，當然也非正常。發炎也是一種不尋常的情況。」

他幫我開了一種叫戴克沙西林 (Dicloxacillin) 的盤尼西林類抗生素，五百毫克，每天四顆，看是否能消腫。還說，最好做個病理切片，而且把腫塊拿掉，但是，他得先看看我對藥物的反應如何。

我就從下一個星期開始休假。雖然我和《時人》雜誌之間仍有問題，但這次他們對我實在是好的沒話說。這是我三年來的第三次長假，在假期中也能享有醫療給付。

我的書再寫個八十頁，就算大功告成了。這真是作家夢想的好



題材：有位法國外交官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派駐到中國，結果和一位奇特的京劇名伶相戀。後來，這位外交官成了中國方面的間諜，以保護愛人的性命。他們還生了一個孩子。十八年後，他終於把愛人和孩子接到法國時，這對戀人卻因間諜罪雙雙被補。在獄中，這位名叫伯納德·伯斯考 (Bernard Boursicot) 的外交官愕然聽到一樁新聞，原來他摯愛的女人居然是個男人。沒有人相信他對這事一無所知。他的母親對此事則表示懷疑，在一次單獨接受訪問時，他的母親這麼說：「我想，他一定是喝醉了。」但是，我已研究了他這個人整整三年了，所以知道故事的真相。

我愈了解伯納德，就愈喜歡他這個人。在我一開始對他的故事感興趣時，真怕他是如傳聞中的一個「有著性壓抑問題的法國外交官」。不過，他倒真是個狂人，他認為整個世界無異於一碟小



菜。他比尼克更喜歡電影，是個不折不扣的影癡；也許正由於這點，才使他惹禍上身。《齊瓦哥醫生》這部電影，他前後共看過十三次。大螢幕對他來說有著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他常沈湎於往日當間諜時的光景，和菲比、柏格絲和美瑞迪絲一齊乾杯，看到英國人就恨不得把他們捏碎。他一舉手一投足都有電影明星的架勢。在我抵達巴黎的那個春天之前，他告訴我：「我會到機場接你，並為你播一曲『巴黎四月天』。」

等我抵達，把行李放在他那部小小的「星鑽」上，他馬上按下放音鍵，是艾拉·費茲傑羅的聲音，信誓旦旦地唱著，栗子樹上一定一片繽紛。那肩膀寬闊的間諜穿著軍用防水衣，對我露齒一笑。就新聞價值而言，他已經快被榨乾了。

在一次五個小時的訪問之後，給赫柏的信上提到：「我本以為



我這一生夠『多彩多姿』了，不過這個人的一切更精彩萬分。這大概是上帝的詛咒吧。」對伯納德來說，他所失落的畢竟是旁人所不能想像的，因此老是沈浸於黑色的憂鬱之中。然而，在他散發魅力的時候，那股吸引力無人能擋。

有一晚，伯納德的女性友人和他一起用餐時說：「《蝴蝶君》在紐約首演時，我就去看了。那京劇名伶變成男人的時候，我著實嚇了一跳。」

「我也是。」伯納德說，一邊幫她倒酒，並像餐廳其他顧客用眼睛吃冰淇淋一樣，打量著眼前的美女。

撰寫他的故事，是我這一生，最困難也是最滿足的一件事，不過倒有漸入佳境之感。我那二十四歲的助手，史蒂芬幫我探出了兩年來我一直想知道的事，也是伯納德生命中最驚駭緊張的一



刻：他質問愛人為何欺瞞他，之後自殺未遂。

然而，我深為乳房腫塊的問題所困，讓我無法專心完成此書。由於腫塊部位的疼痛，使我無法趴著睡。一開始盤尼西林對疼痛和腫塊還有作用，十天後就束手無策了。在健身房的更衣室裡，陽光灑落一地，我看到那腫塊周圍鮮明的標記仍在。

「我覺得這東西已經有它自己的生命了，」有一天晚上我對赫柏說，他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好像隨時都有可能從我身體飛出，就像《異形》裡的怪物一樣，它會在客廳跑來跑去，也會轉到體育頻道，然後跟我要杯啤酒。」



我想，該是做獨立研究的時候了，於是拿出兩本醫學參考書籍。那本長年立在書架上的《美國醫師協會家庭醫學指南》(A.M.A. Family Medical Guide) 陳述的，並沒有減輕我的疑慮，書上說：「所謂的『乳房膿腫』，指感染部位充滿膿汁，這並非常見的疾病，通常某些授乳的婦女才會受到感染。」然而，讓我不寒而慄的是：「乳癌的部位不一定會有疼痛的現象」，通常發生在四、五十歲的女人身上，特別是那些「未曾授乳」的婦女。唯一能給我一點心安的是：家族中有乳癌病史的，「較容易」罹患乳癌。另一本記者常用的參考書籍——《疾病專業指南》(Professional Guide to Diseases) 上面說的更可怕，指出中、上階級的白人婦女是高危人群，特別是「常遭壓力侵襲，有家庭問題和工作困擾的人。」就在腫塊發現後的第十一天，我回去看路克醫師。他檢查我的



乳房，不到一分鐘，他就做好了決定：「這個東西，非去除不可。」這麼一說，反而讓我不再害怕，覺得如釋重負。我想，這該不是癌症。我這麼健康，癌症不可能找上我，我希望把這東西從身體中摘除，愈快愈好。如果他現在可立刻在診療室進行，更好。但醫師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得上醫院，做局部麻醉，歷時約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我問他，是否可親眼看看手術進行的過程。以前我在比佛利山莊一家外科整型醫院採訪時，看過乳房手術，也在紐約市立殯儀館採訪過一個月，所以我應該可以很冷靜看待這一次的手術。但路克說，大多數的人都無法親眼看到自己血肉模糊的情況，所以最好不要看。不過他在切除時，會為我說明手術進行的經過。於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接著，我開始擔心疤痕的問題。我這個人並不特別愛慕虛榮，



或是注重外表的美麗。我一直覺得疤痕像是榮譽勳章，代表戰役結束，但是那是我對別人身上疤痕的觀感。路克醫師說，不管從乳房的哪一個地方，他都可以取出那顆腫瘤，只要我告訴他，希望從哪兒下刀。他幫我登記好五天後進行手術。但是，我還有個問題。

「我的書最後截止日期就快到了，」我告訴他：「這次手術不會花太多時間吧。」

「聽好，」他說：「手術不能拖。這可是你自己的性命。」

到現在，除了家中兄弟，一些朋友和我的心理醫師都知道我乳房長了腫瘤，而且都很擔心，但是我只請赫柏到醫院來陪我。尼克要上班，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而赫柏的工作時間比較自由。還有一點，我和尼克雖然有重修舊好的喜悅，尼克還是忘不了他



的問題——好像有棟公寓想脫手，卻因景氣蕭條，找不到買主——他還戀戀不忘那毫無希望的舊情。就在我們上次吵架分手前，他告訴我，他愛我；其實我們挺合得來，特別是能共享魚水之歡，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僅止於友誼。他每每憂怨地提到，他的舊情人是他的「痼疾」，「永遠的迷戀」。他也說，這種想法實在是瘋狂，我在各方面都勝過那女人！我們雖然還在一起，但感情終究是感情，無法騙人的。

「我們這些俗人，真傻，」他動不動就搬出這句，「你沒看過米奇·羅尼飾演《仲夏夜之夢》裡的帕克？真不敢相信。他的音調實在拿捏得太好了，看他說出『真傻』這兩個字，就教人癡狂。」聽他這麼說，我再也不想向他要求什麼了。此外，尼克討厭醫生。尼克說，誰要看醫生？除了女人還有誰？如果身體有什麼不對



勁，不要管它，自己會好的。就我這次的情形而言，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所以呢，就不要想這件事了。

我知道尼克為什麼會這樣。他的前妻，也就是他那二十四歲兒子的母親，本來還是位護理長，三十歲出頭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有一天，在她難得清明的片刻，她忽然了解她的心智出了什麼問題，於是自殺身亡。當時，尼克直是無法接受這樣的打擊。

所以，我也不想跟尼克談我的乳房，就獨自到巴尼諾伯書店去逛逛，他們有一個醫學教科書的部門。最容易了解的一本書似乎是波默特、雷斯與傑克森 (Bohmert, Leis, and Jackson) 三人合著的《乳癌——保守性與重建性的外科手術》(Breast Cancer, Conserv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包含系列研究，定價一百二十九美元。真貴，我還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是乳癌，不知道該



不該買。還是大略翻一下，看看圖片，其上有許多女人用力地在捏乳房，這可能就是所謂的重建的過程。我發覺，女人之所以這麼重視乳房，應該是受到男人觀念的影響。我從來不敢這麼用力捏自己的乳房，如果有人這麼捏我，我一定會痛得大叫。我翻了一下書上的研究報告，每一篇都提到五年的存活率約有幾個百分比。我看了，嚇得趕緊把那本書放回去。

ㄟ

在手術的前一晚，我打算一個人靜一靜。尼克打了三次電話來，問我明天何時到醫院，並祝我一切順利。我想起醫師要我自已決定疤痕的位置，於是我穿上一件最緊的狹邊胸罩，以及一件



尼可兒·米勒所設計，深紫色、有條紋的性感洋裝。有一晚我和尼克出去時穿過，很快地我們就開始約會了。

那一晚真令人難忘，我還帶了個三〇年代的手提包，那是在巴黎的跳蚤市場買的，花了我四十法郎，手上還有一只萊茵石鑲的手鐲，購自紐約的一場財產拍賣會。那一天，我穿戴整齊後，不禁想到，當年擁有這皮包或手鐲的女人是在什麼場合配戴，是否曾和我一樣快樂？

我脫下洋裝，掀開胸罩的上半部，用一枝原子筆沿著邊緣畫線。我一邊做，眼淚就不斷地滾落下來。我並沒有像模特兒那樣完美的身材，我的乳房也不同於二十年前了。我看別人做乳房整形手術時，曾幻想過自己隆乳後的樣子。但那只是胡思亂想，我還是非常喜歡原來的乳房，它們是我身體的一部分。現在，這道



記號好像在說——來吧，來切吧。

第二天一早，我和尼克通了電話。他說：「手術完畢，馬上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好消息吧。」然後，我和赫柏就動身前往羅斯福醫院。這是一家私立醫院，在曼哈頓的勞工較密集的地區，這一帶常被稱為「地獄的廚房」。我之所以選擇這家醫院是因為路克醫師告訴我，手續簡便，可以隨進隨出，然而我對這家醫院還是沒有多大的好感。記得多年前，我就曾在這兒待上一晚，採訪紐約市急診救護小組運作的情形。哎，這家醫院實在是破舊，一看就令人難過，候診室裡擠得滿滿的，門口一大堆廢棄物。

我也曾到這家醫院探病，看一位五十開外的友人，她在這兒住院，切除乳房的惡性腫瘤。其他朋友告訴我，其實她在半年前就知道乳房有腫塊，但是遲遲不肯看醫生。我們不是很熟，然而還



是有兩件事讓我嚇了一跳：一是，她拒絕承認自己早就發現腫塊的事；二來，她喋喋不休地講了二十分鐘，都是毫無意義、教人厭煩的細節，像是她原本以為這是打網球導致胸部肌肉受傷，因此用不著看醫生。

她為什麼要這麼說？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最後終於恍然大悟：她只是在為自己找個台階下，以掩飾延遲就醫的事實。我還記得，病房裡另有一個乳癌患者，她的情況相當不好，意識時有時無，斷斷續續地呻吟著。我想，怎會把她們擺在同一間病房呢？

不到兩年的光景，我的朋友也死了。

我們跳上計程車，到羅斯福醫院約是十分鐘的車程。我把那令人難過的記憶推到一邊，回想和赫柏一起渡過的奇異的旅程：我們去肯亞，看到獅子時，嚇得腿都軟了。而那獅子看到眼前有兩



個猶太人，想到即將入口的點心，大概都流口水了。

我們也一同去巴黎尋找莫里森 (Jim Morrison) 在皮耶·拉雀墓園 (Père-Lachaise Cemetery) 中的墓碑，怎麼找都找不到，後來遇見一個戴著鼻環，頭髮染成粉紅色的女孩，經過她的指點，才如願以償。

我告訴赫柏，此時此刻，也是另一趟奇異的旅程。

「你真的不進來看手術的進行嗎？雖然我還不知道醫院方面准不准旁人進來，不過看一下應該還是挺有趣的。」

「我看，還是算了。」赫柏決定打退堂鼓。

第九街上的羅斯福醫院，一如記憶中的陰森。大樓旁，靠西五十八街那一邊，住著一群流浪漢。他們弄了張沙發，兩張椅子，儼然是個有模有樣的客廳。醫院裡的牆，好像多年不曾粉刷了。



赫柏就在三樓短期住院區的休息處等待。我走進一間寬敞的病房，由布幕把病床隔開，然後換上大得像袋子的住院服。我脫下胸罩，我把線條畫得很低，幾乎到了乳房的中間。

「太好了，」我想，「醫師一定覺得我動作很快。」過了幾分鐘，協助路克醫師的外科住院醫師來了。

他一碰到我的腫塊就說：「哇，這麼大，你不可能沒注意到。」過了幾分鐘，有位護佐帶我到手術等待室，路克醫師也到了。

他看起來很年輕，穿著拖鞋，沒穿襪子，對我非常親切，我們走進手術室時，他把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應該覺得這種舉動有問題，然而當時的我卻不以為忤。手術小組有兩位護士，一男一女，還有住院醫師和主刀的路克醫師。一看到我畫的線，路克就笑了起來：「你確信這樣就可以騙過傻子嗎？」



他們在我的左邊乳房塗上一種紅色的藥膏，味道像是碘酒，並用無菌的布巾蓋住其他部位。路克醫師叫我把臉轉到右邊，所以我看不到手術的進行。但正如他事前承諾的，他告訴我之後會覺得如何，以及手術的每個步驟。他用局部麻醉劑西諾卡因(Xylocaine)，在我的乳房周圍幾個地方注射，等到乳房沒有感覺後，再開始下刀。我覺得那地方有點熱熱的、溼溼的，然後感到他們用力地在拖曳著什麼東西。原來他們正把組織取出，打算從切口貫穿到腫塊，也就是乳房內上四分之一處。有時，我覺得有一種灼熱的痛感，於是他再幫我多打一點西諾卡因。貫穿歷時二十分鐘，而且頗為難受，像是牙醫在鑿牙齒一般。抽出愈多組織，我就愈覺得不舒服。我一直擔心以後穿上低胸禮服是否還能一樣漂亮；既而又想，這種擔心是不是必要？



路克醫師告訴我，他們已經找到腫塊了，但是還得確定是否摘除乾淨，而且不傷到其他正常組織。我又開始覺得不安，不知是否室溫太低，還是太緊張，才直打冷顫——路克好像割了不少肉下來。我知道腫塊的位置滿高的，但是我覺得他們要挖到我的鎖骨了。最後一拉，那腫塊終於離開我的身體，我用眼睛餘光瞄到一個金屬盤子。然後，他們開始燒凝血管。路克離開手術檯，不消幾分鐘就回來了。他是用嚴肅的口吻說，確實是顆腫瘤，但沒說明是哪一種。我要求在這腫瘤送去化驗之前，讓我看一眼。

「確定要看嗎？」

「嗯。」

我轉過頭去看他抬起那腫瘤。真大，讓我嚇了一跳，我想，乳房組織說不定被掏空了。切下來的部份，大小像顆橘子，腫瘤從



中被準確地剖成兩半。我想，這是路克醫師剛剛出去一下時切的。那腫瘤就像個知更鳥蛋，呈灰白色，上有一層層粉白色的組織。在我看來，那些組織還算正常，肥肥的，好像粗略地絞過一次的肉。路克醫師指著這些組織說，腫瘤應該完全被包裹在裡面，這是種好現象。但這一切，對我來說，卻是沒有什麼好處可言。我不相信那個巨大，灰色的圓形物質已經不在身上了。我陷入低潮，覺得眼前的事並非事實，只是在一個不祥的夢中或到了一個討厭的地方。

接著，他們開始縫合傷口，我問道：「化驗結果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路克說：「大概二十分鐘吧。」

我好像是自言自語般：「我要怎麼告訴媽媽呢？」



那位男性護理人員開口說：「不要太難過。我們還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也試著這麼想。但是，另一種想法告訴我，他只是可憐我而已，也許怕傷口還未縫合完畢，病人就在手術檯上鬧了起來。胸中的壘塊不能一吐為快，我覺得很寂寞而且害怕，只好不斷地告訴自己，冷靜下來。差不多在十五分鐘後，傷口清理乾淨，上繃帶後，有人走進來了。

「是惡性腫瘤，」路克醫師簡單明瞭地告訴大家，好像在對醫學院學生講課一般，「這就是所謂的髓質癌，是……」

ㄉ

麻煩可真是接踵而至。許多想法在腦中飛快一掠，讓我幾乎來



不及思考：這一定不是真的。他是不是在說，我快死了？我該開始去找一位猶太教士，為我死前做準備嗎？嗯，等一下，我並不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徒，只是屬於這個種族，所以不必做這種虛偽的事。不過，醫院裡的猶太教士或許也能幫人做心理治療吧。為什麼路克醫師要在我如此孤獨無助的情況下告訴我？要不然我要赫柏跟我一齊來做什麼？

於是我打斷他的話，「可以等一下再說嗎？等我們上樓後，我的朋友在場時，我們再說好嗎？」

在我們走向三樓接待室時，我說：「給我一杯酒吧。」

他們問我需不需要輪椅？我說，不必，我還能走。用自己雙腳行走，對我來說意義非凡。赫柏還在早上待的地方等我。我一直在想，悲觀是不好的，縱使我正遭受病魔攻擊，一定要振作起來。



但是，我一看到赫柏，就握拳，做了個大拇指向下的手勢，並搖頭。路克帶我們到一個小小的，有著簾幕的休息區。

我說：「看來，好像是……惡性的。」

赫柏茫然地看著我。我們找了張椅子坐下。有位護士小姐聽到了我們交談，靜悄悄地幫我倒了杯咖啡。這雖只是件小事，卻使人感到非常窩心。路克醫師站著對我們說話。我從父親住院的過程中，記得一件事，那就是在聽醫師說話時，記筆記是很重要的，因為人在沮喪或忙亂中，往往記不得聽過的話。我的記事本和衣服一齊鎖在櫃子裡。赫柏雖然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卻很快地從上衣口袋掏出一本小記事本，振筆疾書，一副往日參加記者會的模樣。他是那麼堅強冷靜，使我感到一種溫暖。我又把目光轉到路克醫師身上，他說那顆剛取出的髓質瘤，非常罕見，但是「預



後的情況，也就是根據現在的病情和診斷資料來看以後的發展，要比一般乳癌要好」。這顆腫瘤「在組織中被包裹地很好」，約二點八公分，其外有一層似乎還算乾淨的組織，在幾天之內就會有更詳盡的報告。由於發現得早，在癌症診斷來說，應該算是第二期。如果沒有轉移到手臂下的淋巴結，「治癒率很高」。

但是，我並不完全相信他的話。從前我和父親聽一位紐約的醫學專家說，攝護腺癌是可以治癒的。四年後，父親就過世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一切如此光怪陸離，我真不知道要相信什麼才好，不曉得是我自己的想法，還是從老電影中學到的——我準備快刀斬亂麻。

「各位，我還沒有要準備死亡。我不認為生命已走到盡頭。所以，告訴我，下一步要怎麼做？」



路克醫師一一告知我們：接著要取出左臂的淋巴結，看癌細胞是否轉移。這點是進一步診斷的主要依據。接著要決定如何治療：做乳房腫瘤切除術，切除腫瘤並接受放射線治療，或是做乳房完全切除，再加以整形、重建。乳房腫瘤切除術是為了在腫瘤取出後，還能保住乳房。剛完成的手術大概就是屬於前者，但是他還得再切開傷口看看。他說，只切除腫瘤或完全切除乳房，成功率都差不多，不管怎麼做，都得去除左臂下的淋巴結。

除了死亡，我最怕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全身麻醉。我怕手術完畢，我的腦子再也醒不過來了。

我問醫師：「可在局部麻醉之下，進行淋巴結切除手術嗎？」
「不可能。」

記得父親住院時，醫師化驗了他鼠蹊部的淋巴，結果十一個淋



巴結中，八個有癌細胞。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代表著什麼意義，只知道情況不妙。手術後，醫師打電話到病房來，要求和我通話，而不是跟母親說。

於是我問路克醫師：「我的淋巴結中有癌細胞的機率大概是多少？」

「約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我又覺得這一切像是大夢一場。我告訴路克醫師說，我了解，為什麼定期做X光乳房攝影、接受檢查，還查不出乳癌？他說，髓質癌和其他癌症不同，因為不會鈣化，所以在X光乳房攝影中看來，只是另一顆纖維囊腫。

我又問：「我的乳房說不定又有一顆惡性的髓質瘤，只是還未被發現，不是嗎？」



「你說的沒錯，」他說：「你的乳房是乳房外科醫師的噩夢，既大，又稠密，裡面都是囊腫。」

我不知道何謂乳房重建，依稀記得教科書上的圖片。假使真的乳房帶給我後患無窮，我倒寧願要一副假的。

於是我說：「把我的乳房拿掉吧。」

他解釋了一下乳房重建。我想，那大概跟我在洛杉磯看到的隆乳手術差不多——只有一個步驟，首先讓你暈過去，植入填充物，第二天早上醒來，就有一副全新的乳房了，只是乳癌患者的乳房組織要先去除。

路克卻說，沒那麼容易。他在取出淋巴結時，會同時將乳房組織割掉，但乳房重建的工作，得花好幾個月的時間。他還說，如果採行這種手術，就不必對乳房組織做放射線治療，因為整個乳



房組織已被摘除了。一般放射線治療都得要六個星期。而且不管癌細胞是否轉移到淋巴，還是有可能要進行長達半年的化學療法。

我對癌症所知不多，但有一個觀念：剛發現癌症的幾天內，最好動作快一點。路克醫師說，這是錯的，並建議我在四個星期內接受淋巴切除手術。現在他們會對腫瘤做進一步的化驗，比方說DNA分析、雌激素接受體的情況，以及一種石蠟測試。我明天就可取出紗布墊，星期五再到路克醫師的診所看結果並拆線。

他說了這麼多，我一時之間還無法消化，從赫柏的表情看來，他也一樣迷惑。我們有如兩個文學院的學生突然間被調到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上課。路克醫師又說，乳房重建是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左右兩個乳房要好幾個月才能大小一致。路克醫師看我們已



經一頭霧水，於是說，在這個階段，沒有一個人能弄清楚一切，並建議我們看幾本書。

我還有一個問題，雖難以啓齒，卻是不得不問：「我的情況到底怎樣？就統計數字而言如何？」

路克醫師看來也覺得難以回答。他說，統計數字不一定對，從統計學來看，手術後治癒率應該很高的，然而說不定你就是屬於無法治癒的那幾個百分比。不管怎麼說，像我這種癌症，康復的希望是很大的，至少比一般癌症好太多了。

然而，我還需要更正面的答覆。

「我父親罹患攝護腺癌時，我查了一下統計數字，四年內的存活率約是六〇%，七年內的存活率則為四〇%。」

路克醫師答道：「我敢說，你的情況要比那樣好得多。」



「好多少？」

「就乳癌而言，整體來說，十年內治癒率約是七〇%，而乳癌中的髓質癌情況更為樂觀，約是八〇%到九〇%。」

我終於鬆了一口氣。這個或然率還不錯。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相信這個數字，不過這個發現倒讓我欣喜。

乙

之後，還有個不得不處理的問題：我要如何告訴母親？赫柏有了妙計，那就是開頭一定要報喜不報憂。我穿好衣服，找到筆記本，我們一同想好怎麼開始，就打電話告訴她。

記得有一回為《華盛頓郵報》報導一場在卡內基廳演出的演奏



會——「鋼琴和狗的協奏曲」。結果那隻狗在上台前卻膽怯了。對我來說，倒是機不可失，因為這麼一來，又有文章可以寫了。有人總是討厭記者，其來有自。

電話一接通，我就開始表演，「喂，媽媽，我的手術已經完成了。我現在在人還在醫院，一切都很順利。」

「謝天謝地，我終於可以放心了。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一直緊張得坐立不安，一有朋友打電話來，我就說，對不起我現在緊張地說不出話來了。我們待會兒再說好了。我的女兒現在在紐約一家醫院開刀……」

我試著用強而有力的語言，突破重圍，這種技巧我已經練了四十三年，曾和無數高手過招。

「雖然這顆腫瘤是惡性的，但我算是十分幸運，這腫瘤是最不



危險的一種，」我滔滔不絕地說：「就叫髓質癌，不易擴散。這次手術已經把瘤全部取出了。我看到那一顆被組織包裹得很好，從這情形看來，應該相當樂觀。」

她不發一言，我想，她相信我，正如我相信醫師一樣。

然後她說：「我要北上去看你。」

我告訴她不用跑來跑去，我可能再過一個月才要動另一次手術，並以各種正面的訊息除去她所有的疑慮。我說，這種癌症很罕見，得的人也少，而且治癒率非常、非常之高。雖然腫瘤大，而且長得快，但是因為發現得早，所以沒多大關係。

愈說下去，就愈難了。母親、過世的祖母，以及所有姑姑、阿姨的話語又在我耳邊迴響，「天下最令人傷心的事，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媽，你跟赫柏說說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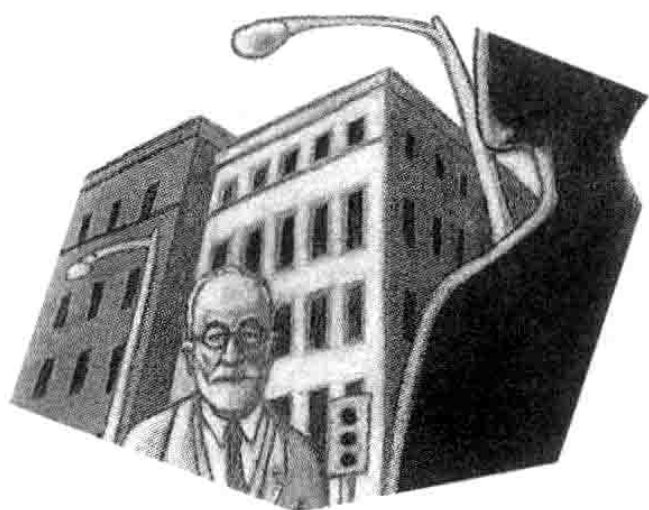
我走到長廊的另一端，組織一下思緒，然後打電話給尼克。

在我和尼克相處的過程中，我一直覺得他不太喜歡表達自己的感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常常窩在沙發上一連看個兩、三部電影。他說，如果不這麼做，他會想到那難以忍受的現實生活。每天早上他總要把電視搬到浴室附近，這樣他才能一邊洗澡，一邊看重播的《我愛露西》。現在我有種預感，假如他崩潰了，我也會跟著精神錯亂，所以希望他能堅強一點。

我說：「有件事我想告訴你，希望你不要太情緒化。聽起來雖然糟，實際情況其實不錯。」

我想，在電話另一端的他，聽了這話，好像肚子被重擊一拳。

「你給我一分鐘，等一下再跟我說好嗎？我現在還沒準備好。」



於是，我跟赫柏離開醫院到鬧區去。站在第九街上，我還是覺得自己尚未自一場噩夢醒來。

我跟赫柏說：「這一切真是超現實——你搭部計程車到醫院去，他們幫你割除腫瘤，然後再搭計程車回家。好像開車出門倒垃圾一樣。醫院就像是一種『醫學連鎖店』。」

赫柏說：「這話說得不錯。」

「路克醫師告訴我得的是惡性腫瘤時，我跟他說我想喝一杯酒。或許他會以為我是個酒鬼也說不定。」

「這種情況非同小可，」赫柏答道，「我想他了解你的感受。」我是個不勝酒力的人。一杯黃湯下肚，就不省人事了。

我們到獅頭夜總會，通常我們只是在那兒吃東西。今天我點了一杯瑪格麗塔，喝完又叫了一杯。我和赫柏討論該用何種策略來



和病魔抗戰到底。我說，就目前的情勢而言，該是「我身上曾有惡性腫瘤」，而非「我得了癌症」，因為那顆腫瘤已經取出了。我不是要逃避問題，反之，我們要好好研究，把這種病弄個水落石出，而且請醫界在這方面的權威人士提供意見。除非證實這種病對我仍有莫大的威脅，否則我應該把自己看做是個健康的人。

我覺得天旋地轉，不知道是由於受到太大的衝擊，還是酒精在作怪。局部麻醉劑的作用慢慢消失了，每走一步，胸罩和層層繃帶中的乳房就會因震動而疼痛。路克醫師給我一些止痛藥——泰樂諾三號 (Tylenol 3)，但我怕吃藥，因此當時認為沒有必要。現在我終於了解我多需要了，於是打電話到藥局，請他們把藥送到我的住處。即使服用泰樂諾，我仍感到胸口像是被刺了一刀。又打了通電話給嚇壞了的媽媽，讓她安心。我想，也該打電話給弟



弟。他們搞不好已經跟媽媽通了十幾通電話了。但是，我實在累了。我躺在床上，累得一動也不能動，希望有人能來照顧我。奶奶那圓滾滾而溫暖的身影又浮現在我腦海，在家族裡，只有她認為原來的我就是最完美的，真希望她還健在。

我又想到尼克，他說下班會立刻趕過來，並帶晚餐回來，不知怎麼，到現在還沒個影兒。最後終於從街上打電話回來說，銀行連線出了問題，他無法從提款機領到錢，現在身上只有三塊錢。我只好起身，到波渡西市場和他碰頭。在路上，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依德彷彿現身跟我說：「你該了解他想說的話吧。不要依賴男人！」我把大師從意識中踢出，並帶尼克到波渡西美食廣場。我叫尼克去幫我找一些可做菜肴的動物內臟，卻忘了美食廣場裡根本沒賣這種東西。



等尼克和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時，我想保持自己的自尊，於是當著他的面把話說清楚。

「我還是跟昨天的我一樣。如果我們每三個禮拜就吵架鬧著要分手，就每三個禮拜分手一次吧。不要因為這次的事件，就以特別的態度來對我。」

這真是我這次生病講過的最愚蠢的話。

我實在沒必要對尼克如此表白。

4

如◆果◆有◆來◆生





如果現今是遠古的埃及，人死後都以生前最喜愛的東西做陪葬的話，幫我處理後事的人無疑地會做出以下的決定：讓我一手拿著話筒，一手握著健怡可樂壽終正寢；如果有來生，我就可以和女性友人通話，或是在緊要關頭打電話給我的心理治療師，請他為我解惑。通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焦慮就冷不防地襲擊我，這時打電話找友人，只能對著答錄機說話。

「喂，我是喬依絲。問題並不嚴重——不過，卻有點棘手。我想，自己還能處理。嗯，這件煩死人的事對我的壓力，比我自己想像的來得大。如果有時間，而且方便的話，可不可以給我回個電話？不然，我們就老時間，星期四見面好了。這次我一定會聽你的話。」

但是一被宣告得了癌症，一切都不同了。我開始對這個消息以



及那天手術的一切感到麻木。似乎獨自一人仍無法釐清這麼多的事，要和友人討論一輩子才能弄個清楚。此時此刻，我像在敵人猛烈的砲火攻擊之下，地對地飛彈像大雨般落在我頭上，哪來的時間和閨中密友通話，告訴她們，自己沮喪得不知如何是好？還有件事：我總是害怕負面的消息。「癌症」對我來說，真是可怕的字眼：人們一聽到癌症，馬上就會聯想到「死亡」。我不希望週遭的人噁哩瓜拉地沒完沒了。不管別人是怎麼用心良苦，我也不願意去聽另一些癌症的故事。以前，我總以為乳癌就是乳癌，不知道其中還有許多分別，而且有幾種特別危險。我也了解，每個人的身體都是獨特的。我喜歡我的朋友，也需要他們的支持，但是老是聽到這樣的故事，說某某人「過去」得了癌症，現在還好端端的，對我來說只是浪費時間。



我現在要的是，對髓質癌進一步的認識，並自我研究，看未來有哪條路可供選擇。我會把診斷結果告訴幾位好友，並要求他們不要張揚。我不希望這事鬧得滿城風雨，整個新聞界都知道了。記者實在是全世界最喜歡蜚長流短的人，也最不可靠。如果我跟幾位朋友在一家知名餐廳吃飯，談到自己的病。三個小時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快死了，再也寫不出另一本書了。我還發現一個規則：消息走漏的速度其快無比，但若你不聞不問，沒有人會告訴你發生什麼事。赫柏和我都對朋友說，讓我主動打電話給他們，別費心來問候我了。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治療細節，可以打電話給赫柏，叫他做個「簡報」。赫柏稱之為「乳房會談」。



星期三，也就是手術後第二天，我終於比較有個計劃了。雖然紐約居大不易，每月房租高達一千兩百美元，健保費由公司負責，加上自付額一千四百美元，似乎就可以涵蓋所有的醫療費用，因此財務狀況不成問題，我的帳戶裡還有二萬三千美元。如果真的事出不測，家人還是會接濟我。如果早兩個星期診斷出來，我就可以請病假而領全薪，但是這是我自己請的事假，以完成稿件，所以沒有薪水可以進帳。因此，這回真是禍不單行。不過，我想或許公司可以幫我安排讓我把事假改為病假。

還有一個問題，也就是職責的安排。出版社為了這個蝴蝶君的故事已預付了一筆錢。在我簽約後，媽媽提醒我：「面對現實吧，這可是賣身契喔。」截稿期限早就過了，我不知這次乳癌事件還會耽誤多少時間。我也同樣擔心公司的職務問題。我答應主編會



交出一篇文章。現在我的出版經紀人和主編都不在紐約，所以文章的事和書稿的問題都無法馬上解決。然而，我還是打算第二天和藍尼·瓊斯約個時間討論一下。我有點緊張，不過還是儘可能保持冷靜。在我對另一個人說出「癌症」這字眼時，還是忍不住哭了。

我很愛哭，有時覺得哭一哭也不錯。記得看過一則長途電話公司的廣告——做兒子的跟母親說，沒問題，一切都很順利，他只是打個電話告訴媽媽說，他愛她。這三十秒的廣告馬上把我溶化了。我在赫柏或尼克面前，常常肆無忌憚地大哭；如果我和尼克一齊看賺人熱淚的老電影，那魁武的義大利男人常常跟我一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但我認為在職場落淚實在令人羞恥。

好在和藍尼談得還不錯，我大概談了一下即將切除乳房的事，



就低頭不語，啜飲了幾口咖啡。藍尼實在是善解人意，他保證不對別人談起我的事，並願意把我為寫稿請的事假改成病假，這樣就不至於領不到全薪。他還說，全公司都會站在我這邊，支持我。兩天內，四個人打電話給我，為我處理員工醫療和福利等問題。

這麼一來，工作上的問題就解決了，於是我開始研究乳癌。身為記者的我，實在是得天獨厚，因為我的許多朋友都是記者，他們都可幫我。我打了兩、三通電話給他們，請他們協助：赫柏會去圖書館查一下路克醫師的資料；海蒂，雜誌編輯，和我交往二十年的老友，會打電話到美國癌症學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和國立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查詢資料；麥斯，紐約市外一家報社的高階主管會幫我連絡他遍布在全國的友人，徵詢他們的意見。由於這病關係到我的生死，使我不得不「集思



廣益」，看看是否有不同的意見。有位老友，是醫師也是位研究人員，他的意見我最重視。他說：「你應該去史隆·凱特林醫院 (Sloan-Kettering) 找珍·派翠克醫師開刀。諾頓是專門研究癌症的專家，也是史隆醫院乳癌部門的負責人，這個人非常傑出。他是我的朋友，我們的太太也都互相認識。打電話給他，說我請你去找他的。嗯，等一下，還是我本人跟他打個電話好了。」

由於這些朋友的協助，讓我安心不少。我又想到，自己實在是太幸運了，那些沒有醫療保險的婦女怎麼辦？或許她們也沒有家人可以幫忙，更別提幫她們安排到史隆·凱特林醫院就醫了。

我又想到一個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如何跟母親說個明白。我的家族談到疾病的方式十分特別。他們總是暗中計劃，輕言細語地交換意見，看看誰能承受打擊。如果真要告訴人壞消息時，一



定是拐彎抹角地說。記得，多年前有一次雪莉阿姨打電話給我說：「你知道嗎？你的莫瑞舅舅正在金斯頓一家醫院。他的情況不太妙。」然後說，想跟我的男友說句話，幾分鐘後他告訴我，阿姨說，莫瑞舅舅已經過世了。

直到現在，我才了解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你無法把惡耗告訴你所愛的人，是因為想保護他們。我告訴尼克這件事。他說，母親總是比我們想像的要堅強得多，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得把實情告訴家人。就在切片檢查後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媽媽。

「我想，你一定很擔心，有沒有問題要問我的？」

「是啊，你為什麼不跟我說實話？」

這個問題真狡滑。這些做母親的可真是聰明。我告訴她，要在我的淋巴結發現癌細胞的機率簡直是微乎其微，不過我們還在等



檢查報告來證實。縱使有癌細胞，也不是就無路可走，只能等死。又說，我是擔心乳房中還有腫瘤未被發現，所以準備進行乳房切除和重建的手術，以絕後患。這樣也沒什麼不好，說不定我就能穿一種可愛的緊身上衣，現年四十三歲的我，說不定還能打扮得挺時髦的。

我從她口中那句話可以看出她又嚇壞了，「女兒，你知道，錢不是問題。」第二代魏德勒家族往往把這話當作是萬靈丹。

「媽，我曉得，」我告訴她：「沒問題的，我有保險。」

她則說：「不管是新內衣，或是化妝品，都包在我身上。」

「媽，就別操這個心吧。我的胸罩貴得不得了，不是三十五，就是四十美元。你一個人，又沒收入，還是省點吧。」

她自顧自地說：「你的尺寸該是三十四B吧。我會給你一些現



金，放個一千美元在你帳戶裡。」然後，又開始跟我討價還價，簡直是銳不可擋。

「三千。還是五千，六千好了。乾脆帶一萬。有些項目保險可是不會給付的，比方說乘計程車來回往醫院跑、買新內衣……對了，還有假髮。」

她這話激怒了我。

「我要假髮做什麼？我又沒提到化學療法。我健康得很。我身上曾有過惡性腫瘤沒錯。只是因為你一問，所以就告訴你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或許還不會到那步田地呢。至於化學療法，也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樣——不是每個人都會掉頭髮的。」

「金色的假髮好了，」並說：「包在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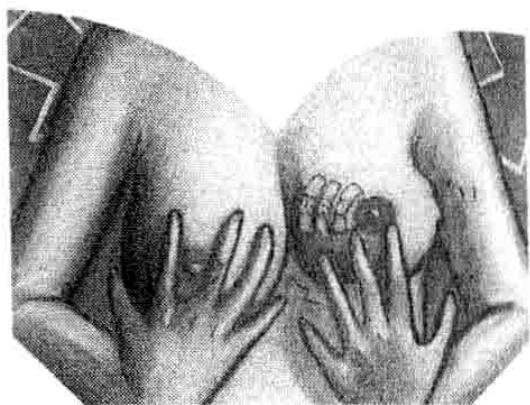
5

粉◆紅◆疤◆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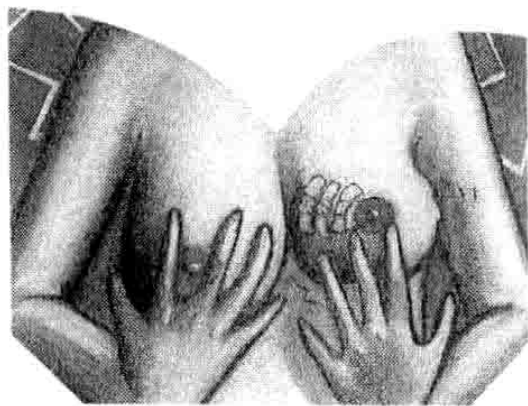


關於乳癌有件事，我實在是百思不解：雖然這病使我受到死亡的威脅，卻不像傷風感冒，沒有什麼症狀，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病了。就身體的情況而言，切片檢查後第二天，我又覺得精力十足，和往日沒什麼兩樣。乳房雖有點疼痛，但很輕微，吃了止痛藥就好了。我把乳房上的棉墊拿下來時，甚至還看不到傷口，因為醫師很巧妙地用膚色膠帶貼在其上。左側乳房雖取出不少組織，看起來還是跟右側的一模一樣。事前我就想，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吧。然而，就醫學方面的知識來說，我們還是很困惑。國立衛生研究所（NIH）沒有髓質癌專家的資料，此外，我們也不了解，為何做淋巴結切除手術時，同時要切除乳房。假若切除淋巴結是為了觀察癌細胞是否擴散，那麼先做這方面的手術不是比較好嗎？若是已擴散了，光切除一個乳房又有何用？



我又回到巴尼諾伯書店，小心翼翼地取下那本價錢高達一百二十九美元的《乳癌——保守性與重建性的外科手術》，還買了一本《藥品手冊：圖解美國常用藥品指南》（*The Pill Book: The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Most Prescribed Drugs in the United States*），這樣我才知道在醫院裡，他們給我吃的是什麼藥。我還找了一、兩本有關乳癌的平裝書，以及前《星期六論評》編輯卡忍斯（Norman Cousins）所著的《心靈至上：希望的生命科學與靈魂的治療力量》（*Head First: The Biology of Hope and the Healing Power of the Human Spirit*）。記得幾年前聽過卡忍斯的作品，他得了一種很嚴重的病，後來用大笑的方式治癒了自己的病。星期四晚上，去路克醫師的診所前一天，我開始讀這些醫學書籍。書上寫的比路克醫師說的更清楚。

乳癌可分成幾個時期，主要的依據有大小、是否轉移到淋巴



結，或身體其他部位。一般分為四期，第二期並不算嚴重。有一項報告指出，五年的存活率約是六五%，而髓質癌並不常見，只佔乳癌的七%，但若擴散，則會有性命的危險。最可怕的一種乳癌只佔所有乳癌的二%，是為發炎性的，皮膚會泛紅，而且會像柳橙皮一樣。發現腫瘤那天，我在路克醫師診所裡看到自己的乳房腫塊不就是那樣的嗎？若得到這種發炎性的乳癌，很少能活過五年。

看到這兒，我簡直是心驚肉顫了。他們雖然將我的乳癌分類為「髓質癌」，我卻不見得完全相信。這只是初步報告，萬一其中有誤，怎麼辦？即使是髓質癌，從統計學來看，也不見得多樂觀。我打了個電話給尼克，說情緒陷入谷底，可不可以在他那兒過夜。

「你這樣會把自己逼瘋，」他說：「書上寫的不一定是對的，



為什麼要這麼在意？說不定，這種說法已經過時了。醫師不是說你的乳癌並不嚴重？」

尼克說的，我一點都沒有興趣聽。只想依偎在他身邊。我叫了輛計程車到他的住處，把頭靠在他脖子上，盡可能和他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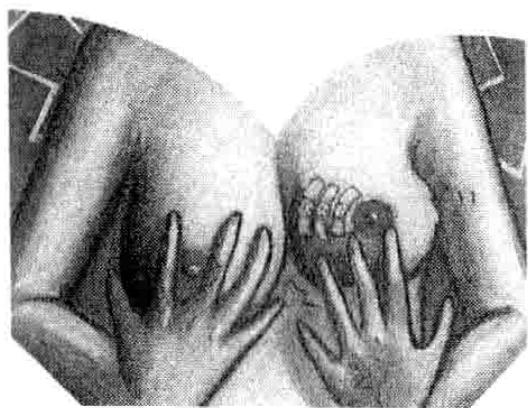
☪

第二天早上九點，尼克上班之後，我就到路克醫師的診所，赫柏也在那兒陪我。他為我取下乳房上的膠帶並拆線。上面終於顯現了一大道粉紅色的疤痕，我一想到手術時，乳房幾乎被貫穿的情況，覺得現在復原的情況已經很令人滿意了。問題是，醫學書籍上面的陳述讓我十分恐懼，我幾乎支支吾吾地說不出話來。路



克醫師聽到我做的研究，也不是很高興。他知道有些病人會這麼做，像是律師，於是告訴我，這樣做不一定有幫助，如果你不是醫師，常常會詮釋錯誤。他保證，我得的絕不會是發炎性的乳癌。從大小來看，我是乳癌第二期，但髓質癌和一般乳癌又不同，又再強調說，我的情況相當樂觀。

接著，我們必須做個重大決定，看要乳房全切除術或乳房腫瘤切除術。我還是不了解，為什麼在我們還不知道癌細胞是否轉移之前，就得先決定要不要切除乳房？路克醫師說，這是兩回事。切除淋巴結是診斷性的，以斷定癌細胞是否轉移。但是乳房全切除或乳房腫瘤切除術是為了治療乳房並殺死殘留的癌細胞。如果一個乳房上有好幾個地方都有癌細胞，或是有復發的可能，醫師就會建議做乳房切除。



赫柏問道，復發的可能性有多大。路克醫師回答說，如果做乳房腫瘤切除術，亦即只切除腫瘤的話，復發的機率約是一五%至二〇%，但若做乳房切除，則可減低到四%。然而我另一邊乳房也得乳癌的機率也比別人來的高，約是在十年內有七%的可能性，所以路克醫師不建議我做預防性乳房全切除術。他會再幫我安排做一次X光乳房攝影，不過我右臂下的淋巴結沒有腫大的跡象，也沒有任何不正常的徵兆，目前應該是沒問題。

我也想知道所謂的乳房重建為何。路克醫師表示，切除淋巴結時，他會取出大部分的乳房組織，但留下皮膚，可是乳頭也得去除。他說，這樣比較安全，因為乳頭有癌細胞的機率約是四分之一。然後用外科整形手術放進矽膠、生理食鹽水袋，或腹直肌皮瓣等植入物，再重造一個新的乳房。他強調說，人工乳房外觀看



來還不錯，只是不再有了感覺了。我在想像：這樣的乳房是不是像隱形眼鏡，剛戴上去會有一點感覺，然後就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了？還是圓圓硬硬的，像顆橄欖球？

還有件事，讓我極為困擾，路克醫師卻沒提起：要是決定切除乳房，在手術後卻發現癌細胞已轉移到淋巴，這樣的事實不是令人難以接受嗎？

我覺得很迷惑。問道，既然乳房全切除和乳房腫瘤切除術的治療率差不多，醫師的建議為何。

「我想，切除乳房對你來說比較好，」路克醫師說道：「你的乳房不是很正常，既大又充滿囊腫，你又擔心會復發。如果你今天抱持著『不管怎麼樣，我都不想失去乳房』的態度，則可做乳房腫瘤切除術。但是這不是你要的吧。乳房腫瘤切除術唯一的好



處就是可保留乳房。無論如何，決定在你。」

聽了他的話之後，我第一個反應真的是——「把我的乳房拿掉吧。」但我知道乳房重建是怎麼一回事後，想法又不同了，不知道是否要拿掉乳房。我問路克醫師說，先別看我的例子和統計數字，對髓質癌而言，他個人比較傾向何種作法。他說，他的病人中有三個是髓質癌，其中一個復發了，因此覺得乳房切除和重建比較妥當。還說，因為大部分的乳房組織皆已取出，重建的整形效果也許更好。我告訴他，這不成問題，即使是動過一次手術，我的乳房看起來還是和正常的沒什麼不同。

「這是因手術而腫脹的，裡面還有一些空氣，」他說：「慢慢地乳房就會變得小一點。」

他建議我去和一位外科整形醫師商量。他說，有一位的氣質應



該很適合我，因為這位醫師也是藝術家。我想，路克醫師之所以這麼說，是不是覺得像我這樣的病人情緒不是很穩定，搞不好會自己割掉一隻耳朵，還是赫柏的鬍子給他的印象，不過我還是很高興認識這位藝術家醫生。我們到他的診所時，說不定他還會端出義大利濃縮咖啡來請我們。我早上還沒進食，可以把這咖啡當早餐。

我們先到對街去做X光乳房攝影。結果還算正常，不過左側乳房有一大片X光顯影較淡的區域，應該是乳房中殘留的空氣。路克醫師的話果然沒錯，我那像是梅西百貨公司的氣球般豐滿誘人的乳房，隨時有扁掉的可能。我突然想到瘋狂的一幕：我跟一個傢伙約會，他像個羞澀的高中生，伸出手來碰觸我的胸部，突然「撲——」一聲，乳房扁了。



赫柏和我像是參加「癌症三項全能比賽」般，一下子跑過二十條街去找到那位維特倫醫師，他的外科整形醫院位在八十街上，第五街附近。

我有點擔心赫柏。每次他到百貨公司的女用內衣部門就會渾身不自在。我記得我那些醫學書籍上有一些乳房切除的照片，不知道和這位外科醫師討論時，他會不會讓我們看一些真得教人害怕的圖片？同時，我也開始興奮起來，在計程車上我想到一個主意：不如不要做乳房切除或重建，考慮接受放射線治療之後再做乳房減圍手術。假使除去三〇%的乳房，不是讓危險的乳房組織少了三〇%嗎？這麼一來，我不但可保住乳頭，胸前也不必像掛顆橄欖球，而且乳房會看起來小巧而可愛。其實，我滿喜歡自己的身體的，有時我會赤裸地站在鏡子前面，欣賞自己美妙的胴體。但



是隨著年華老去，在健身房看到身材修長，乳房高挺可愛的女人時，我就會自慚形穢地看看自己鬆弛下垂的乳房，假想隆乳後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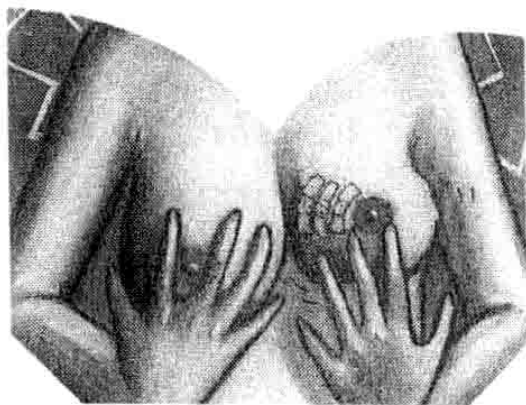
ㄉ

我很喜歡維特倫醫師。他不是那種巧言令色，讓人覺得虛假的人。從他身上你可嗅出一種氣息，這個人一定處理過許多不得了的病症。維特倫醫師幫我做了檢查之後，我告訴他我的想法。那種作法好像沒什麼問題，然而維特倫醫師卻沒聽過有人做過這種手術，也不建議我這麼做。

他說，接受放射線治療過的組織比較難纏，有些小血管會被破



壞，而且不像正常的皮膚那樣容易復原。為了救命，才可能在放射線治療過的組織動刀。既然沒必要進行這樣的手術，他寧可不做。又說，若是先做乳房減圍術，再做放射線治療也不好，放射線會改變乳房的大小，不是大很多就是小多了，最後可能挺著兩個尺寸迥異的乳房。更重要的是，乳房減圍可是大手術，會有後遺症，對癌症病人來說，這種作法簡直是有勇無謀。而且，乳房內的疤痕會很多，日後做X光乳房攝影，會有影像不清的問題。內部的疤痕也會使得流到乳房的血液變少，導致區域性的脂肪細胞壞死或是脂細胞的死亡。這些疤痕也許不成問題，但是在X光乳房攝影看來，就可能是腫塊，造成診斷上的困難。更何況我已經做過腫瘤切除手術，留下一道長長的疤痕，乳房的血液已開始減少了。最後，乳房減圍手術的傷口要很長一段時間才可能癒合，



會影響放射線治療的時間。這是癌症，得先考慮治療的情況。我的皮膚還不錯，而且還算年輕，乳房重建會有「很好的美容效果」。想到「美容效果」，我又不禁疑惑，醫師是否指我真的可以使用一副新的乳房？他是不是暗示，我原來的乳房實在「慘不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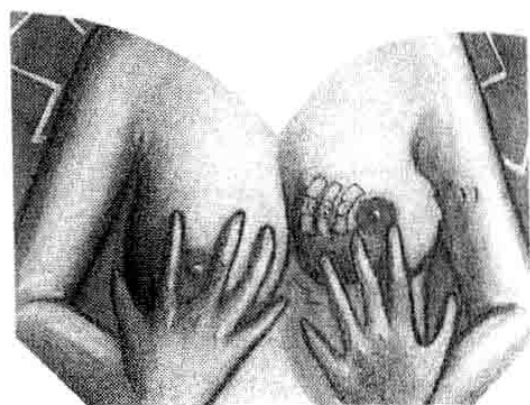
於是，我只好放棄乳房減圍的念頭。醫師繼續跟我們解釋乳房重建的過程。在和路克醫師合作切除乳房之後，他會在我的胸肌下放一塊矽膠製的支撐水袋。這和隆乳不同，不可直接放在皮膚之下，因為所有的乳房組織已去除，在皮膚和植入物之間已無可做緩衝的東西。必須四至六個星期之後（時間因新乳房的大小而有不同），在矽膠水袋當中注入生理食鹽水以加大。在矽膠水袋上方的肌肉慢慢地被撐大了，好比懷孕婦女腹部的肌肉。但就如



同懷孕一樣，肌肉的擴張得慢慢來。在二、三個月後，等植入物附近的組織「固定」之後，再進行第二次手術，以永久性的義乳代替支撐水袋。

如果接受化學治療，則須等更久，才能進行手術，因為化學療法會使白血球的數目過低，容易遭受感染。一般而言，一個化學治療的療程需要六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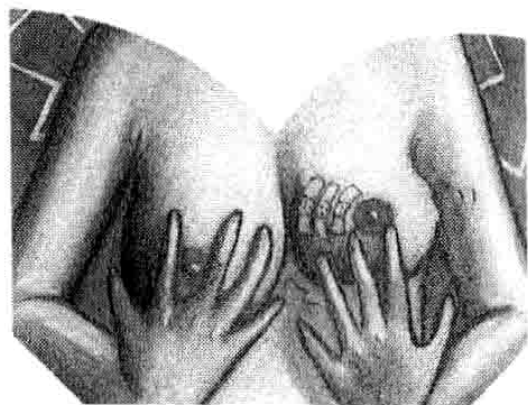
最後，維特倫醫師提到，像我這樣大胸脯的婦女，可能還需要做第三次手術，把乳房的皮膚面積縮小。同時，外科醫師還會為重建後的乳房做一個乳頭。同樣的，至少也得等一個月，等到重建後的乳房消腫後才能做，這樣乳房和乳頭的大小才能「一致」。多年前，外科醫師為了幫病人保住乳頭，於是先把乳頭「種」到身體其他部位，日後再移回來，但是效果欠佳，乳頭會逐漸失去



色素，後來看起來就像葡萄乾。維特倫醫師說，乳頭「共用」成效會好得多，亦即從另一側乳房的乳頭取下一半「移植」到接受手術的乳房上。還有一種方法是植皮，通常是取自鼠蹊部縐褶處的皮膚，這樣疤痕就看不出來，然而再用刺青的方式，做成乳暈的效果。

怕全身麻醉怕得要死的我，想到還要動三次手術，而不只是一次，不禁全身發軟。然後，醫師拿出一些拍立得相機拍出來的彩色照片供我們參考，真教我不寒而慄：有個女人，兩個乳房就像是切成兩半的葡萄柚，圓得很不自然；有一道很粗的疤痕從一側乳房橫越到另一側，既沒有乳頭，也沒乳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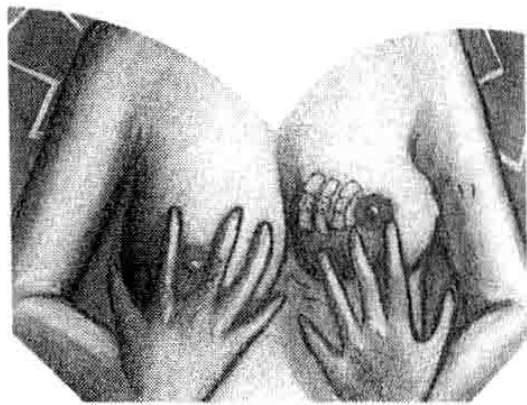
我斷然地說：「我絕不要帶著這樣乳房到處走，一天我都受不了，更何況是半年。這有如一場『原爆浩劫』。」



說完，頓然覺得無地自容，因為這正是那位「藝術家醫生」的作品，而且只是乳房重建的第一步而已，因為移入物膨脹，才會如此。

「對不起，我是指，我不希望讓人看到我的胸部渾圓得好像連乳頭都沒有。我想，重建完畢後，應該很好看。」

醫師又拿出幾張相片，其中有一張是已重建好的乳房，看起來的確好得多。他說，有些植入物會讓胸部呈現出比較自然的外觀。雖然植入物都差不多，乳房組織卻因人而異，所以植入後，摸起來的感覺也不盡相同。有些病人告訴他，過了一段時間，她們就感覺不到植入物的存在了，似乎已和原來的乳房結合為一了。



這位醫師實在是很親切。快兩點半了，我才決定請他動手術。我敢打賭，他也還沒吃午飯呢，然而他還是從容不迫地回答我們的問題，好像時間還有得是。

他終於問我們：「還有什麼想知道的嗎？」

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附近有沒有高級一點的法國餐廳？」

他不但告訴我們店名為何，還打電話幫我們訂位。於是赫柏和我到那兒用餐，喝了點洋蔥湯後，覺得舒服多了。我跟赫柏說，我好喜歡這位醫師。要不是切除乳房才能保住健康，我才不這麼做，看到別人乳房切除、重建，真把我嚇壞了，我實在不忍心這樣折磨自己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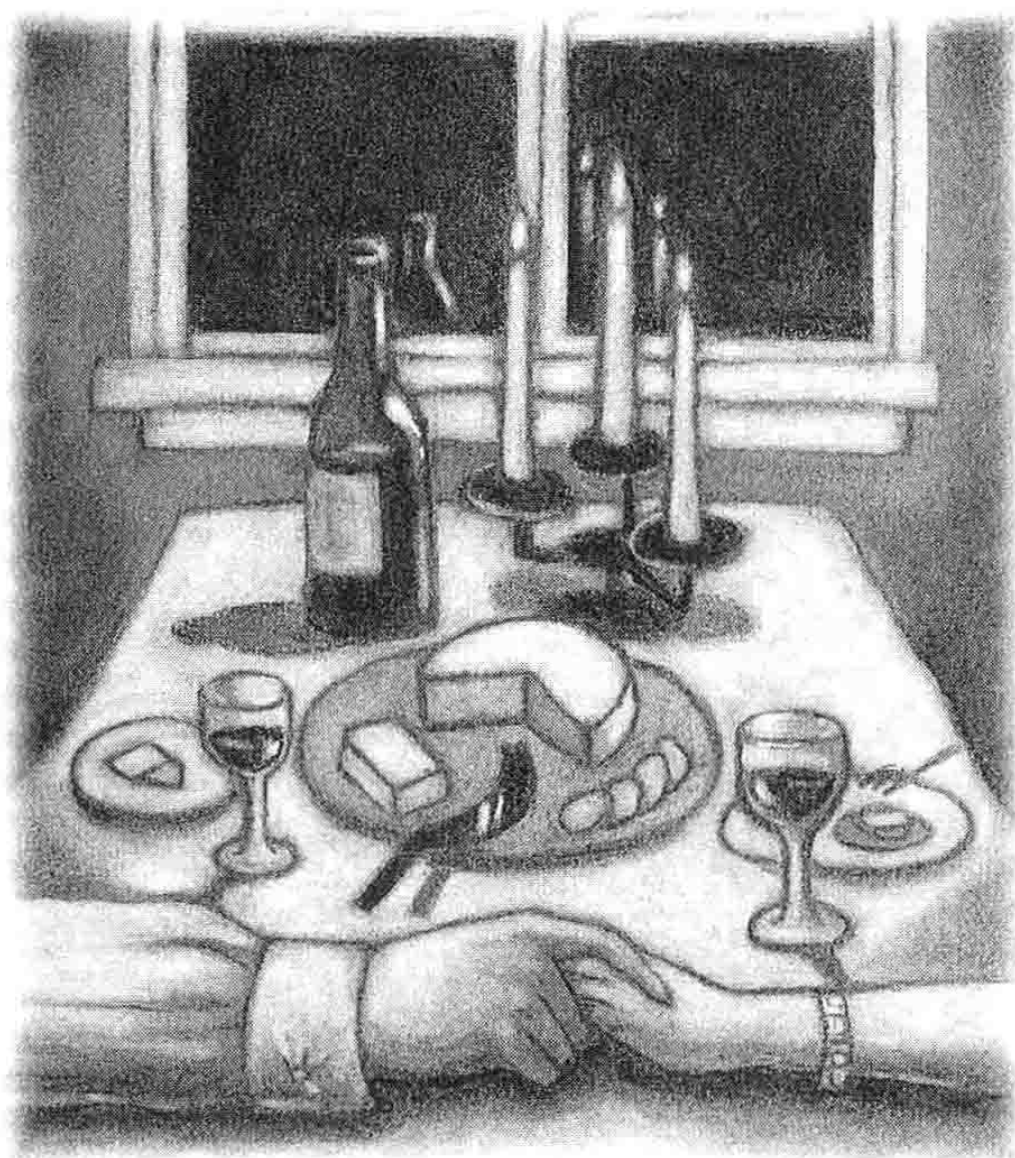
這時，我還想到一件事。



「赫柏，你還記得嗎？我們有時會談到錯失的一切，比方說沒能見識到二〇年代的巴黎，沒能在四〇年代的紐約當記者。有一次，我拿到幾張烏茲塔克 (Woodstock) 戶外搖滾音樂會的票，結果因為場地太泥濘而沒去成。不過就乳癌而言，我倒是『恭逢其時』。」

6

與◆你◆共◆渡◆一◆刻





星期六，也就是乳癌診斷出來四天後，我從夢中驚醒。我夢到我在法國，和我的助手史蒂芬一起，在陌生的鄉間開著父親的大雪佛蘭。周遭的人都對我們投注懷疑的眼光，而且極不友善。眼前的景物非常奇特：到處都是彎彎曲曲的溝渠，像小蛇一般，有些上面還覆蓋著冰塊。不知開車的人是史蒂芬，還是我自己，只知非小心不可。開啊，開著，居然開到湖面上。起先，因為還飄浮著，所以不成問題，不久就開始沈沒。我想著，要怎麼出去，並保住爸爸的車子，這可是部昂貴的新車。是否該把車窗關緊，才不致於沈得太快？不過，萬一車門卡住了，我們就會被困在其中，求救無門了。或許我們該犧牲車子，先出去再說。最後，我們在車子沈入湖底之前，脫逃了。我們雙手空空地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想，我比史蒂芬年長，照顧他是我的責任，但是我卻



一文不名。結果，我還是得依賴史蒂芬，才能活下去。想到把父親的愛車沈入湖底，少不了挨父親一頓罵。

然後就醒來了，現實卻比噩夢更難以令人接受：天啊，我得了癌症！

抱歉，不該用這麼負面的字眼，該說「我得過癌症」了。我的乳房裡「曾有」一個惡性腫瘤，現在已不復在我體內。

我試著保持絕對樂觀的心情。我蒐集的許多癌症方面的書籍都強調，癌細胞隨時都可能出現，普通人在一年當中，有「得到」七次癌症的可能，但是別緊張，健康的免疫系統一定可以把那些癌細胞擊敗的。有一些作家，包括卡忍斯在內，都抱持著這種態度。他們認為，疾病帶來的壓力，只會使免疫系統變差，精神振奮和開懷大笑則會使身體分泌一種可減輕疼痛的內分泌激素因多



芬 (endorphins) ，並增強免疫系統，以戰勝病魔。所以——別擔心，快樂一點。

然而，我總覺得這種說法有點異想天開。如果你身上有一個直徑一公分以上，可以摸得出來的腫塊，內有一億個癌細胞，而且在你體內已有十年之久，你還高興得起來嗎？說不定還有數百萬個癌細胞在你血管裡嬉戲，希望獲得某個器官的「永久居留權」呢！

「是的，我們已經在韋德勒小姐左側乳房渡過一段快樂時光。那兒，對我們這些癌細胞來說，簡直是個天堂。你大概在她穿T恤時，隱隱約約地看過她那巨大的乳房吧。不過，由於我們家族繁衍得太快，我們正計劃播遷到一個空氣和光線都比較好的地方，或許是她的肺，頭頂也不錯。」



假若樂觀進取有助於病情，我還是會半信半疑地試看看。如果擔心害怕會使我的病加速惡化，我會不惜一切設法改變自己的個性。我已經做了十五年的心理治療，以相信自己的確是個可愛的女人，會有男人願意娶我的。其實這個主題已經談爛了，因此心理醫師和我的對話就像猿人泰山和他的女友珍的談話一樣原始。

「嗨，我，喬依絲，一無是處。」

「不。你，不會的，喬依絲。」

☪

經過這麼些年的努力，我還是沒能在我最想要的版面露臉——
《紐約時報》的結婚啓事版。



我曾和伯納德在一個陰鬱的巴黎午後散步。街道上，一片冷清，這是巴黎的第十九區，多半是家庭住宅。我們倆好像被整個世界拋棄了一樣。

我對伯納德說：「對孤家寡人和罪犯來說，星期天最是難挨。」今天雖是星期六，卻是一樣無趣。我無法打電話和醫師連絡，赫柏也到布魯克林去找朋友玩。偶爾讓他輕鬆一下，也是好的。而我還是不知道如何跟我的朋友們談癌症的問題。尼克一整天也沒有打電話來，所以我想他不是出去了，就是還在考慮要不要出去。我們之間的關係，實在只能以「瘋狂」來形容；若是生在古代，我有個女僕，或是他有個男僕，一定會上演一場「亂點鴛鴦譜」。

我覺得無精打彩的。於是起身外出，到希臘咖啡店去吃早餐，



找了份報紙來看，看能不能提起興致，結果還是孤獨難耐。我又拿了份《時代》雜誌來看，豆大的淚珠滴在書頁上。我抬起頭，看到服務員山米也盯著我瞧，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無法開口告訴他，「我得了癌症」，或是「得過癌症」，因為這並不是正面的想法。

所以，我一言不發，回家，設法讓自己和平常一樣忙碌，看能不能有一點朝氣。於是把帳單付了，寫一封謝函給時代公司的駐診醫師，謝謝他這麼快就幫我找到一位專家。我想到一則笑話，有一位初次踏入社交界的少女，在一夜「狂歡」之後，第二天馬上寄出謝卡，共有三十五封之多！

我帶著那本定價一百二十九美元的書回到巴尼諾伯書店，問他們是否可退還。沒問題。太好了。最好我的癌症也能歸還到某一



個地方。之後，我到價美物廉的戴菲服飾店，和書店只有一街之隔。星期一我將和尼克參加一場可和奧斯卡頒獎相比的盛會，希望能找到式樣新穎且讓人眼睛一亮的衣服。店裡大聲地播放百老匯名劇《奧克拉荷馬》(Oklahoma) 的主題曲，我的情緒也隨之高亢。我喜歡這種曲調，去巴黎時，也帶了一些原聲帶。在我第一次去採訪那位迷人的外交官時，事前卻開始膽怯，於是以音樂喜劇《紅男綠女》(Guys and Dolls) 中的曲子來激勵我自己，勇往直前。完成任務之後，我的法文已經好得可以跟嗜賽馬如命的報攤小販唱一句：「我就在這兒找到馬了。」

我隨著漢默斯坦 (Hammerstein 1895-1960 美國作曲家) 的曲子快步移動步伐，強迫自己以樂觀的態度展望未來。我的手臂上掛滿了一大堆夏衫，然後到試衣間去。其中有兩件露肩低胸禮服，是



我這輩子未曾嘗試過的衣服：一件是淺綠的、屬於五〇年代的風格，小巧可愛，好像是電影《莎賓娜》中的奧黛莉·赫本從巴黎帶回來的流行服飾；另一件是黑色迷你緊身洋裝，上面繡著金色的珠子。這兩件衣服，明顯地展露出我的乳溝，我在海邊穿的泳裝都還沒有這麼「開放」，我倒覺得無傷大雅。卡忍斯說，「叛逆」也是一種治療法，現在就讓我來展現我的叛逆精神吧。

不過，我覺得這兩件衣服穿在我身上不一定好看，還是放棄吧。這麼想也是好的。到了夏天我的胸圍不知道會變成幾吋，現在買以後一定會有問題。更何況，我左側的乳房還不一定存在呢。最後，我決定買一件較為寬鬆，藍白條紋相間的襯衫，有點像哈佛划船隊的制服，加上一頂草帽。這種打扮，看起來清新、涼爽，而且整齊樸素，就像電影《與你共渡一刻》(One Hour with You) 中



的茉莉絲·夏法麗兒 (Maurice Chevalier) 。癌症永遠拿她那種人沒辦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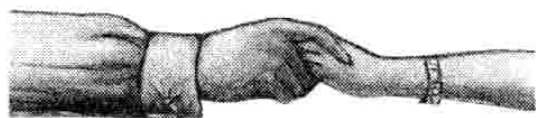
而我還是身陷於恐懼中，憂傷亦揮之不去。買了新衣服回家後，我聽了一下答錄機，希望能有尼克的消息。結果，一通留言都沒有。也許現在還早，尚不到中午，照他平常習慣，應該過幾個小時才會打電話來，告訴我他做了一種紅色的調味醬，要不要過去嚐嚐？不過對這種最後一刻才來的邀請，我也不會有受寵若驚之感。真希望能遇見一個欣賞我的男人，早早在幾天前就打電話來「預約」相會時間。對像尼克那樣的異性，我實在無甚信心。



我在認識尼克前，有四年之久，連一個男友都沒有，在尼克之後，只有一段短暫的巴黎之戀，不過那時我已快回紐約了。在格林威治村女人間的流行名言本來是：「女人的生活可以沒有男人，就好比魚用不著腳踏車。」後來又換成：「過了四十歲的女人，被恐怖份子殺死的機率，要比被人娶回家來得高。」在巴黎待了五個月之後的我，每天「趕場」約會，卻也沒有任何結果，連伯納德都大惑不解。不過他的錯誤更為離譜——在人類史上，太陽系的星球中，只有他這個人會把情人的性別搞錯。

記得有一個明艷的七月天，我和他坐在外頭閒聊。他說：「喬依絲，我們大家都想知道，你一個人在巴黎怎麼待得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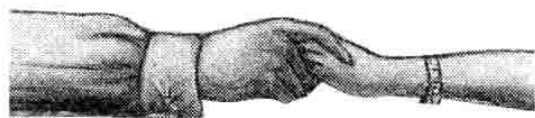
「伯納德，你自己跟一個長鬍子的大男人求愛，還好意思說我跟男人之間的關係有問題！」



尼克從前也交過女友。我們開始約會時，他就告訴我過去瘋狂的「豔遇」，他總是被動的一方——有個女人在辦公室要他跟她做愛，事後一狀告到法庭說他強暴她；還碰到一個精神狀態異常的女同性戀，在酒吧中解開他的褲襠；二十幾年前還有一個女性主義作家跟他說，她願意和他上床，不過要他先保證「芳心」只屬於她一個人。

「告訴你，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吧，」尼克曾對我說，「我一個女人結婚，卻和別人相戀，不過和我同居的又是另一個女人。」

我認為尼克絕不是像自己暗示的那樣「被動」：女人除非受到莫大的鼓勵，否則不會把手伸進男人的內褲裡。我也看清楚了這些戀情共同的模式，卻深深不以為然：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的，



他反而不在意；有的女人卻愛折磨他，正如同他折磨我一般，對這些女人，他倒是愛得如癡如狂。他似乎也注意到這一點。

就在他飛奔到前任女友身邊的前幾天，他對我告白：「我總是不知惜福。」

然而，要我和他分手，我卻做不到。有一次，我看到他站在家普通餐廳的外頭，聚精會神地從窗外向裡望，他的兒子就在這兒當服務生以及實習廚師。

「瞧，他就是我兒子。長得真帥，不是嗎？天啊，我好愛我寶貝兒子。」他還告訴我說，在兩次的婚姻生活中，他不是每天一早起來就看電視的，對太太更是體貼、寵愛。如果他不理我的話，一定是我的錯，因為他不是那種寡情薄義的人。



我發覺自己為沮喪所苦，而且愈陷愈深，必須想個好方法迎戰才好。我有兩位女性友人得過乳癌，現在還過得好端端的。或許我可以和她們談一談，不過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有用。她們的腫瘤都只有一顆小豆子大，相形之下我的可是巨大無比，無出其右。想到這點，我就害怕。如果今晚能穿上高跟鞋出去跳跳舞倒也不錯，正如凱茲濟爾斯的恰恰舞步——我也得趕緊跳脫癌症的魔掌。該跟誰說才好？想不出合適的人選，於是我還是出去逛街。這次真的需要買的是一只藝術調酒器。我不會作飯，也很少請客。一直到尼克帶我到夜總會，我才知道馬汀尼是何滋味。

現在，由於癌症附身，我才想到過新生活：我將穿著三〇年代



的禮服，請朋友過來飲酒作樂。家裡也不要擺著一大堆的書本、磁碟片；晾在浴簾桿子上的比基尼式內褲也得全部收起。我希望我的家看來正如弗雷·亞斯特 (Fred Astaire) 電影場景的再版。我將手拿著一杯馬汀尼，身邊圍著三個求愛者，並不時發出銀鈴般的笑聲——「啊，哈，哈，哈。」過去我都沒有這樣笑過，我的男人緣欠佳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想到這樣具有風格的新生活，我不禁陶陶然，於是急忙上街。但是這種興奮卻因過多的憂慮，很快地就消失了。我往西走到格林威治大道，肌肉從腳到頭都緊繃了起來，有如發現腫瘤那天的情緒，好像只要有人按下按鈕，我就會立刻向死神報到。現在恐懼已成事實。以前曾想過要住在巴黎，現在再也不這麼想了，只能把巴黎這座城市當成一位老朋友。我又想到赫柏和我經過格林



威治村哈德遜街的安養中心時說道，以後我們可能終老於此。

我覺得像被詛咒，想問蒼天，為何癌症會找上我？大家都跟我說，隨時可打電話給他們。但我所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不是胖了一、兩公斤，或是和老闆相處有問題，那麼容易了解的情況。穿過第七街，我的淚又來了。還是繼續逛街、買東西好了。終於找到一個像藝術精品般的調酒器，又想，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使用這東西。所有正面的想法逐漸瓦解，我只好試著記住癌症書籍上的要點：營養是很重要的。我就跑到超級市場推著購物車，穿過一列又一列的架子搜尋對健康特別有益的食品。我也仔細地研究市場裡的麵包。吃哪一種會比較長壽？全麥？加了燕麥、椰子、核果等什錦麵包？還是多一點葡萄乾的？如果乳房腫瘤愈來愈普遍，或許還會出現一種新產品：葡萄乾硬塊。不過，我還沒聽過



葡萄乾可以預防癌症。等一下，也許加上抗癌化學藥物的「奶酥」會更暢銷。

卡忍斯的著作中提到，史隆凱特林醫院裡的一位主任表示鋅可治療癌症。於是我跑到健康食品店去買鋅片。店內香煙裊繞，放著印度西塔琴音樂，加上超脫冥想的海報，在這種氣氛下，我真想找個人給他一個響吻。我弟弟馬丁就跟一位印度大師學過瑜珈，因此他也會教人做超脫冥想。大師搭乘私人噴射機到處飛來飛去，而我弟弟的酬勞卻少得連一件外套都買不起。不過，弟弟還是讓全家人都相信，常做冥想可以預防心臟病。就連老奶奶也做冥想。她在咖啡桌上放著馬丁和大師的照片，並且說那留著白色長鬍的大師好比我們猶太教的「長老」。馬丁說，靜坐冥想的確使奶奶的血壓降低了，我就是不信，要奶奶把馬丁教她的咒語



說出來，以駁斥他的說法。可是，奶奶還是不肯說。

現在我得了癌症，不得不向東方的智慧看齊。收銀檯的小姐給我一個籃子，她似乎有「第三隻眼」以看穿我的一切，眼光教人不寒而慄。於是我用心電感應與她互通訊息。

「我的前生是甘地，今天之所以轉世變成這麼一個女人，一定是出了什麼大差錯。你相信嗎？印度之父就是眼前這個女人，挺著奶子，穿著四十五塊美金華歌爾胸罩。不過我還是要說，這樣的女人看來也是滿可愛的。我想要告訴你的是，你一定不相信這女人平常吃些什麼——一盒賀喜巧克力就是頓「健康」早餐，一盒才五角五分，有八顆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哎，你哪能知道？朋友，你還好端端的活在人世，可我就要死了。幫幫忙吧。給我一些豆腐餅之類的東西。真喜歡你那蒼白的臉色。啊，我們是否



前世在孟加拉就已認識了？」

ㄟ

回到家時，已精疲力竭，看看這一天的斬獲：一件條紋襯衫，一頂草帽，還有一個調酒器，不過我還不知道怎麼用；鋅片、維他命B、維他命C各兩千顆。下一步，大概就是搭史提夫麥昆號到墨西哥去吸吮桃核。

該和朋友打電話了。於是我撥了個電話給珍，一位心理治療師，她也在半年前得了癌症。她正好要和她先生出遠門，於是不能久談，不過她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晚一點可以連絡上她，並告訴我打電話加入一個名叫「分享」的乳癌支持小組。我打了電



話去，可是無人接聽，只有答錄機，於是留言在上。

就如同往常，尼克在最後一刻打電話來了，然後我們又開始一場拉鋸戰，看最後是到他家，還是他上這兒。

「因為你病了，所以我不能過去？這是哪門子的話！」

我也不甘示弱地反擊了回去：「我才沒病。」

這傢伙，真可惡，想牽著我的鼻子走？招數還真不賴：我得了癌症，他就可以這為藉口，得到他想要的。不是我逞強，我的確是比較喜歡上他那兒：有許多老電影可看，不愁吃，他那可愛的兒子也在。如果因為得了癌症，我就要他過來寶貝我的話，那我不是白癡才怪。我們繼續協調，想要的雖相同，但還是要讓對方知道自己不是簡單的人物。最後，終於達成共識：他幫我付計程車資，並做晚飯，我則帶瓶馬汀尼去。想到進城，我又有點顧忌；



我不希望自己看來像個病人，想要讓人有光鮮亮麗的印象。於是濃粧豔抹，穿上緊身黑長褲，加上一件藍襯衫，學法國女孩在脖子上繫了條圍巾，手腕上戴著細緻的手鐲，這可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我喜歡全身赤裸地和尼克纏綿，只剩耳環和腕上的手鐲，指甲並塗上鮮豔的色彩。

到了他的住處後，他開了門，一身雪白，打著黑領結，手臂上還掛條毛巾。

「像不像服務生？有幾個男友曾對你提供這樣的服務？」

這一晚真是愉快：吃了一頓、觀看電視《年度風雲女性》(Woman of the Year)，為凱薩琳赫本的演出落淚，看她訴說自己的婚姻如何變得一團糟，並和尼克上床。

我覺得好極了，癌症這件事只停留在我意識的邊緣。尼克又使

我覺得人生無限美好，可把癌症拋在腦後了。

8

我星期天晚上回家，好讓尼克去忙他的工作。「分享」小組的義工打了通電話來解釋道，他們沒有推薦醫師的服務，也沒聽說過誰是髓質瘤方面的專家。倒是給我幾家醫學圖書館和研究小組的資料，還有問題的話，隨時可與「分享」小組連絡。儘管讀了一些醫學書籍，我還有一大堆問題：切除淋巴結對手臂有何影響？放射線治療到底如何進行？化學治療又會怎麼樣？會不會一直嘔吐？

那位義工的年紀和我一樣，也是單身，跟她一談，真有相見恨





晚之感。她告訴我，割除淋巴結是大手術，我雖還能用我的手臂進行打字等工作，但大多數的人在手術完幾個星期內，都無法作比較大的動作，像脫下套頭毛衣就有點困難。她是四年前得乳癌的，之後切除腫瘤並做放射線治療。今年，又復發了。因為乳房無法進行二度放射線治療，只好切除乳房。她也計劃進行乳房重建，但因她已接受過放療，簡單的乳房植入物可能會失敗，所以要比一般重建來得複雜。醫師必須從背部取下肌肉和組織，將之移植到胸部。

以前從沒有人告訴我，乳房的放射線治療只能做一次，這麼一來，我更難以決定到底要進行腫瘤切除術，還是切除乳房。

這位義工朋友又滔滔不絕地說，自從一九八八年起，由於國立癌症研究所的發現，即使淋巴結中沒有癌細胞，大多數的乳癌病

人還是會進行化學療法。

常見的複合化學治療方法有兩種：一簡稱為C.M.F.，由Cytosan, Methotrexate 和 5-Fluorouracil 三種化學藥劑組成；另一種則是C.A.F.，由Cytosan, Adriamycine 和 5-Fluorouracil 組成。一般而言，採用C.M.F.較不會有掉頭髮的副作用，但若是用C.A.F.則因藥性較強，而引起掉髮。此外，還有其他副作用，包括嘔心、皮膚起紅疹、疲倦、低程度的感染（因抵抗力變差而引起細菌病毒感染），以及更年期的提早來臨。

她目前是接受C.A.F.方式的治療，常有口內瘡、陰道感染的困擾，以及嘔心、虛弱等症狀。這些日子以來，時好時壞。在一開始發現得到癌症時，她還有個親密男友，兩人住在一起，現在則是孤家寡人，獨自面對艱苦的生活。朋友們不一定了解這些困難。





他們想，手術完畢，治療也差不多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她需要他人支援，不是去找母親，就是和「分享」小組的成員連絡。和同病相憐的朋友在一起，比較能獲得安慰。

我的經驗卻大不相同：這個女人愈說，我愈陷入沮喪。

過去和尼克到海灘上玩，是我們最難以忘懷的快樂時光。我們一開始約會去時，就常到蒙脫克 (Montauk) 租下豪華的海邊小屋，從私人碼頭眺望大海。我總是戴著一頂大帽子、光著上身做日光浴，一邊打瞌睡，一邊看著尼克正對著我瞧，「天啊，你真美。」我們第一次共度良宵的第二天清早，我在洗澡時，他突然把浴簾拉開：「看哪，我的浴室居然有此性感尤物。我真該跪下來，感謝上帝。」說完，就走進浴盆。

那一幕幕的美好時光逐漸消逝。我想像自己只有一個乳房，嘴

角帶著傷，病得連照顧自己都成問題。心裡再不願意，我也得歸屬於這個群體——一個由病人所成的組織。

結束與那義工的談話後，我打了個電話給尼克。二十分鐘後，我又在他懷裡了，把義工跟我說的話轉述給他聽。他假裝是警察，把我擊倒在床。不過演得並不好。他也只是演戲罷了，在現實生活裡，他從未如此堅強。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這樣只有把自己逼瘋。我不會放手不管的。還不曉得以後會如何呢。醫師說過你癌細胞轉移的機率有多大吧？不是很小，非常小嗎？你一定安渡過的。一年後，你就會讚嘆，我真是神機妙算。」

他說，看部片子，忘記這一切的煩憂吧。我說，好吧，那就看公共電視的名劇精選《高歌的偵探》(The Singing Detective)。尼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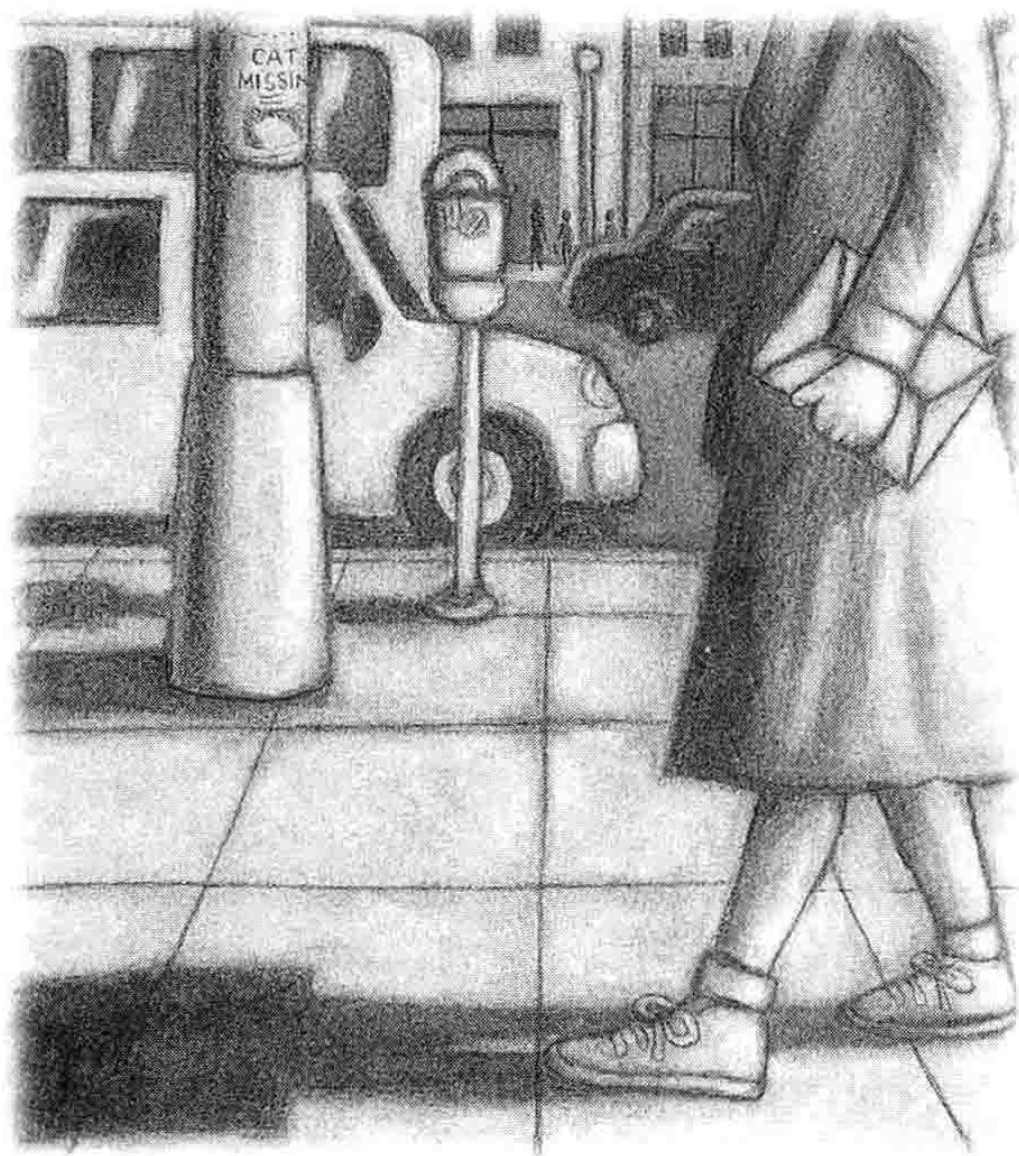
幫我倒杯酒，找了件T恤讓我穿著睡覺。我就靠在他胸膛上，躺在床上看帶子。一開始的場景是英國一家醫院的病房。裡面的病人不是癱了，就是精神錯亂。我突然間啜泣起來，身子直顫抖。尼克於是關掉電視，用手臂圍繞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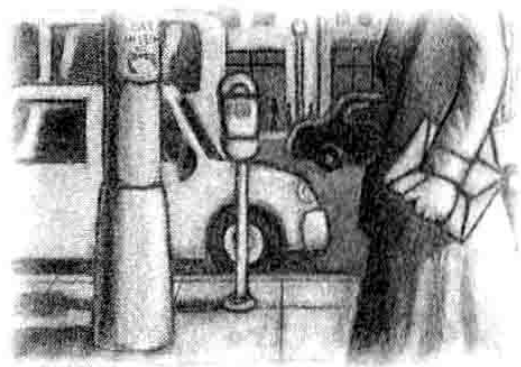
「親愛的，怎麼了？你會一直這樣下去嗎？」

「我不知道……」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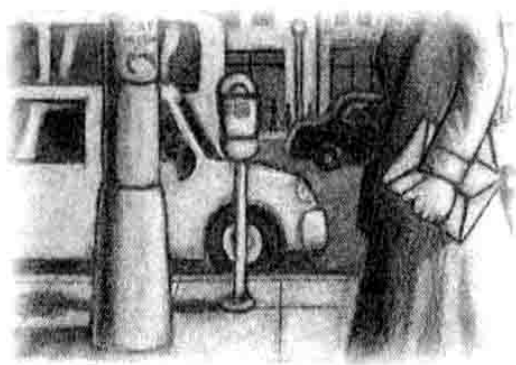
夢·魔·中·的·迷·宮





好不容易到了星期一，我又能繼續研究工作，真好。不過，我又發現新問題了：我找到的專家愈來愈多——專攻乳房外科手術的醫師、整形醫師、腫瘤專家以及放射線治療專家等。每一個專家都強調他們的研究領域才是最重要的，對別科醫師的作法不以為然，有時甚至抱著輕蔑的態度。比如，在我還未放棄乳房縮小術前，跟癌症外科醫師一談起這種手術，他們就表示嫌惡，覺得這種手術不可取。和維特倫醫師談過後，我也徵求路克醫師的意見。他則建議在腫瘤切除和放射線治療完成後進行縮小術，一點都沒提到放射線治療後的組織是很難處理的。即使我已放棄，還是有三、四個人持贊成的意見。

有一天我到史隆凱特林醫院預約門診時間，碰到一位護理助手，於是請問了她：「我知道直到淋巴結切除手術完成後，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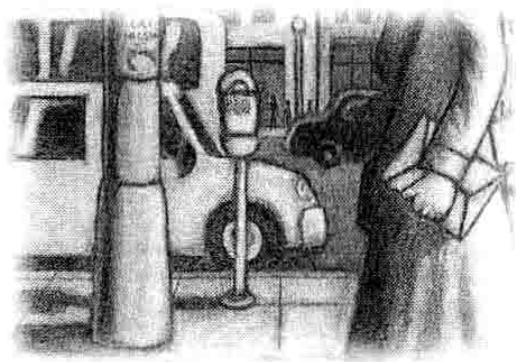


看腫瘤科醫師，之後才是放射線科。但是，這一切是否有人全權負責？」

「放心好了，有一大票的醫師會來照顧你，不過談到負責的問題——從某一方面來說，你才是總負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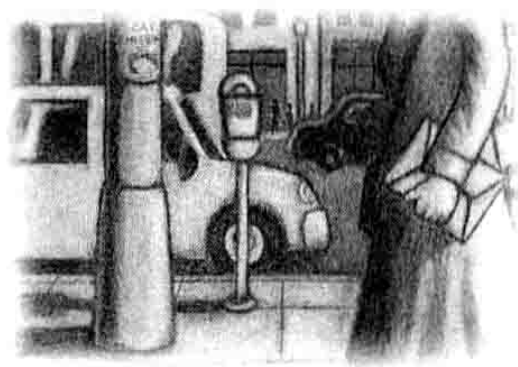
從某一方面來說，倒也不錯——對我自己的身體，該有最後的決定權。不過，就另一方面而言，實在是恐怖。我對科學一竅不通。世界上還有許多人不了解飛機為何可以停留在高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決定，就我這種病而言，應該找個「承包人」，或者該把這些專家找來一同會商。

美國的健保措施做得實在是差強人意，但這國家卻是「手冊的天堂」。只要打個免付費電話 1-800-4-CANCER，國立癌症研究所的資訊服務中心就會幫你找個癌症專家回答你的問題，寄給你各



種手冊，從治療法到情緒上的支持等應有盡有。他們還有一種叫「醫事問答」(Physician's Data Query/PDQ) 的諮詢系統，藉此可以知道各種癌症的治療法及醫師的資料。即使你住在極其偏遠的鄉間也可以獲得最新資訊。

美國癌症學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的電話自動回覆系統也幫了我不少忙。只要撥個號碼 1-800-ACS-2345 就可得到像國立癌症研究所提供的情報。他們每幾個月就會更新一次資料。我終於在這裡得到令人雀躍的消息，「髓質癌約佔乳癌的百分之七。像被膠囊包裹得好好的，長於管腺之中。腫瘤可能很大，但不會像其他的腫瘤那樣容易轉移，而且外觀上看來好得多。」自從路克醫師宣布說，我有惡性腫瘤以來，我無時不刻提心吊膽，到現在才豁然開朗：他真的不是騙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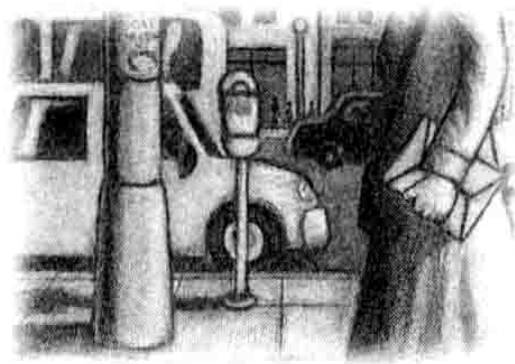
另一個好消息是有關我的工作——就在這星期中，出版社打電話給我，不要太擔心截稿日期，專心治病要緊。《時人》編輯的說法如出一轍，不必管那篇稿子，更為我打氣。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喔，」她說，「我得過血癌，屬於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情況倒是最樂觀的一種。這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前一家公司做健康檢查時發現的。那時才知道我的白血球數目出奇的低。」

我總認為，她是最不可能得癌症的人了——雖是快六十歲，依然美麗動人，常常把稿子帶回家，繼續工作，還有時間打網球、划雪。

我問道：「你不是剛從維爾（Vail）渡假回來嗎？」

「是啊，」她跟我說：「從統計數字來看，我早該撒手歸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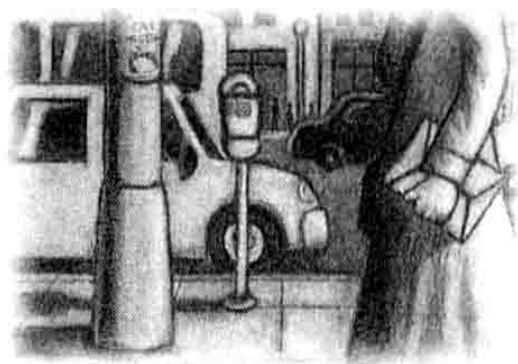


就這種血癌而言，一般活不過六年。但是我有自己的看法。醫學的進步是日新月異的，新的統計數據出爐時，又已過期五年了。」

她讓我感動不已。以前我總認為她只是位工作上的夥伴，今天她卻把自己的秘密告訴我。影響我更深的是，我頓悟了：或許周遭還有更多像這樣的人，都是戰勝癌症的人，成為一個不為人知的團體；癌症並沒有在他們身上留下烙印，因此無人知曉他們這番經歷。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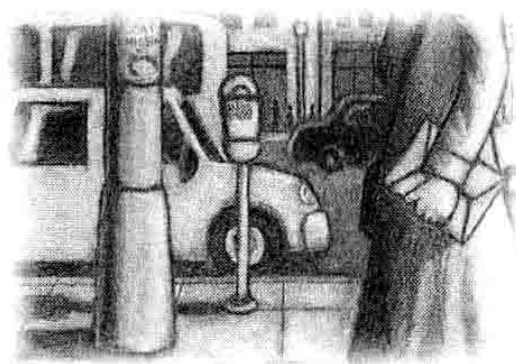
我接著到處跑。先是拿病歷資料，並取得四年來在古德曼中心所做的X光乳房攝影資料。這些X光乳房攝影的結果對我來說非



常重要。我希望有人能從這些片子幫我找出一年前就該看出的腫瘤，再利用這個線索看看我的乳房是否還有其他危險的腫塊。不過，有件事可能使得這一切相當困難：我在發現惡性腫瘤時，並沒有做X光乳房攝影存證。第二次到路克醫師診療室時，他說要做切片檢查，我曾問他，是否要做個X光乳房攝影？他則說，不太好，因為腫塊可能會在乳房組織上投上一個陰影，所以腫瘤拿掉後再做比較好。我心裡想，留下記錄不是比較好嗎？不過，我並沒說出口。路克是醫師，我不好反駁。現在倒是後悔那時沒有據理力爭。

後來，拿到腫瘤抽吸報告時，我開始對路克醫師惱火。結果要比他在電話說的嚴重的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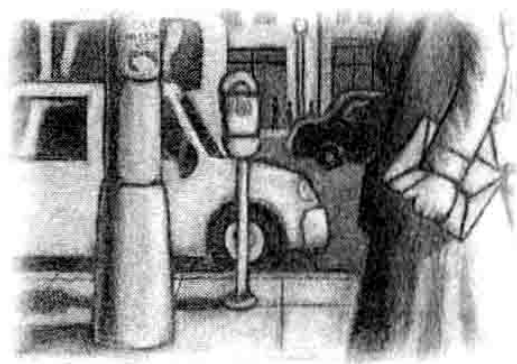
「在急性發炎及壞死的細胞群中，可以發現少數的細胞個體及



許多明顯的非典型細胞族群，」報告上還說，「這些非典型的上皮具有高度惡性細胞的可能性……」難怪路克要對我這麼好，像是兄長一樣，親切地把手臂放在我的肩上。如果他沒把全部實情告訴我，就不能算是我的醫師。

於是我打電話回去時代大樓，請教公司駐診醫師，看他有無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告訴我，如果你要請問第二位醫師，最好找和第一位有著不同訓練背景的，這樣才能得到一種全新的見解。於是我告訴他，我決定去找史隆凱特林醫院的諾頓醫師。那駐診醫師一聽，大為驚訝，並且警告我說，諾頓醫師不是那麼容易見得著的。我解釋道，因為友人引介，應該不成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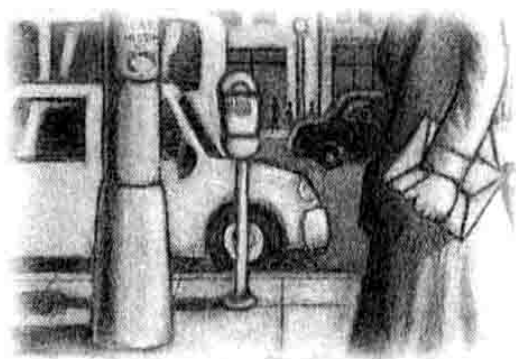
「這麼做有點不太好吧……」醫師說：「不過，應該是行得通吧……」



「不太好？」這是什麼意思？這可是和我的性命攸關的事，這傢伙的語氣聽來好像是我「有失莊重」？

「你聽我說，我曾利用關係採訪到超級紅星。為了我自己的性命，難道不該全力以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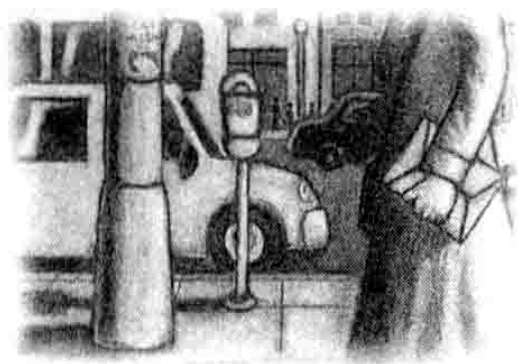
我想起有一次在古德曼醫院的遭遇，讓我深深困擾——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會忘了這麼一件大事：去年我做完X光乳房攝影時，有位醫師為我檢查，發現我有可疑的硬塊，於是請第二位醫師進來會診。以前，從未有這種事。我不敢發誓說，該腫塊就是後來發現的惡性瘤，也不能百分之百斷定那可疑的腫塊在我的左側乳房，但我依稀記得第二位醫師說：「沒什麼。」現在，我不由得生起氣來。如果髓質癌約佔乳癌的七%，醫師難道不會懷疑到一個惡性瘤可能讓人錯認為良性腫塊？腫塊抽吸兩分鐘就做完



了，如果第一位醫師有所懷疑，以致於要請第二位來看看，為何不檢驗一下看看？

現在我仍無法決定到底要做乳房全切除，還是乳房腫瘤切除術，再加上放射線治療。上星期五，赫柏和我看了照片之後，本來已經下定決心，但維特倫醫師在這週一開始又打電話給我，他考慮到我對手術的恐懼，於是建議把三次手術縮減成兩次：本來打算先用支撐水袋，再以植入物代替，現在不妨採用一種貝克支撐袋 (Becker Expander)，手術後可留在體內，不用取出。不過利用這種方法會有一種後遺症：我的乳房將會很像「葡萄柚」。這個方法聽來不錯，不過我卻不喜歡那種形狀的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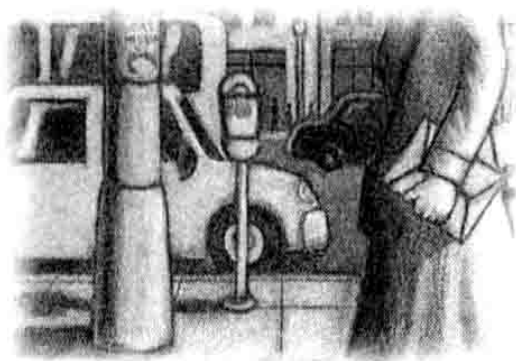
我現在的乳房雖然不是十分「挺拔」，卻也有特別的魅力，我不想要一對圓滾滾的葡萄柚乳房。我也不相信，全國的婦女同胞



中就只我一個想到利用乳房腫瘤切除術和減圍來治療乳癌。我繼續研究。我打電話到美國放射線科學會和整型外科學會去查詢，結果他們告訴我，沒有人做乳房減圍和腫瘤切除來治療和預防乳癌的記錄。

儘管路克醫師警告說，我可能會對醫學資料詮釋錯誤，我還是繼續研究。放棄這項工作對我來說是萬萬不可，因為現在關係到的是我自己的身體、我的性命。我讀有關藥物方面的書、營養學的書籍，也看一些替代性治療方法的書，像是「視覺化」的作法等，亦即想像癌細胞在體內的模樣，並叫它們「去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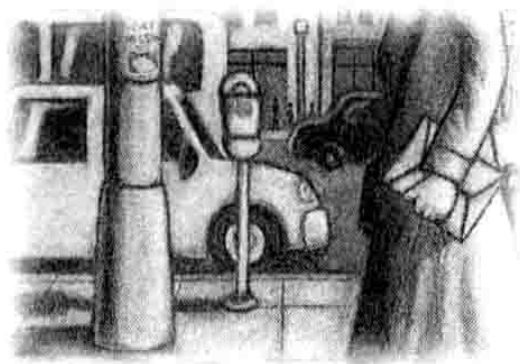
國立癌症研究所也出版了一本可供免費索取的書——《癌症大作戰》(Fighting Cancer)，作者是布洛克(Richard Block)，也就是布洛克所得稅申報公司的創辦人。一九七八年時，醫生告訴布洛



克說他得了肺癌，而且已無法進行手術。這麼一來等於是被宣判了死刑；兩年後，他卻痊癒了，從此以後倡導醫學治療應該結合正面的思考，並強調壓力和挫折感會帶來健康的殺手——疾病，他寫道：「周期性的沮喪和壓力會使免疫系統的反應變差。研究結果已顯示，老鼠在壓力之下，身上的腫瘤很快就變大了。」不過，我實在很懷疑，你如何讓一隻老鼠小姐感到壓力？是不是告訴她：「你比平常的媽媽多生了三胎，已經無法再找到男朋友了。」

☪

布洛克教我們無論如何，每天要高聲唸出一則「生命至上」的宣言，但是這些話實在是肉麻兮兮，教我不好意思，寧可把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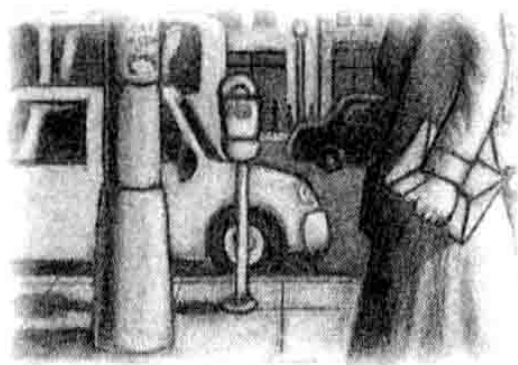


書藏在安納絲·伶 (Anais Nin) 寫的色情書刊之下。一唸出這種宣言，我就覺得自己像個傻蛋。然而布洛克到今天依然健在，並繼續寫書，曾任國立癌症研究所的狄維塔博士 (Dr. Vincent DeVita) 還為他的書寫了導讀。於是我把他的書放在床邊的桌子上，晚上趁四下無人，沒有人偷偷潛進公寓偷窺我的行動時，再把這本書打開來唸，並且一邊想辦法驅逐心中另一種冷嘲熱諷的聲音。

「我了解負面的想法將會導致痛苦的經驗，正面的想法才能帶來愉悅的經驗，」我高聲唸著，「所以我必須控制自己的思考，儘量想自己和世界的光明面。」

「是嘛？」另一種負面的聲音出現了，「快一點，告訴我『種族屠殺』的正面意義在哪兒？我實在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我繼續唸：「我了解，說出的話語力量無窮。因此，從今天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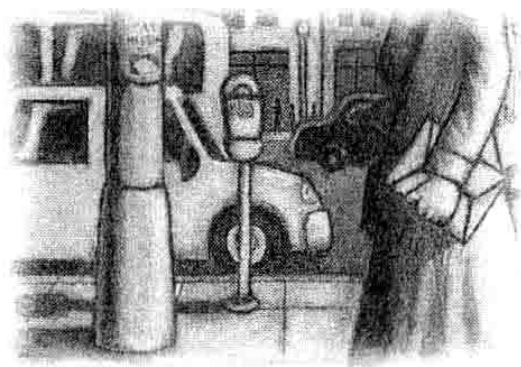


始，我所說的一切必定要是正面的，並且每天大聲地計數自己的福份。我會集中精神想著好的一面，包括自己的，他人的，今天的快樂以及人生的美好。」

另一個稍微尖銳的聲音說道：「你說的這些讓我只想到一件事——好像吃了太多的核果甜霜蛋糕，我已經快受不了，要吐出來了！」

我問說：「真的受不了的人是我，還是你？」

「是我啦，」我心中的佛洛依德開口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旁的安樂椅上，「你上次在波渡西市場那麼對我實在是太過份了。居然迫不急待地想把我攆走，未免太『好色輕友』了吧？哈，終於讓我逮著了你在唸這種玩意兒。什麼把負面的思考趕走吧。你認為潛意識的東西這麼容易就可以驅逐出去的吗？不要低估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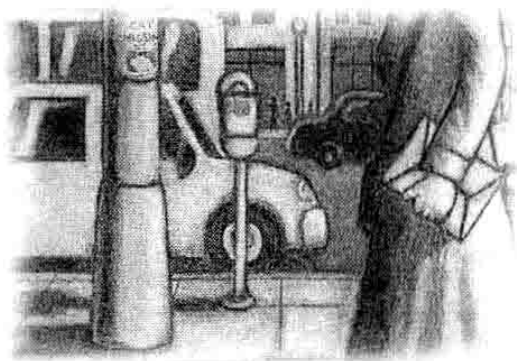


識的能耐。許多心理醫師就是靠著它才能買下海邊的渡假別墅的
啣。」

「佛洛依德，你給我滾吧，」我告訴他，「你這樣會給我壓力的。」

在我焚膏繼晷讀了一整夜後，最後還是相信：壓力是無所不在的！我再怎麼努力壓抑都沒用，還是讓它從掌心脫逃。就我所知，壓力是會使免疫系統的功能降低，至於另一種理論則說道，不安全感太大，常常跟自己過不去，並把別人的需要擺在首位者，比較容易得病；這種說法，在我想來則是無稽之談。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大票是這樣的人，但是他們卻沒得到癌症。然而，這種理論一流行，就難以擊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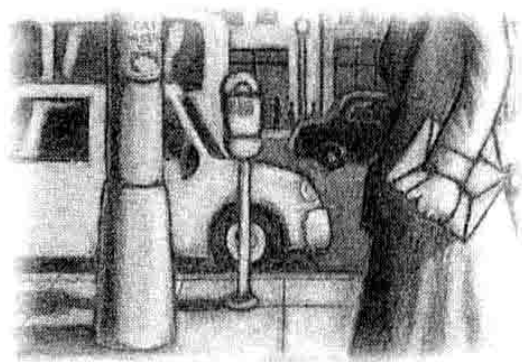
有本暢銷書叫做《愛、醫學與奇蹟》(Love, Miracle and Medicine)。



是醫學博士席格 (Bernie Siegel) 所著的，他是任教於耶魯大學醫學院的外科醫師。他就秉持著以上那種觀點，還說：「在感情上遭受挫折的女性，特別容易罹患乳癌和子宮頸癌，」並要求這些患者問自己，「你為何會『需要』這種病？」

這種話，我一聽就怒不可抑。雖然我是生在這樣的家庭——奶奶每回在書掉到地上時，總會拾起來，親吻一下，我則將書丟回地上踹，然後再扔到窗外，「我為什麼非要這本書不可？」

然而就席格博士的理論而言，我卻無法輕易拋卻，因我心中有小小部份正擔憂著，或許他說的有理。是不是常為自己打氣，振作起來，向那不可及的標準挑戰，不管自己是否快形銷骨毀了，這麼一來，必能戰勝身體的疾病？就以憂愁的折磨而言，誰比得上父親受的苦？他這一生，又有多少快樂可言？而我在巴黎的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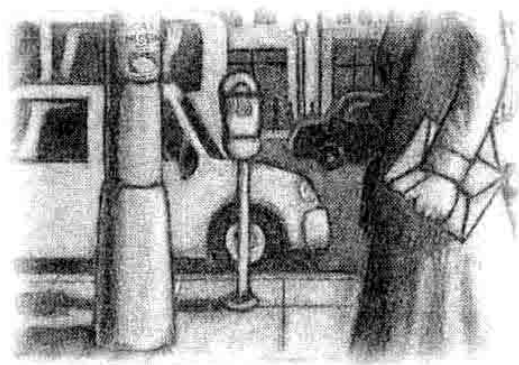


幾個月又是何樂趣之有，我在那兒做採訪，法文卻很破，連請人家回個電話的法文要怎麼說都不知道。

媽媽的想法似乎也是這樣。她說：「你覺得都怪這本書，你若不去法國這麼久一切不就都沒問題了嗎？」

這雖然只是個問題，卻直陳一個事實，「就是因為你這樣，才會生病。」這種話我從小到大聽多了，到現在已不以為然。

「如果你要告訴我，我就是工作太累才會得癌症，得了吧。」我反駁她，「如果你要說，就是因為學不好法文，我才會患了這種病，也別提了。有些人總是喜歡找藉口，但這麼說實在是太荒唐了。」



我和尼克的关系也有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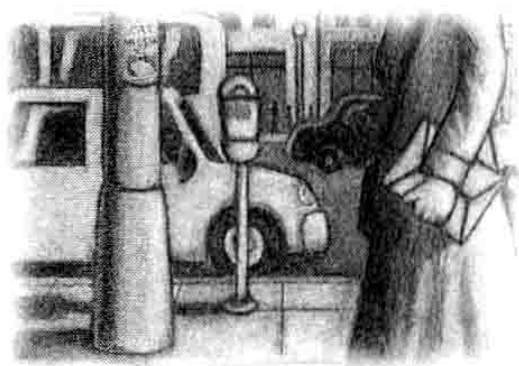
每次在和医师讨论一番之后，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他，但他每次接电话时一定先说：「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他一听到难以接受的事，比方说乳房重建可能费时数月而且过程可怕，化学療法也会有一些问题，就赶紧转移话题。

「医师说，你的情况是最乐观的一种。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以财务问题来交换你的癌症。」

他会这么说，也许是我的错：打从检验结果出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他，要往好的方面想。我也知道他用心良苦，想把我从恐懼之中拉出来。有时候，这招的确有效，我也由衷地觉得他这个人真好。

有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告诉他：「重建后，可能有好几个月



都很難看，只有疤痕，沒有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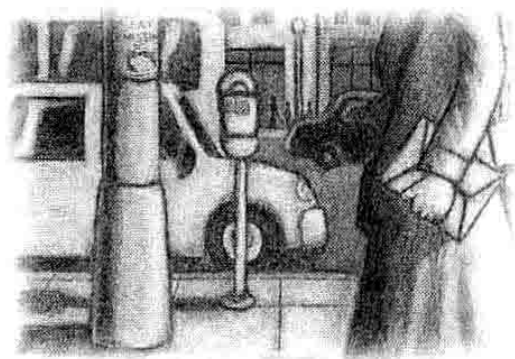
「什麼？要好幾個月？不是手術完之後，你就有一對全新的、很棒的乳房嗎？也許比以前的更好。」

「你不喜歡我現在的乳房嗎？」

「我愛死了你那對乳房，不過，你知道這麼一句話嗎？——變化就是生活的調味品。」

但是，他老是要我報喜不報憂，讓我不由得懷疑他是不是根本不想聽壞消息。

最後，我終於告訴他：「我完全沒有什麼好消息可以奉告。我得的是癌症，可能失去一個乳房，也可能死掉。這個夏天，我或許嘴上帶著傷痕，胸口一個大洞。如果你要聽好消息，就去找個二十四歲年輕健康的加州女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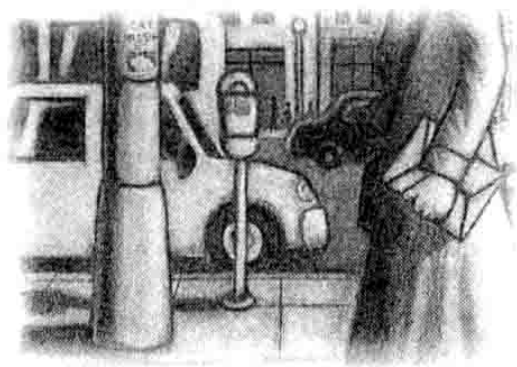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把尼克和赫柏都找來。他們有業務上的往來，所以彼此早已認識。赫柏無法原諒這麼一個動不動就傷害我，像我傷害自己的男人。特別是在那年秋天，他居然移情別戀，和從前的女友相好，赫柏覺得這傢伙已不可信賴。在尼克和我最近又妥協的時候，赫柏嚴厲地對我說：「你不是跟他分手了五千次了嗎？我對尼克這種人，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他知道我有癌症，不得不儘量壓抑脾氣，真是難為了他。

有一晚，赫柏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時，我坦白說：「我幾乎無法跟尼克解釋癌症帶來的麻煩了。」

「你就跟他說，你將來生活的不便，好比他丟了一瓶造形髮膠。這樣，他就能接受，繼續過他的日子了。」

我們的三方會談到後來還是沒有什麼進展。



「你可不可以跟尼克說，我這場病極為難纏，而且還有生命的危險？」

於是他就說：「尼克，她的病是很難纏的喔，而且還有生命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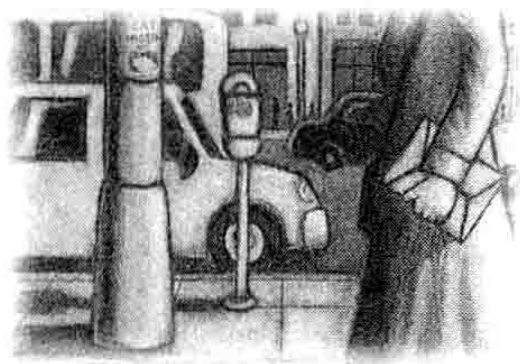
「你可不可以再跟尼克說，我很害怕，特別是怕全身麻醉？」

尼克則說：「有什麼好怕的。那樣子就好像在手術檯上死去了，人家再怎麼打你，你也不知道。我不是一再地跟你說過嗎？這樣死去或許是最舒服的呢。」

我對他說：「你之所以這麼說，只是要表現你的男子漢作風，不承認自己對死亡的懼怕罷了。」

「我媽媽不是男人，不過，她也沒這麼怕死。」

「你媽已經七十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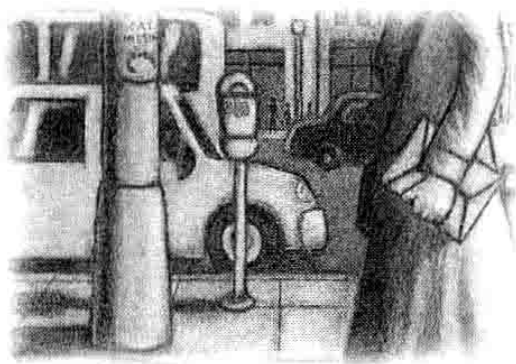
「哈，你錯了。她已經八十歲了。但是，如果她今天四十歲的話，她也不怕死。若是二十歲的小姑娘，也不怕死神的召喚。」

「義大利人和他們的母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赫柏不甘示弱地說，「我們猶太人可以拿母親開玩笑，說她們不對，也沒什麼關係。但是，你若是跟義大利人說他們母親的不是，那就完了，他一定馬上會跟你打起來。」

尼克答道：「我母親是個完美的女人。哪有人說她不是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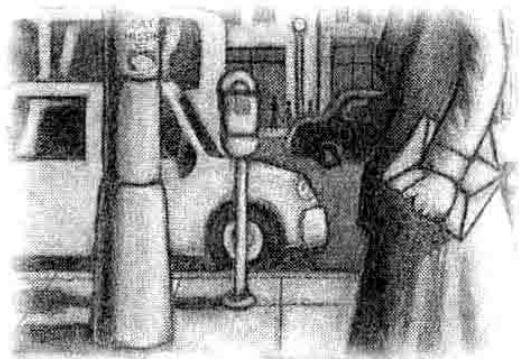
☪

我又回去做我的研究。



就在復活節，也就是三月下旬時，我到羅斯福醫院去拿我的切片玻片，以徵詢史隆凱特林醫院醫師的意見。這是我有生以來最重要的醫學記錄，上面有我身上的癌症樣本，是決定日後治療方法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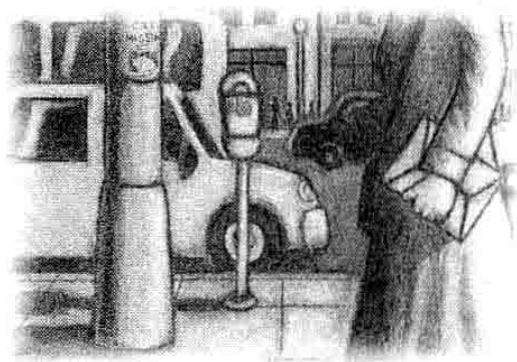
我再度回到羅斯福醫院時，覺得那兒的情況看起來比第一次去時更糟了。在第五十八街上，依舊可看到流浪漢的沙發和扶手椅，看來他們已經在這兒「長住久安」了：日用品用一包包的垃圾袋裝起來，人行道上到處可見骯髒的速食餐盒。這種景況跟這家醫院並排，可謂「相得益彰」。這些流浪漢還滿和氣的，一直稱讚我的帽子，並像老友般跟我招手。我也向他們回禮。我想，我再度回到醫院進行手術時，也許他們已佔據醫院大廳了。也許他們還有門路混進醫院，等我手術完畢抬起頭來時，發現其中的一位



助手竟然就是街道上的流浪漢！

我走到醫院底層的病理科去拿玻片。穿過一道旋轉門，走到接待處前，一隻老鼠跑過長廊交會的地方，害我差點摔跤。在找到病理科之前，忽然有股味道向我襲來，這是一種讓人畢生難忘的味道：甜甜的，並夾雜著腐敗的味道，再加上刺鼻的甲醛。就在門口，我發現一個指示牌：太平間。門大開著，我覺得自己像被分成兩個人一般，另一個我正嫌惡地把臉轉開，故意避開裡面的一切。

這些長廊真像夢魘中的迷宮。雖然我不相信命運，也不信什麼民間傳說，這一幕卻讓我有種預感：在我接近太平間時，死神已經看過我的臉了，即使我回到醫院接受手術，他還是會認出我來，把我帶到我該到的地方。縱然我回去羅斯福醫院，他們把我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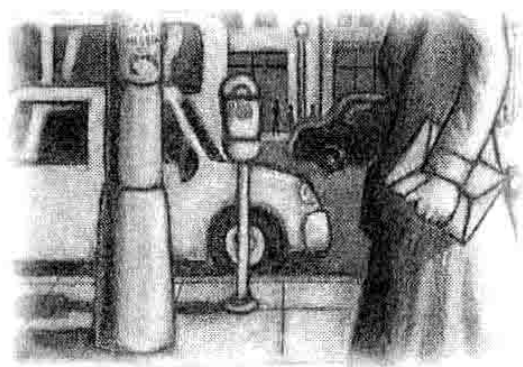


手術室，一樣會把我再推到冷凍庫去。

找了許久，果然發現病理科就在隔壁。我害怕得直嚔口水。實驗室的技術員交給我一個信封，長約四吋寬三吋，內有塑膠泡墊。她說，裡面除了有切片玻片還有結果報告。我簽名之後取件，相信我的表情一定洩漏了心中所有的感覺。我馬上衝到醫院門口，找公共電話。在一座木亭裡，有著一支老式電話，我連忙鑽進去，把門關好，躲在裡頭哭泣。希望死亡的天使永遠找不到我。我撥了個電話給赫柏，只有答錄機的聲音，於是打給尼克。

「天啊，你幾乎要讓我心臟病發作了。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你一定是嚇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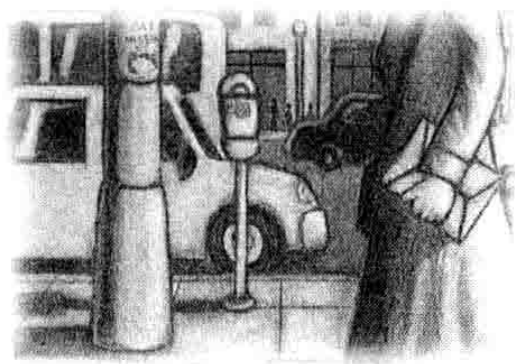
我想要告訴他：「我怕的事真的應驗了——我覺得自己的死期已經到了。」但是他正在公司上班，我又不是那麼瘋狂，於是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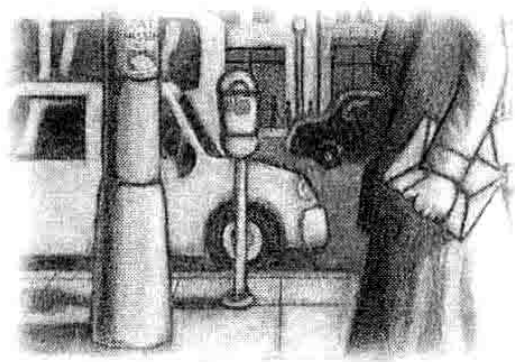
談了一下，就離開電話亭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從一方面來看，我該遠離這家醫院，這個污穢、可怕的區域，回到家裡，洗個舒服的熱水澡，讓神智回復正常；另一方面，我又發覺，如果今天不是為了癌症才上這個地方，我是不討厭這一區的，這裡有許多美食、充滿著紐約市街那種狂熱的活力，更重要的是，還有很多廉價商店我還沒去過。有一次我在這裡找到《鈴聲響叮噠》(Bells Are Ringing) 這卷帶子，只花九十九分錢。如果我在這裡多待一會兒，到廉價商店去走走，說不定還可以找到一些早期的百老匯歌曲。我想，這樣我的人生應該比較有一點希望，遠勝過驚惶失措。對了，也許我可以找到一隻新的小袋鼠玩偶來和我做伴。

我在第九街上踽踽獨行，我發現握在掌心的還是：我的癌症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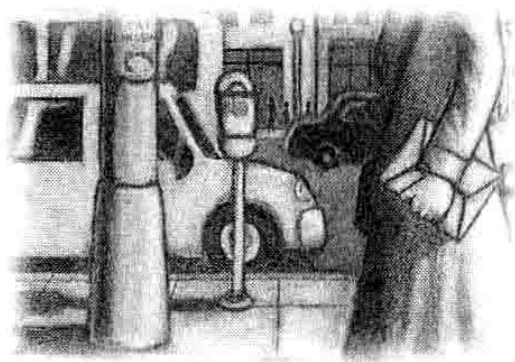
片和報告。拿著這東西逛街，真是有點奇怪。如果我到第四十六街上的救世軍，也就是我最喜愛的廉價商店，購物前可以把這份文件連同手提包交給他們保管嗎？要是我把東西一齊放在手提包裡，萬一失竊，不是連報告也丟了嗎？好吧，我就帶著這個信封逛逛好了，不過，要是某人誤以為裡面有價值菲薄的東西，動手行搶，那該怎麼辦？這可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丟了可不成。不是像鄰居的貓走失了一樣，可以在樹上掛個牌子：「尋找愛貓」，我若貼張布告：「遺失癌症報告一份。裝在一個小牛皮紙袋裡，遺失地點在第九街和第五十五街附近。有酬金，概不過問。」如此一來，如果失而復得，我大概可以上《每日新聞報》了，就像上次他們報導一個台灣來的音樂系學生，下計程車時，忘了把大提琴拿走，最後還是重獲愛琴。換了我是主角，他們會刊登我的



相片，手上握著那份癌症切片報告，我則帶著感激不盡的表情，眼睛裡充滿著淚光。滿街跑的「司機老爺」看了之後，一定會笑了出來：「看哪，她手裡拿著的是癌症報告，在搞什麼呀？逛街時丟的，哎呀，女人就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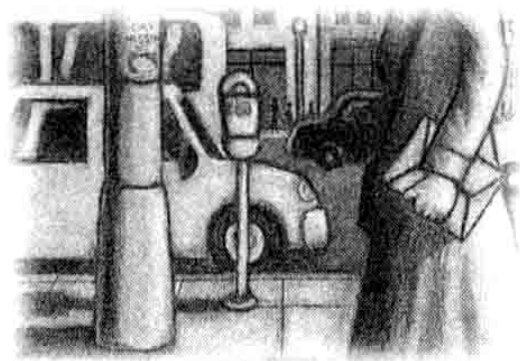
為了對他們這種說法表示不屑，我就做給他們看，準備「瞎拚」一番。我把那份報告塞到皮包裡，因此就用不著寄物。但是，卻看走了眼，買到不理想的東西——一雙有著深藍色和白色名牌平底鞋，可是大了一號。如果你連不能穿的鞋子都買了，就該回家了，不要再「瞎拚」下去了。

到家之後，我發現那包玻片以及文件讓我心驚膽跳起來：彷彿有股強大的力量並發出亮光，像是氦氣，使整個公寓充滿致命的光線。我不知道該把這個信封放在哪兒才好。藏著性感內衣的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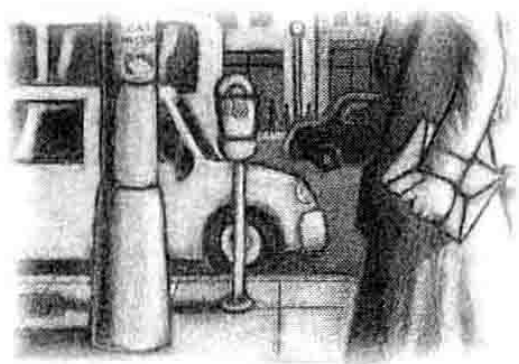
花帽盒？存放外幣和護照的抽屜？那太平間的景像使我魂不守舍。我的心理醫師一直跟我說，如果需要的話，我隨時可打電話給她。電話通了之後，她說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因為她所輔導的小組成員馬上就到齊了。我說，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一分鐘表達清楚，不過，我會儘量。我告訴她死亡的預感、五年前父親一樣是在這個季節診斷出癌症，而且我怕會像父親那樣死去。

「這些都是你想像出來的，何苦對自己這樣呢。別這麼做了。」太好了。我得了癌症，不，對不起，該說我「得過」癌症，但是我那心理醫師卻成了電影《發暈》裡頭的女主角雪兒那樣對我說話。我只好打電話給海蒂，她比較有時間，也了解我為何沮喪。她說，醫院居然叫病人去太平間的旁邊拿資料！不但不考慮到病人的想法，也太可怕了。聽她這麼一說，我覺得好多了。掛了電



話後，決定好好地面對這份癌症文件內含的真相。我在知道是癌症之前，就已看過那顆腫瘤了，現在怎能因為發現它的真實身份而憂煩成這副德性？這是哪門子的擔當？

於是我打開信封，其中只有一張實驗報告和兩張小小的玻片，上有一小塊透明的切片標本組織，塗著一點粉紫色的墨水。於是我利用書上學來的那套「透視死亡」法，讓那卷《鈴聲響叮噠》的音樂飄揚在斗室中。歌者茱蒂·赫樂蒂 (Judy Holliday) 早已香消玉殞——就是因為癌症。不過，她的聲音卻永留人世，又像泡沫，且似一種有力的演說，多巧妙的組合，聽了之後，誰不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呢？我隨即跟著隱形的舞伴翩翩起舞，跳一曲《與君相識前》(Long before I Knew You)，我是如此地沈醉在夢中，以致於沒發現茱蒂的魂魄已進來了，砰一聲躺在沙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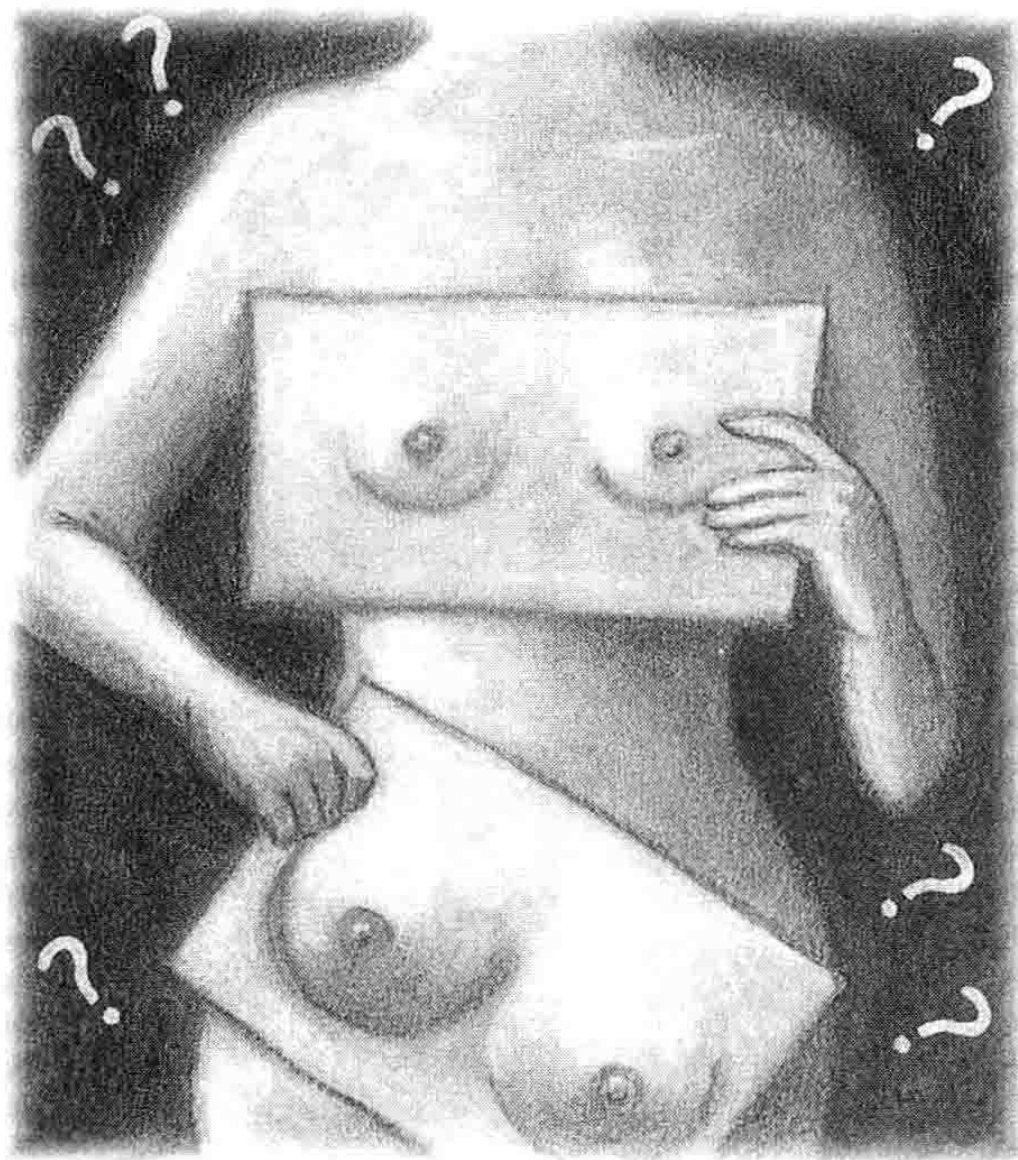
「你呢，到底要怎麼處理那兩張玻片？」她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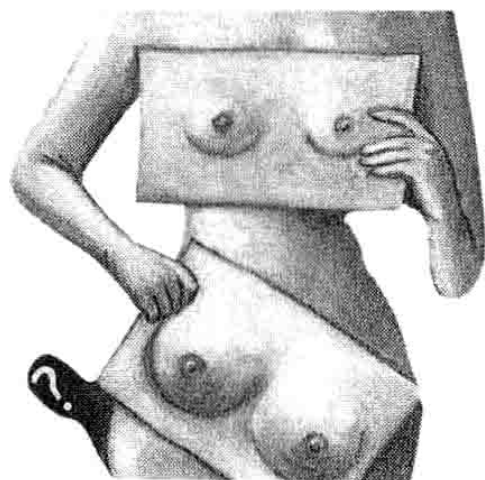
「擱在放襪子的抽屜。」

「哎呀，」她說：「那個地方最不保險了。」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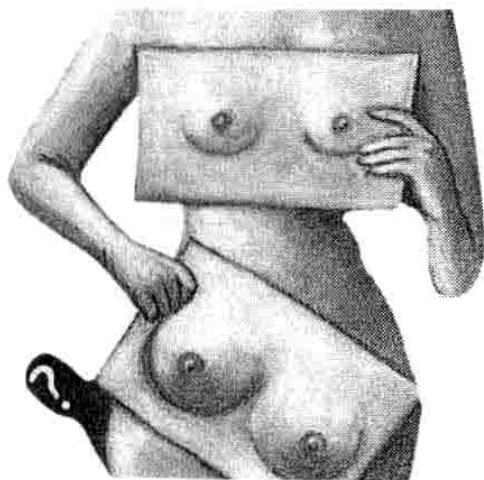
癌◆症◆樂◆園





一走進史隆凱特林醫院的東院區，馬上就感覺出這裡與羅斯福醫院的不同，那就是：金錢。服務台上擺著一盆盆白色的水仙，牆上掛著高雅的畫作，自從上回造訪洛杉磯的醫院以來，我從未看過同時有這麼多人對我微笑，問道是否需要任何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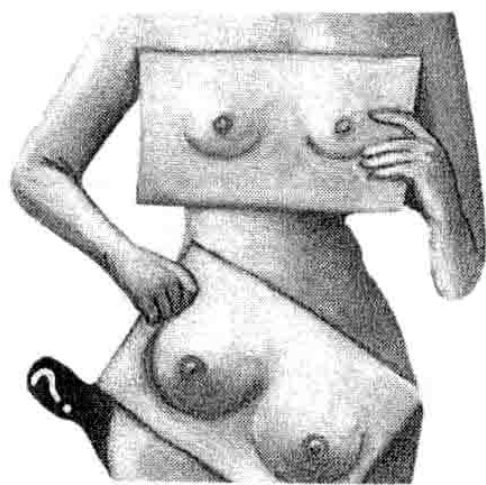
來到這種地方，赫柏和我神經都繃得緊緊的，靜肅沈默地看著輪椅上一个个骨瘦如柴的人。有幾個朋友的話更加深了我們的恐懼：要小心，不要被那家醫院癌症中心裡的景像嚇著了，也許我該考慮到另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對我而言，這樣的忠告實在是適得其反——我的推論是，如果那些病人到醫院時已令人不堪入目，一定是急於得到最好的治療，才會來到這兒。我想要的，正是最好的。真正讓我沮喪的是，我家附近二十分鐘的車程內，就有這麼一家全國頂尖的癌症研究中心，我從前卻未曾考慮過到此



就醫。

坐在明亮候診室舒服的大沙發裡，腳底踩著昂貴的東方地毯，眼前的確有幾個人坐著輪椅，也看到幾個頭髮稀疏的女人，想必是化學治療的緣故吧。有一個戴著棒球帽，頭髮東一叢西一簇地跑出帽緣。我幾乎無法忍受接待小姐的嘖嘖喳喳。我在赫柏耳邊輕輕地說：「這地方真像狄斯耐樂園。大家看起來好像很快活的样子。」或許我該稱之為：「癌症樂園」。一個金髮齊肩的護士朝我們走來，漂亮、親切而且曲線玲瓏，拿了我的病歷和切片玻片就離開了。

我們整整等了一個小時才見到派翠克醫師，為的就是向她請教，看她對我的乳癌手術是否有別的意見。我一見到她，就喜歡上她了。她一頭紅髮，穿著白色醫師服，手上有隻米老鼠手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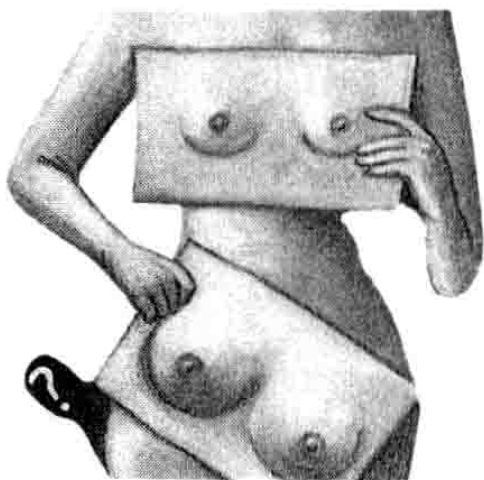


看起來聰穎、有朝氣，並樂於回答任何問題。她拿著玻片走進診療室，像是拿著另一份普通的病歷資料，沒有暗示我已經命在旦夕。她簡單扼要地說，挑戰原先的診斷。

「看起來是髓質性的沒錯，但是髓質瘤非常罕見。而且這份報告說是：『浸潤性的腺管髓質型』 (Infiltrating duct medullary type) 。這種診斷實在是模稜兩可。」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赫柏也是。我們面面相覷。浸潤性的腺管癌是最常見的乳癌，比髓質癌要來得容易轉移。被派翠克醫師這麼一說，我的心直往下沈，但她似乎沒注意到。她用枝鉛筆描繪玻片上的腫瘤邊緣，像是個老師要學生徹底了解。但是這一課對我來說，最後得到的或許就是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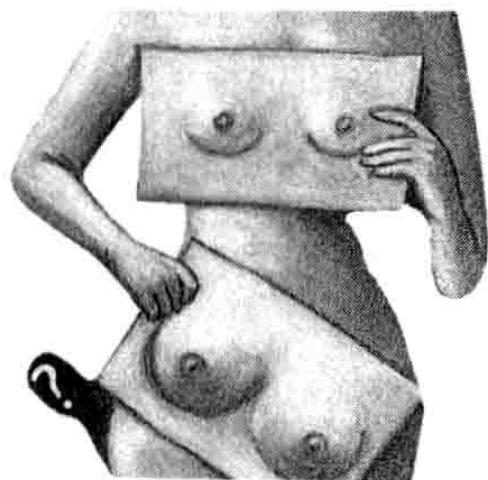
「癌細胞通常非常密實，互相銜接得很近。浸潤性的腺管癌邊



緣呈角狀，像是星星的角，非常不規則地向外突出。但是髓質癌的細胞邊緣卻很規則，有個圓型的輪廓，就像這樣，不是嗎？你的情況看起來是髓質性的，但我還是請我們這邊的醫師來看一下。」

我的恐懼終於消除了一點。她可是說了兩次「像是髓質性的」。除非實驗室出來不同的結果，我還是會繼續相信她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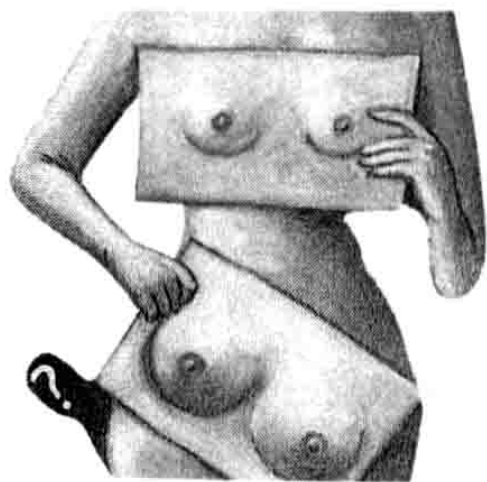
我問派翠克醫師，該進行乳房全切除還是腫瘤切除，哪種方法對我比較好。之於這點，她的答案比路克醫師說的，來得明確。她說，沒有必要做乳房全切除手術。治療髓質癌的權威，羅森醫師就在這家醫院。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他已經研究過數百位的乳癌患者。他認為，髓質癌不像其他乳癌那麼容易復發，也不太可能轉移到淋巴結。不管我的乳癌是屬髓質性的，或是浸潤性管腺



型的，派翠克醫師還是覺得保留乳房比較好。理由是，腫瘤的邊緣非常清楚，像我這樣最適合作腫瘤切除了。她所做的乳房重建手術也和維特倫醫師的作法大有不同。她說，像我的胸部這麼大的婦女進行像維特倫醫師提議的手術會非常難受。

太好了。聽聽兩位醫師不同的見解，果然獲益良多。這也就是「集思廣益」的必要，但是對於醫學這種專業領域我還是有許多疑慮。比方說，雖然痛苦的耐受力人人不同，每個牙醫師都同意在牙齒上鑽孔會痛。為什麼大家不討論一下在胸肌下放進植入物，是不是會讓病人痛得無法忍受？

派翠克醫師看了我的片子之後，並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意見。她說，我的乳房和許多年輕女性一樣，非常的密實，特別是在內上四分之一處特別容易有異常的情況。從腫塊的形狀來看，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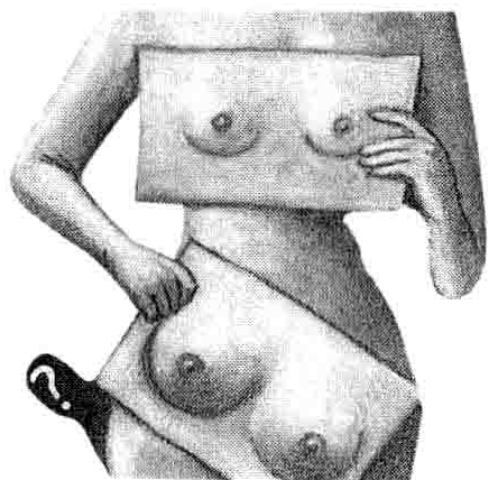
可以確定這個腫瘤在乳房已有一年之久。派翠克醫師仔細地看著我去年乳房X光攝影的記錄，也看不出有何值得懷疑的。

我也請問她可否同時進行乳房減圍和腫瘤切除。她卻不覺得這是可行的，更不認為有必要做乳房減圍。

她解釋說：「乳房減圍可是大手術。如果你曾走進手術室一探究竟，天啊，一定會嚇得目瞪口呆。他們先去除乳房下方一部份的組織，然後為了使乳頭的位置不致下移，還得把乳頭周圍的組織割去，這麼一來乳頭就像一根突出的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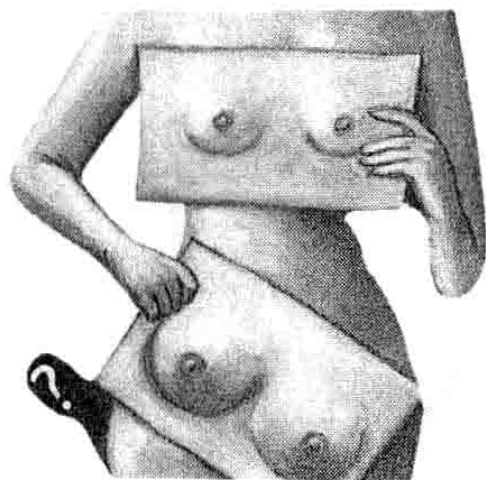
她在這兒停了一下，好讓我們想像一下。赫柏的臉一陣青白，想必他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這輩子或許不會去解開另一個女人的上衣。派翠克醫師接著說。

「在縫合之前，組織得先調整一番，日後也會留下很多疤痕。



這樣從乳房X光攝影的片子上將很難看出是否有另一個腫瘤。傷口復原的時間比起乳房腫瘤切除要長許多。因此放射治療也得延後。想到減圍和乳房腫瘤切除兩種手術並行……你是否真要當接受這種手術的第一人。」

她說，她不願意做這種手術。不過她在下次科會議召開時，會與乳房放射組的負責人麥考米克醫師討論。她也建議我去向蘇珊·勒芙醫師請教。她是全美國最熱中而且相信乳房腫瘤切除術成效的醫師。或許她會考慮一下我的看法。我打電話去勒芙醫師的診所詢問，結果還是沒有人做過減圍與腫瘤切除並行的手術。我還是願意做這種手術的第一人，於是請問第二位整形醫師的意見，他是由我認識的一位專家推薦的，路克醫師也聽過這個人，他可是相當古道熱腸，願意幫人收「爛攤子」。除此之外，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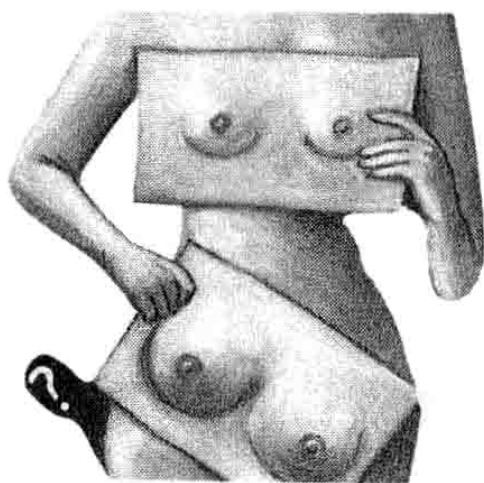
個朋友的乳房手術就是由他執刀的。這個朋友的乳房十年前植入矽膠，之後發炎，於是這位醫師幫她去除矽膠並做隆乳。

她還記得自己被推出手術室時，意識雖然不甚清楚，卻已開始緊張。事後，這個朋友對醫師本人和手術結果都極為滿意。

這位醫師對我說：「我們來看看。你是否真想讓你的乳房變得那麼小？」他看起來可謂老當益壯，已是六十多歲的人，真像位「醫師爹地」那樣和藹可親。他建議我儘量縮小乳房以去除危險的乳房組織。不過，我還是有點擔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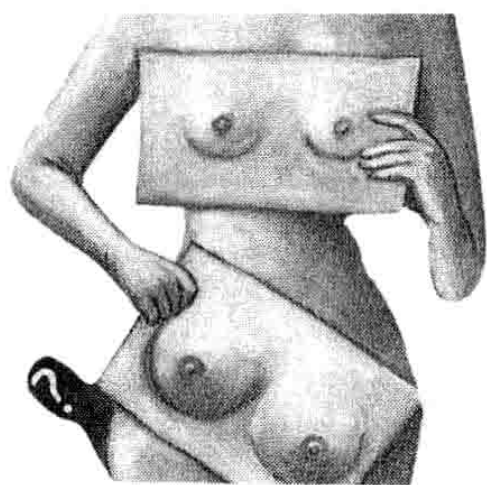
「我的體格很特別，」我告訴他：「我不想要一種梨子狀的身材，畢竟我的肩膀很寬、胸部很大，臀部也不小。」

「嘿，」他打趣著說：「這幾個問題我們也可以處理。」
他是在開玩笑。我確定他這麼說，一定不是認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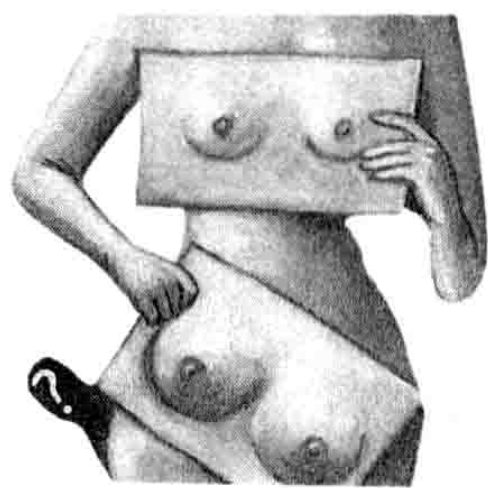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身材的比例勻稱一點。」
「醫師爹地」變得嚴肅起來，「你可要記得，你得了癌症。醫學上的考量應該放在第一位。」

維特倫醫師也說過同樣的話。讓我不快的是這位醫師的語調，好像在暗示說，得了癌症的人就沒有權利像別的女人一樣追求美麗的外表。然而，話說回來，他倒是願意為我進行手術。本來對同時進行減圍和腫瘤切除手術抱著反對態度的路克醫師也願意進行了。在一次手術中，他們兩人將合作切除淋巴結，打開傷口看有無新的腫瘤，並作乳房減圍手術。等到傷口差不多好了，再來進行放射治療。



我決定這麼做了。一個小時之後，我又決定不做，然後我又改變心意。我只好跟母親談一談。做為一名猶太母親已四十三年的她，從未像這一次那麼仔細而以開放的態度來聆聽我述說這一次的危機。但是五千年來的基因包縛是無法輕而易舉地甩開的。她終於打斷了我的話。

「你不是說過。消息走漏的快，卻得來不易。我是你的媽媽，應該可以發表一點意見吧。我想說的是，我不希望你成為接受手術的『第一人』。『第一』對醫生來說是再好不過了，他們可以藉此宣傳，成為名人。『第一』對醫院來說也代表利益，院方可以趁機從政府那兒獲得經費。對你而言，有什麼好處？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他們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如果有任何差錯，那你就完了。你才是必須承擔一切後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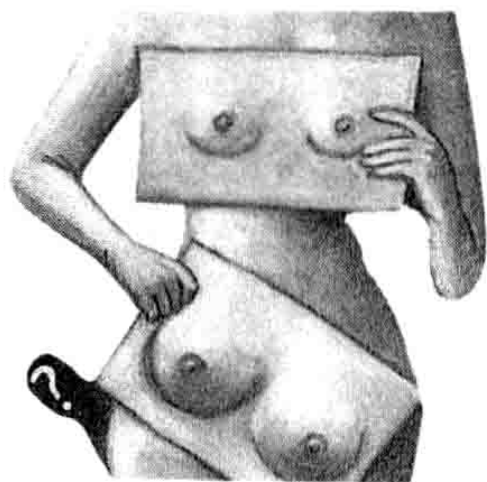


我有點驚訝。她對外科手術一向是抱著「好玩」的態度。她曾去中國大陸治療她的腿痛。在一間房裡，好幾個人拿著針插在她的臉以及喉嚨，她直呼「太過癮了」。

我反駁道：「媽，你不是說做先鋒是光榮的嗎？就醫學進步而言，這件事你要怎麼說？」

「讓別人的兒女來打頭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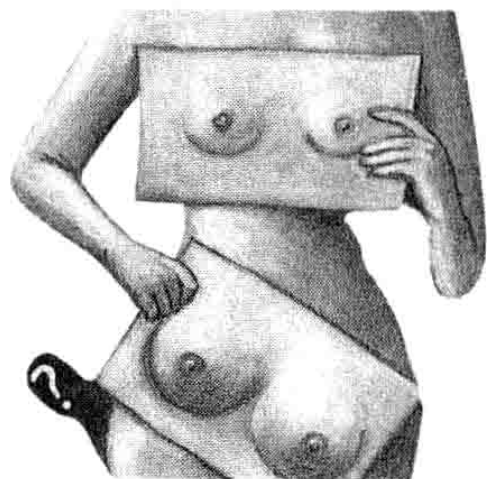
我堅持了幾天，後來我還是同意母親的看法。如果減圍手術會產生許多疤痕，影響日後的診斷，以致發現不出另一個腫瘤，還是算了吧。再說，癌細胞要是轉移到淋巴結的話，做了減圍手術後，也無法立即治療。再花好幾個月的時間去找這種手術的前例，也不見得是明智的作法。我該好好地來對抗疾病，而不是浪費時間。我也不想進行乳房全切除，或是傳統的重建手術，如果沒有



必要完全切除乳房，為什麼要用一個植入物來折磨自己的身體？

最後，我得決定請哪一位來為我進行手術。路克醫師和派翠克醫師，這兩位我個人都相當喜歡。赫柏已經到圖書館，為我查他們的行醫記錄，發現他們真是旗鼓相當，這兩位也都很有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不過，我覺得派翠克醫師更樂意給我所要的資訊。

我也希望我能利用一整個癌症中心的資源。路克只治療過三個有髓質癌的病人，而史隆醫院的羅森卻已研究過七百個乳癌病人，其中有百分之五是患了髓質癌的。我也知道一位醫師要成為某一方面頂尖人物誠屬不易，也沒有一個人能吸收所有的知識。我從前在報社做事的時候，就深深感到要和他人齊頭並進必得先掌握多少資訊。在一個癌症研究中心，各科之間經常開會討論，且多有訪問專家，情形一定差不多，每個人都汲汲於充實自己，以免



落伍。如果我不能為我的病找個「承包商」，何不找個地方那兒可以集中我所有的記錄和治療和照顧我的醫師？在史隆醫院，就可做到這一點。我和派翠克醫師商量好手術的日期，定在四月的第二個星期，也就是我的乳癌診斷出來的三星期後。我也請派翠克醫師明確地告訴我，如果癌細胞已轉移到淋巴結的話，存活率有多大？她說，癌細胞轉移到淋巴結是很常見的現象，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十弱的癌症病人都會遇到這種情況。貝蒂·福特 (Betty Ford) 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一九七四年就被診斷得了癌症，而且在兩個淋巴結中都已發現了癌細胞，但是她今天依舊健在。

看了我的切片玻片後，她也有好消息告訴我：他們史隆醫院的既定政策是，任何玻片一定要由兩位醫師用顯微鏡看過。他們兩位一致認為，我的確是患了髓質癌。

9

玫◆瑰◆與◆淚◆光





三月底四月初是我們猶太人的逾越節 (Passover)，但是這次的節慶我並沒有跟家人一齊過。母親在知道我得了癌症那一刻，就決定把佛羅里達的房子處理掉，並開車北上。我也不想跟住在凱茲濟爾斯的親友相聚。雪莉阿姨現在總管那兒的一切，我還沒有跟她說明清楚；她要知道了，包管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的打擊。如果我回家，我的病一定會在親朋好友間流傳，大家逕相走告，最後一定瞞不過雪莉阿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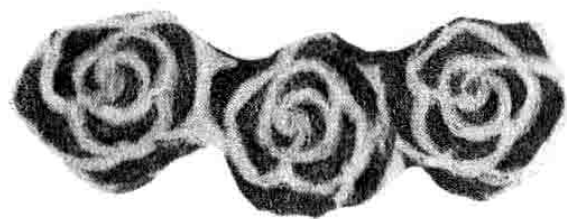
事實上，有一些人還不知道我得癌症的事，伯納德就是一個。他花了三年的時間，把他的秘密都告訴我，有些甚至連他的心理醫師都不知道呢。他相信我會把他故事裡最真實的一面報導出來。我的朋友，維克和羅蓓塔也不曉得；他們有個好友在幾個月前就是因為乳癌逝世的。還有我在巴黎的朋友，約翰，他太太也

是死於乳癌。

於是，我最後只好和尼克和他的家人共渡假日。結果還不錯。

復活節和踰越節剛好在同一個週末，於是我就到尼克那兒去。我非常喜歡他的家人，特別是他的母親。我們第一次見面，她就緊緊地擁抱我。她的體積龐大又柔軟，就像一塊很大的墊子。她那濃濃的義大利鄉音，有時讓我無法了解，有時也提到從前的鄉村舊事，我頓時覺得又回到奶奶的身邊。她吃飽時，總是心滿意足地說：「瑪倫 (maron)！」我最後忍不住問尼克說：「她說的『瑪倫』是什麼意思啊？」於是他用標準義大利語說：「就是聖母瑪利亞 (Madonna)。你真是個白癡。」

自從她的丈夫過世後，她就和孩子一起過日子，這個月住大兒子家，下個月就到二兒子那兒……。她到尼克的公寓住時，尼克





就會把臥室讓出來給媽媽，到另一間小房間去，在地板上鋪上日式厚墊被，就成了床。他的母親每次來小住，總會帶一尊聖母的雕像和七大箱行李，其中有一箱裝滿了藥。她早晨要禱告三小時，晚上兩小時；她為去世的親友祈禱，也為活在人世者求福，甚至也為總統禱告，不是因為她喜歡總統，而是覺得自己該這麼做。她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也開始為我禱告。她的生活除了禱告之外，便是織襪子，說家裡哪個人做錯了什麼事，要不然就是述說生病的故事。

「尼克有的，我的媳婦兒也該有。」她躺在尼克的床上織襪子，說道：「我有個表妹一開始一邊乳房有乳癌，割掉後，另一邊也發現有乳癌。只好再割掉。哎。」

「真的嗎？您也為她祈禱嗎？」



她點點頭。

「後來呢？」

她用頭和肩膀動了一下，表示世事無常，也承認禱告不一定是萬靈丹。並嘆了聲：「哎……」

我們一起渡過愉快的假日時光。尼克的親戚也會來，廚房中可見那種老式的鐵鍋，記得小時候在住宿公寓裡看過。到處都是吵吵鬧鬧的。尼克的兒子做特製義式燉菜 (risotto)，內有米、洋蔥、雞肉等。他的母親煮的茄子足夠讓整個紐澤西州的居民吃飽。他的姊姊則在嚐準備淋在羊肉上的肉汁味道如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則帶個蛋糕來。這是我老家的習俗，如果你參加別人的家族聚會沒帶一份精緻、綁著蝴蝶結的禮物，猶如沒有帶腦袋瓜子出門。我也試著在廚房



幫忙，旋即被請了出來。

「喬依絲，你還是別過來吧。會受傷的喔。」尼克的猶太大伯大聲地叫。

最後大家坐在餐桌上時，手拉著手，由尼克的姊姊代表說祈禱文。通常都是祝家人健康快樂，並謝謝大家的參加。

ㄟ

過了復活節之後，離我的淋巴切除手術也只剩一個星期了，我又回到我的醫療問題上。我做了骨骼以及肝臟掃描，看有無癌細胞。結果都是陰性反應——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應該常常提醒自己這件事。我到一家律師事務所去立遺囑，先把身後的一切安



排好，以免到時須由政府來決定誰能得到我的錢。史隆醫院也寄來一份聲明，上面寫著如果我成為腦死的狀態，將不靠人工呼吸器來維持生命。我也同意簽名了。我那本有關法國間諜的書只剩一、二章就完成了，於是我將大綱擬出交給赫柏，萬一我在有生之年真無法完成，就請他代筆，並把這本書的所有權讓給他。我也勤上健身房，為的是加強我的心肺功能，以使手術進行順利。

我又想到，在住院期間如何避免沮喪的攻擊。我在醫院看到的病人，除了產婦，其他的絕大多數看起來都像鬱鬱寡歡的瘋子。我分析了一下，終於找出禍首了，就是浴袍。只有瑞克司·哈里遜 (Rex Harrison) 穿上浴袍還能魅力十足。醫院裡病人穿的衣服也好不到哪兒，只有那寬鬆繫著褲帶的褲子還可以。我決定要穿自己的休閒服，於是把一大堆寬大舒適的夏威夷衫搬出來，加上大



花緊身褲，以及粉紅色的拖鞋。也把隨身聽準備好，還有那些百老匯名曲，令人懷念的搖滾樂，這樣一來我就可以信心滿滿的進醫院了。

我在開刀前，和心理醫師再談一回，我告訴她，即使我的淋巴結有癌細胞，我還是會奮戰到底。嗯，若是發生什麼差錯，我還是有「不虛此生」的感覺：週遭有愛我的朋友、兩個祖母、在巴黎墜入愛河、早上十點和一個間諜啜飲香檳、也有不少篇得意之作、和赫柏之間的友誼更是彌足珍貴；我一直想和某人踏入結婚禮堂，然後在法國過個幾年——啊，再說下去就顯得太貪心不足了。

我的心理醫師說了：「你這一輩子還沒完呢，美好的未來還等著你呢。需要我的時候，隨時打電話給我，我就會到醫院來。說



來，我們也是老朋友了。」

接下來的重大決定就是，由誰陪我上醫院呢？母親萬萬不可，雖然她現在已在凱茲濟爾斯準備就緒了，我還是不想要她陪。有部份的原因是迷信：從前父親在醫院開刀時，一家大小總是長伴左右。我可不願死神或是他的使者看到一群姓韋德勒的圍在病床旁，而暗自高興，下一個就在這裡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可能會臨時害怕起來，若是母親在場，我還得假裝不怕，這樣她才不會覺得更糟。

我也不想請尼克作伴。愈接近手術的日期，關於淋巴結是否有癌細胞的謎底就快揭曉了，我卻愈無法面對這個結果。尼克也很清楚地告訴我，不管我是不是得了癌症，我都不是他夢寐以求的女人。深夜，在我們燕好之後，他還繼續看錄影帶，直到睡著為



止。他的表情僵硬而憤怒，像是一個小孩因為老是得不到想要的東西而生氣。這種神情對我來說，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因為在心理上我們猶如學生子——老是棄絕愛我們的人，得不到的就拚命把人家理想化。這種生活方式實在是瘋狂，我再也不想這麼做了，因為我的時間已所剩無幾。

「尼克，你為什麼不關掉電視睡覺呢？」

其實我想說的是：「尼克，往下看吧，最好的影片就在這兒，絕對真實的，那就是我。愛我吧，你這個混蛋。現在我們還能在一起真是上天的恩典，不久以後，我就不在了。」

我心中有個小小的聲音告訴我，別傻了。尼克以前若不曉得珍惜我，他現在為什麼就一定要疼愛我？文學裡也沒有這樣的作品：癌症會使你與某人相戀。



然而，卻覺得自己老是無法突破那道牆。有一天晚上，尼克居然冷冰冰的，對我不理不睬，自顧自地看電視。那時已是凌晨一點半，我只好起身，回家。我想，如果我命定孤獨，最好還是一個人過日子，免得到時別人不理你，又得嚐到被冷落的痛苦。

記得從前讀過一本小說《黃梔子》(The Yellow Gardenia)，是我最喜愛的作品，就是以報社的故事為主。其中有個吉普賽人告訴主人翁說：「真可憐，你居然沒有媽媽。儘管你富可敵國，沒有媽媽，你的心還是猶如一個乞丐。」我對尼克的感覺就是如此：我的心貧窮得如一個行乞之人。

就在我們關係陷入僵局時，我還是不想離他而去。我試著要和他共渡一生，他卻每每讓我覺得毫無希望、了無生趣。相形之下，癌症還比較好解決，即使是面對死亡的恐懼，感覺還不致於那麼



糟。有一晚，我和赫柏討論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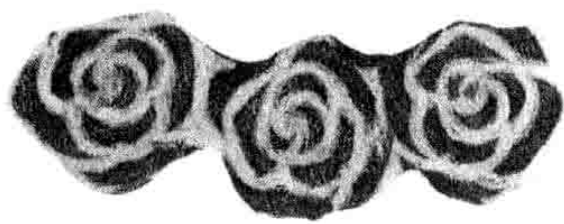
「你注意到了嗎？我覺得面對死亡的威脅好像比和尼克分手來得容易些？」

「我從來沒想過這件事。不過你一提，我也有同感。你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常常，我們的關係觸礁時，我就想，一定是我的錯。但是我患了癌症卻不覺得該自責。或許我可以製作一件T恤，上面印著：

『約會大不易，癌症沒什麼。』我想可以用這種衣服幫醫院宣傳。」

我和赫柏只是愛說笑而已，不會真去訂作的。事實是，確實有許多人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這樣的T恤對他們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



尼克若是忽略我的存在，我也不再跟他意氣用事。我在史隆醫院看到一些有關壓力調適治療的海報，顯然他們很重視病人的心理。我不想自討沒趣地要尼克陪我上醫院，萬一他拒絕的話，怎麼辦？於是我請海蒂和赫柏在手術那天早上陪我去，尼克則請他晚上下班後再過來。母親會在第二天來看我。但是，在手術的前一個禮拜，我又改變心意了：尼克是我生命中相當重要的人，我希望他在一旁。我想如果像海蒂那樣有兩個孩子的媽媽都能安排時間出來，尼克，這個五十二歲的單身漢更不成問題了。我要求他陪我，果然，他一口回絕，「幹什麼？想測驗我是嗎？」我儘量忍住心中的悲傷，記住史隆醫院海報上的字：「壓力就是殺手。」



尼克的母親倒是堅強多了。疾病對她而言，好比一場遊戲。一談起「絕症」，她反而是生龍活虎，有如「最有價值的球員」(MVP)。她幫我織了雙襪子並問我手術是什麼時候，她準備為我做個「特別祈禱」。在手術的前一天晚上，尼克還是挪出時間來陪我，我們上床雲雨了一番。我想，這樣我就了無遺憾：萬一手術出了問題，我生命中最後的幾個時刻是如歌般美好，而非痛苦的呻吟。

第二天早上八點，尼克還沒起身，海蒂和赫柏就來接我了。我們一齊在候診室等候，史隆醫院工作人員的體貼給我很深的印象。有位護士走到我的跟前，問我對手術有無任何問題。另一位護士和護佐推著病床來了，準備帶我到手術準備室。我對他們說，我現在還好好的，躺在病床上被推著走，實在是很怪異，然後他



們說了一些悄悄話，願意讓我破例，並用無線對講機說了聲：「病人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一行人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一位護士走在前頭，接著是我，海蒂和赫柏，然後是護佐和一張空的病床。這種排場可是大手筆，天曉得這一趟手術要花多少錢。

自從越戰以來，海蒂和赫柏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遊行活動，這一次宛如示威遊行一般，他們瘋狂地為我加油：「上吧，喬依絲！」到了手術室旁邊的準備室，我不得不和他們道別。室內的燈光極暗，擺著八、九張病床，除了我還有三個病人。

我心不甘情不願地爬上病床，覺得恐怖、孤獨，我想其他三個在數呎之遙的病人也是如此吧。心想，此時此刻，若我們能手拉著手，該有多好。不過，這麼做可能還是沒用，最後被推進手術



室時，又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我試著找一種方法來克服我的恐懼，我想，我是大人了，不可以嚎啕大哭；雖然我不是虔誠的教徒，口中還是唸著我們猶太人面對死亡的禱詞。如果這個世上真有上帝，祂卻是吸著大麻煙的嬉皮，這麼禱告，無疑是另一個錯誤的決定。

有位護佐走來，幫我推進手術室。裡面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女性，而且對我親切地微笑，好像在暗示我，她們一定會小心處理的，不過我最怕的全身麻醉終於來了。我愈怕，就愈想開玩笑。

我對一位麻醉小姐說：「有部電影叫《昏迷》，你看過嗎？我最大的恐懼就是一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下週市場裡的主要蔬菜。」我並要求她給我一些統計數據，好讓我安心。她滔滔不絕地說，顯然我不是第一個問這個問題的人。她告訴我，在二十年前，因



麻醉而死的比例大概是二萬分之一，今天則是二百萬分之一。她還建議我用一種鎮定劑叫做弗色得 (Versed) 和強效的佛林姆 (Valium) 相近。之後我就不省人事了。

8

醒來後，我人已在恢復室了，意識若有似無；接著我就出現在病房了，海蒂和赫柏都在身邊。後來，尼克也趕到了，帶著一大把玫瑰，眼神中有幾許淚光，就像凝視他兒子或是看狄斯耐影片時的表情。

我想動，但是左臂腋下灼熱、持續的疼痛，手上也有針管，所以動作受到限制：我的右邊有一支點滴架，上面吊著一包葡萄



糖鹽水，透明的液體沿著靜脈導管打進了我右手背的靜脈。我的左側約是胳膊窩下面十公分處，一條相當長的塑膠管，接在一個塑膠的引流袋上。大概是因為嗎啡的作用，使我頭昏眼花，甚至連尼克低頭親吻我時，我都不能抬起頭來。但是那麻醉科醫師的樣子我依舊記得清清楚楚。

我想：「一定是那位可愛的小姐，她給了我一隻可愛的米老鼠。」

後來，派翠克醫師才對我說，護士給我的鎮定劑弗色得 (Versed) 會使人有健忘的現象。葡萄糖鹽水是手術完固定會給病人的。手術時由於水份的流失及肌肉的鬆弛，手術後將可能有脫水和體溫過低的危險。葡萄糖鹽水注入血液中將有助於肌肉及組織的工作，使得身體暖和起來。



淋巴切除的結果要好幾天才會出來。直到結果出來之前，派翠克醫師本身並不知道到底取出多少淋巴結。淋巴可對抗發炎，在腋窩下脂肪組織的淋巴結就會變得像一串串葡萄一樣，每一串的數目不同。假如病人的腫瘤侵略性強，或是癌細胞跑到血液中，那麼派翠克醫師就必須拿掉相當多的組織以及絕大多數的淋巴結。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並不需要如此。當淋巴結切除之後，淋巴液將會聚集在拿掉淋巴的部位，直到形成新的淋巴管為止。為了要吸取我左胸多餘的淋巴液，他們使用一個精巧的引流管將液體引流到一透明的塑膠罐。我可否出院就端看這些罐中的液體多寡。在一天之中，若這些液體少於五十毫升，他們才會將管子移除並讓我出院。他們吩咐我要小心，不要折到管子，也不要壓到袋子。護士告訴我說，大胸脯的女人比較容易流出更多的液體。



史隆醫院的乳癌病房都在第十八樓，我發現那兒大家的士氣出奇地高。第二天，我幾乎不覺得痛了。雖然無法把手臂舉到頭部上方，也摸不到自己的背部中間，在醫院的復健課程下，我的肢體活動很快就恢復了。我有個室友，她是生化研究員，今年五十多歲，剛做完乳房全切除，看來一點困擾也沒有，她說，乳房重建做不做都無所謂，反正她的生活已沒有男人了，要是真有個談得來的伴，這個人一定是個好男人，因為愛她才和她在一起，要是不，就讓他下地獄好了。

母親天天都來看我，跟我說哪家猶太餐廳是多麼美味，她的話匣子一開就是兩個小時，自顧自地說，幾乎沒仔細聽我說的話。我覺得生活似乎慢慢恢復正常了。尼克也是每晚都到，他在休閒室裡找到一張撞球檯時，很是興奮，不過卻沒有比賽的對手，因



此有點失望。史蒂芬也從巴黎寄了些巧克力來，好多朋友送雜誌和鮮花給我。每隔幾小時，就有位義工來到床前。有一位是猶太教長老，不過她很年輕，我想就是因為她，才使整個乳癌病房充滿生趣；一位是巡迴服務的圖書館員；還有一位女士問我想不想學編籃子。我想，我在醫院沒錯，這就是證據了。在平常的狀況下，有哪個都市人生了病，最想做的事竟是編籃子呢？

對我幫助最大的一位義工，以前也是這兒的乳癌病人，和我差不多年紀，也是做乳房腫瘤切除的。我們能相識，真是前世修來的緣份。她美麗動人，穿著件V字領的洋裝，問我是否了解下一步的治療，也就是放射線治療。一談起癌症治療，我大概有如一個班級裡最聰明的孩子。

我告訴她：「一次做十五分鐘，一星期進行五次，持續六個星



期。有些人會覺得疲倦，乳房會有些紅腫，好像被日光灼傷一般。他們會用墨水在你身上標明接受放射線的位置。」

「錯了，」她說：「在大多數的醫院，他們用墨水做記號，在這家醫院你必須要刺青。」

我盯著她。刺青？什麼樣的刺青呢？我是不是就此成為一個乳房的美人魚，胸口刺著「惡性腫瘤」這幾個字？

她答道：「這些刺青很小。大概會在你身上刺上四、五個標記。治療完成後，這些刺青就可去除了。就我所知，只有一個朋友不太能接受這種刺青。」

接著說：「你看得到我的嗎？」

我注意看她的胸口。就像我一樣，她也有一些雀斑，然後我在乳溝上方五公分左右的地方看到一個刺青的痕跡，大約是一個墨



水點大小。如果沒有人跟我解釋清楚，我聽到「刺青」這兩個字就嚇壞了。

你還可加入一個自助團體，裡面都是同病相憐的人，可互相鼓舞。我則避之惟恐不及，不希望加入一個組織，大家共同的背景居然都是病痛。因此，有社工人員一接近我，我就跟她說：「不，謝謝。」或是「真的不用，謝謝。」我告訴她，我覺得自己相當樂觀，我身上的癌細胞對我的威脅不大，預後的情況也比一般要好。雖然淋巴結解剖的報告尚未出來，我覺得結果應該很樂觀。如果在淋巴結中發現癌細胞的話，我也會儘量抱著樂觀的態度。

「你知道嗎？」她說：「你已經說了三次『樂觀』了，我想這種態度對你一定相當重要。」

果然沒錯，壓力還是騙不了人的，再怎麼掩飾，還是洩了底。



我一直試著把恐懼排拒在外，說不定這也是病因。她嘆息，似乎最近聽到不少像這樣的話。

「近來一些大眾通俗讀物滿流行像席格博士那樣的理論，強調態度樂觀的重要，」她說：「我們也希望你能保持這樣的想法。沒錯，在手術後，樂觀一點會比較好。但是若是處於危機之中，比方說醫師診斷出你得了癌症，沮喪悲觀是很自然的反應，焦慮也是必然的。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在一般生活中，人都難免焦慮。拚命否定自己的感覺只會為你帶來更大的壓力，導致不必要的負擔。」

醫院不是有一些海報談到減輕焦慮的方法嗎？

她說：「我們對付疾病的方法就是發動攻擊。如果壓力不是那麼大，輕輕鬆鬆的，治療的效果比較好，和家人的相處也比較融



洽，也更能享受人生。但是我們並不會設法幫你減輕焦慮，因為有時壓力反而會幫你戰勝癌症。如果你認為利用外力來減輕焦慮就可以預防疾病的入侵，那就錯了。一開始或許你會覺得不錯，以為找到了解決之道，同時也為自己設下一個無法達到的目標，到時會使你的焦慮更加嚴重。你或許覺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會比較好，雖然事實未能如此，你希望能以心靈的力量使癌症不再復發。問題是，到後來要是出了差錯，心理總難以平衡而自責。要對付癌症，最好能認同這種觀念，也就是有些事的确是無法控制的。」

到了星期五中午，我的淋巴液還在流，不過已經可以出院了。我穿件毛衣，打了條紅絲巾，掛了個塑膠包，就和媽媽以及赫柏前往附近一家法國餐廳。我因為心不在焉所以無法好好享受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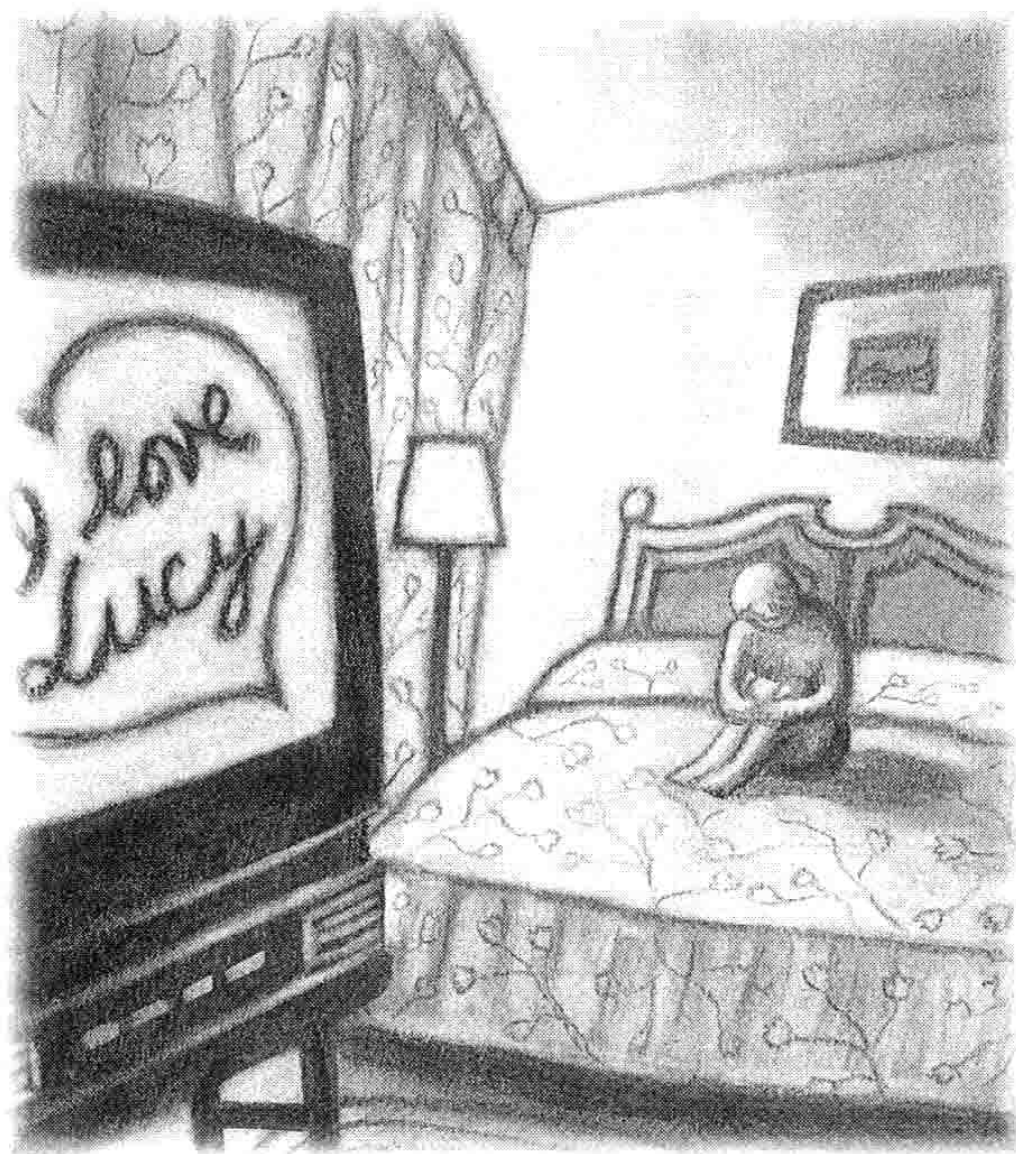
頓美食，同時心情也不是很好，我希望媽媽儘快回到山上去。派翠克醫師請我在三點半時打電話給她，屆時就可以知道淋巴結的檢驗報告。如果是壞消息，那我才不必再忍受媽媽那沮喪的神情。

兩點半，我和赫柏把媽送上計程車。等到三點，我已心焦如焚，再也不能等了，就先撥了個電話給派翠克醫師。然後立刻打了個電話給弟弟，他要去車站接媽媽。接著，我又打給赫柏、尼克、海蒂，以及麥斯。

「他們取出了十二個淋巴結，」我說：「都很乾淨，沒有癌細胞！」

10

天◆堂◆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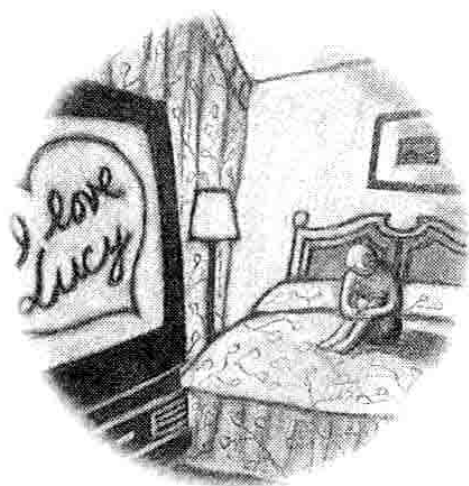


拖著條六呎長的管子，加上一個引流袋，並不是很好看，可是我卻覺得不打緊。我想如果我把這些管子、袋子藏進去體育用品袋，再掛在手臂上，包管沒有人能看出來。但是躺在床上就有點困難了。我把管子紮在一起和袋子一齊別在T恤裡面。這時尼克可真善解人意。

「別不好意思，」他說：「在我面前是不必要的。」

然後他用手臂圍著我，我滿足的像一隻小貓，安然入夢。我的左臂下和身體的左側有點酸痛，因此靠著左側睡會有點不舒服，不過倒沒太大的痛楚。

手術後第八天，液體已減少到可以把引流袋和管子移走了。於是安妮——史隆醫院的護士，就來幫我拔出引流管。她這麼做並不會讓我覺得難受，我的左臂下方因為淋巴結手術的關係有點麻



木，這種情形還要一年才會消失。

幾天後，手中拿著筆記本，我又回到醫院去找腫瘤科的專家諾頓醫師，向他請教。他也是史隆醫院乳癌科的主任。幾位醫師的話讓我有一種感想，到了這「乳癌樂園」，猶如等上帝請你喝一杯——我足足等了一個半小時，才有人過來拿我的病歷資料，不是諾頓醫師，而是一位年輕的住院醫師，有點像那個十來歲的天才小醫師杜基·豪瑟 (Doogie Howser, M.D.)。我想告訴他：「這就是我的乳房。左邊有一個，如果你偷看到我襯衫下面，就可以發現右邊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喂，你真的是醫師嗎？」

然後，又等了好一陣子，才見到諾頓醫師。我覺得自己像是綠野仙蹤裡的小女孩桃樂絲，躲在窗簾後邊看歐茲國的巫師。這位在紐約最紅的乳癌醫師有點禿頭，四十來歲，穿著件縐巴巴的醫



師服，並戴著眼鏡。他相當隨和、親切。雖然他不開玩笑，卻有著喜劇作家氣質——有點酷，而且毫無表情。他為我帶來了天大的好消息：他認為我不必做化學治療。

「我們從你身上取下了十二個淋巴結，都很乾淨，」他說：「一九八八年時，國立癌症研究所發表一份報告，建議那些淋巴結呈陰性反應的婦女進行化學治療。那時，我們以一公分的腫瘤做為標準，一公分以上的一律施行化學治療。但是乳癌的種類有許多：有髓質性、乳突狀的、膠質狀的，還有什麼呢？我知道它的樣子，一時卻想不起來……啊，對了，還有管腺型的。一般預後情況比較好的乳癌，接受化學治療的標準已訂為三公分，你的腫瘤是二點八公分，所以不必接受化學治療了。」

諾頓醫師還說，他也會請檢驗人員再次確認我的切片玻片是否



為髓質癌。如果是的話，我更可以理所當然地抱著樂觀的心態。羅森醫師，史隆醫院乳癌病理方面的專家曾經做過一項研究，以髓質癌的病人為對象，結果顯示，如果腫瘤大小在三公分以下的，百分之九十的病人都沒有復發的現象。

「髓質癌是一種很奇怪的腫瘤，」諾頓醫師說：「最特別的是它那可怕的形狀。它的DNA很怪異，DNA含量不正常。這是相當不好的，因為這表示DNA中有錯誤，使得這些細胞成為癌細胞，並且在分裂中有較高的S週期，也就是說生長速度極快，使得腫瘤具有侵略性。它們要是沒有淋巴球浸潤的現象，就成為非常惡性的腫瘤，轉移到淋巴結的話，就更糟了……」

我很好奇，想要多知道一點，但是他所說的對我來說已經太專業了。



「淋巴球浸潤？」

「這是指淋巴球跑到腫瘤當中。淋巴球是血液中一種特殊的白血球。」

「換句話說，」我說：「髓質癌是不是比其他乳癌含有更多的白血球呢？」

「對了，」醫師說：「髓質癌之所以得名，就是因為它長得像腦脊髓的灰質部分。之所以是灰色的，恐怕就是因為含有這些白血球的緣故。」

我還記得我的腫瘤是何種模樣，路克醫師取出後，像是豁然開朗地輕聲嘆道：「啊，我終於發現這蛋形腫瘤為何是灰色的原因了。」我突然想起一個在心中藏了許久的疑問——諾頓醫師或許可以告訴我，這個腫瘤在我體內生成的時間。他說，很難斷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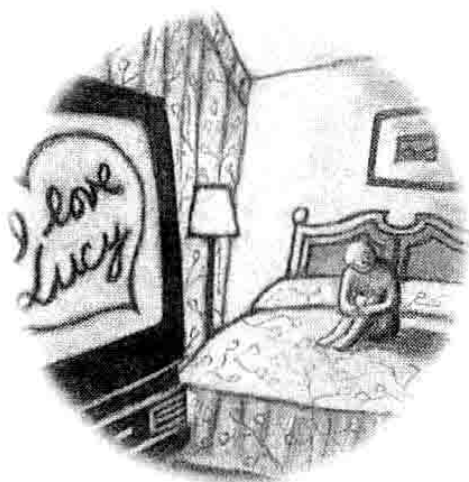


因為髓質癌長得很快，但是根據他的估計，差不多也有三年了。至於是否有另一個腫瘤，他說，路克醫師不是說過，髓質癌因為容易鈣化的關係，不容易檢查出來，像我因為原本就乳房囊腫，問題就更複雜了。

「像你這種情況，最好儘量減少乳房內的囊腫，」他說：「方法就是不可攝取任何咖啡因，不管是咖啡、茶或是巧克力等都要完全禁止。把放棄咖啡因當作是一種宗教，力行不懈吧。」

我一天喝的咖啡通常不超過一杯半，對我來說，這是「必服之藥」，我的腦子得要有一點咖啡才能開始運轉。實在無法想像沒有咖啡的日子。諾頓醫師真的相信我一天只喝一杯半嗎？還有一天喝二、三瓶健怡可樂的話也會影響嗎？

「我檢查過太多的乳房了，」諾頓醫師說：「我在這方面已有



三十多年的經驗。我可以告訴你：你有一對咖啡因乳房。一天一杯的確也會影響。完全放棄咖啡因吧，你會覺得自己的乳房變得平滑多了。試試看，你就可發現真的不同。」

諾頓醫師認為乳癌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從國立癌症研究所的統計數字就可以看出來。他個人的想法是，低脂食物有助於防治乳癌，也建議我儘量攝食這一類的食物。他會每六個月幫我檢查一次，並做兩次抽血檢驗，一種是CEA，另一種則是CA 15.3，就可知道體內是否有癌細胞。

驗血就可以看出是不是有癌症，這對我來說真是「新知」：如果以前就有這種作法，為什麼像古德曼醫院這種專事乳房檢查的醫療院所不把這種方式和X光乳房攝影結合起來？

諾頓醫師解釋道，CEA腫瘤標記已使用多年，而CA 15.3卻還



是一種新的試劑，尚未廣泛使用。這些檢驗並未用來做乳癌篩檢，因為即使利用這種試劑，對於原發性的乳癌並不見得比轉移後的乳癌容易偵測。腫瘤可能需要大到某種程度才可被偵測出來，而一般原發性乳癌並不很大。我覺得我那二點八公分的腫瘤已經很大了，如果X光乳房攝影不能查出來的話，是不是可以用抽血檢驗CA15.3呢？諾頓醫師告訴我，這是不太可能的事。轉移後的乳癌總共的容積通常是原發性乳癌的十倍以上，而且我的腫瘤只是一般大小而已。此外，這種抽血檢驗準確率只有六〇%至八〇%而已。

8



諾頓醫師指示的荷爾蒙測試果然證實我得的是髓質癌，所以我
不必進行化學治療。

我還沒有完全復原，每天都要小睡一下。一星期也得上醫院
兩、三次，引流我腋下的淋巴液。淋巴液要積起來，我就有一種
腫脹的感覺，非常不舒服，好像皮膚下多了一顆排球。引流管拔
除後，我又不必接受化學治療，讓我高興的想大肆慶祝一番。在
這段時間，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有一回，在乳癌診斷出來後幾
天，我和尼克在第五街上看到一部粉紅色的敞篷車，我戳了一下
尼克胸前的肋骨說：「哇塞，這部車真棒！我最愛敞篷車了。這
一切的事結束後，你知道我想做什麼嗎？我想租一部敞篷車，把
車頂放下來，然後開到像蒙脫克這樣的人間天堂。」

現在不是願望實現的時刻嗎？然而有件事卻讓我們頗為困



擾：尼克的財務問題愈來愈嚴重，我是很願意和他一齊到牙買加渡週末，帳單全由我來負責，他卻很難接受這種事。雖然他說了，我是該好好慶祝一番的，不過讓我負擔一切費用，他覺得過意不去。

我這一輩子沒有像此時此刻想翩翩起舞，而且我只想要尼克當我的舞伴。話又說回來，若是到加勒比海去渡個假，令他覺得痛苦的話，那不去也無妨。於是我們決定小規模一點的慶祝，也就是在摩洪克 (Mohonk) 的山莊渡假。這家飯店的建築是維多利亞式的，有好幾幢。我告訴尼克，我希望負責一切費用，尼克還是堅持從他的投資利息挖出來支付。

我買了瓶香檳，並租了輛車子。尼克的駕照在十五年前就過期了，一直未去更新，所以開車的重責大任便落在我肩上。星期六



一早我到他住的地方去載他。那時，他正在玩填字遊戲，上了車以後，還是繼續玩他的。

到了飯店，看到我們面山的房間，以及兩張大床，尼克就像小孩子一樣興奮。我們把床併在一起，打開香檳，一直到次日才到樹林裡去。但是性方面的熱火卻已熄滅，我們彼此都感受到了。我有種感覺，尼克有點迷失自我。我們在林間漫步，並在環湖的阿醉翁達克山脈 (Adirondack) 眺望臺休息。

這時，我潛意識中的佛洛依德又悄悄出現了。看到他，我並不驚訝。他趴著在板凳上刻了幾個字：「依賴者愛上了自戀狂」。

我問他：「你是不是想告訴我，和他分手算了？」

「什麼？」佛洛依德說：「錯過你倆在床上的好戲？我可不願意。你何苦『拚命』追求得不到的呢。」



「像你這麼細心觀察，大概什麼事都注意到了。尼克可不是像一條鮭魚一樣躺在床上『下蛋』。」

「噢，以他的年紀來看，這樣算是『生龍活虎』了，」佛洛依德說，又問：「我們為什麼這麼說他呢？」

我不管答案是三七二十一，總之這位心理分析大師把我惹火了。

「你不是說每個房間都有六個人嗎？為什麼你不去找別人，每回我和這男人在一起，你就來煩我，這樣不是太過份了嗎？」

「親愛的，照你的例子來看，在你們房裡，可不是六個，而是八個人，你忘了把跟你催稿的編輯和經紀人算在內。我實在是懷疑，你那位花花公子有地方可以脫褲子。」

尼克和我回去後，星期一早上醒來，就馬上把床邊的電視打



開，連跟我道聲早都沒有。他把一堆衣服搬出來，光是選領帶就超過三分鐘。我想，選好了之後，該有一點時間來陪陪我吧。接著他把電視機移到浴室前面，就消失在浴簾後面，不過簾子倒沒全部拉起，這樣他才看得到《我愛露西》這個節目。

他一走出浴室，我們就吵了一架，因為時間有限，這可是星期一早上，只好草草結束，心中的傷口又滴血了，也沒有時間好好包紮。尼克去上班，我則回到史隆醫院去找那位叫安妮的金髮護士幫我做皮下刺針。她美麗動人而且充滿活力，我剛到這家醫院時看到她，直以為她是「癌症天使」。赤身裸體對我來說，沒什麼，我喜歡看海灘上或是更衣室裡的裸體，也不在意讓別人看。最近卻不同了——抽吸淋巴液雖不痛，安妮人也很好，老是在陌生人面前袒胸露乳的讓我覺得不舒服，那細細的針一刺到我，我



就覺得像遭到小小的攻擊。

在我費盡心思安排了美好的假期後，尼克居然還是冷冷的，又在抱怨誰不好，以及得不到的東西時，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打擊。在史隆醫院要找到一個有隱私的地方打電話幾乎是不可能。於是我只好等到離開醫院在街上打給尼克。天陰陰的，大雨將至。我知道該等到尼克下班回家再跟他談，但是早上的爭吵簡直把我的心扯碎了，我一定要現在打電話給尼克以彌補傷口。我直接撥到他辦公室去，想解釋一番。

「你或許覺得我的癌症已不成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告訴他：「我的胸部痛，側身也會痛，每個禮拜都得看不同的醫師。你一早就看《我愛露西》，對我視若無睹，這種作法簡直要把我逼瘋了。有時，我真希望有人能好好擁抱我。」



「那你去另找一個男人好了，」尼克說：「對不起，我們不是那樣子的關係。」

我楞住了，這輩子還沒有一個人對我這麼粗魯的。過去的恐懼像浪潮般一波波向我襲來，加上尼克那有意無意的威脅，除此之外，我覺得自己已麻木不仁。真虧他說得出這麼令人作嘔的話。他已沒有資格在我生命中出現。我應該掛他的電話，但這麼一做，我就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了。於是我反擊，一連串的話脫口而出。

「我才不在乎我們之間是什麼關係，」我說：「我也不認為在傷心時請人擁抱一下是一種過份的要求！」

我掛了電話後，馬上就下起大雨來了。我沒帶傘，身上只有一件輕薄的夾克，不到兩分鐘的光景，我已成了落湯雞。我和我的
一切真像一場通俗劇，好笑之至。



我想，「上帝一定是個專門做通俗連續劇的導演。」

然後，我給以前的男友唐納撥了個電話。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和我以前的「情敵」——也就是他的攝影工作室難分難捨，因此一下子就找到他了。

「我可以跳上你的膝蓋嗎？」

「過來吧。」

⌘

唐納是個高大的男人，有著蜂蜜色的長鬚。他雖也在新聞界做事，不過樣樣和尼克相反。他是一個非常害羞、含蓄的人，我們共事一年之後，我才發現，原來他遞給我的故事大綱不是公事，



而是暗示他想約我出去。我終於恍然大悟，並到他住的地方喝杯茶。他的公寓簡直是一大奇觀，讓我看得目瞪口呆——十年來的《哈佛雜誌》靠著牆邊放得滿滿的。他因為太專心拍照，未曾打掃過屋子。他還養了七隻貓，因為老是想找一隻跟原來的那一隻配對，卻未成功。這些貓看來不是很「體面」：有一隻矮胖胖的，像條奇胖無比的茄子，是屬一種短尾的越南貓。牠的祖先當年是和從越南撤回的新聞記者一齊來到紐約時報。

這些貓在唐納的懷裡鑽來鑽去的，等著主人輕輕的撫摸。唐納每回放下一隻，另一隻毛絨絨的連忙跳過來取代前一隻的位置。我看呆了，想數一數到底有幾隻貓，並想著這種約會真是可怕。不過，我倒是注意到唐納的耐心，他輕拍每一隻跳到他身上的貓，放下來時更是小心翼翼的。



現在的我，站在他的攝影工作室前，全身溼透，一副狼狽的樣子。唐納為我煮了壺熱茶，並把那隻叫「矮冬瓜」的白貓讓我抱，八年前我曾和唐納以及矮冬瓜住在一起。雖然矮冬瓜總使我流鼻涕，但我還是很喜歡牠。我把牠放在膝蓋上。我打了太多個噴嚏了，牠只好悻悻然地走開。於是唐納過來抱著我。

「我了解你，知道你想要什麼，這些你是無法從那個男人身上得到的。」

「我自己也很清楚。都是這些治療，把我變成嬰兒一樣。」之後，我花了幾天的時間設法和尼克重修舊好，但是我再也無法這麼做了。我週遭的人卻很有見地。

我的心理醫師說：「假如一個男人對你說出像尼克說的那種話，你應該面對事實，承認這樣的關係已經走到了盡頭了。」



我弟弟馬丁則說：「我會去紐約找他，把他媽的下巴打下來。」
「沒有人該這麼對你說話的。」這是海蒂的意見。

我的朋友麥斯則說：「或許你該把尼克甩了，跟他媽媽相好就好了。」

赫柏也說了：「如果你不跟他分手，我可要和他劃清界線。」
於是我打了個電話給尼克，跟他做個了斷。

「好吧，悉聽尊便。」從他語氣聽來，好像一點都不在乎。這通電話對他來說，似乎是他不想見的一個朋友打來取消午餐約會。

我再度去找安妮，在她面前脫下襯衫和胸罩，好讓她抽吸淋巴液時，我突然覺得十分孤獨無助，眼淚就掉了下來。

她說：「你知道嗎？很多女人在乳癌診斷出來後，都有這種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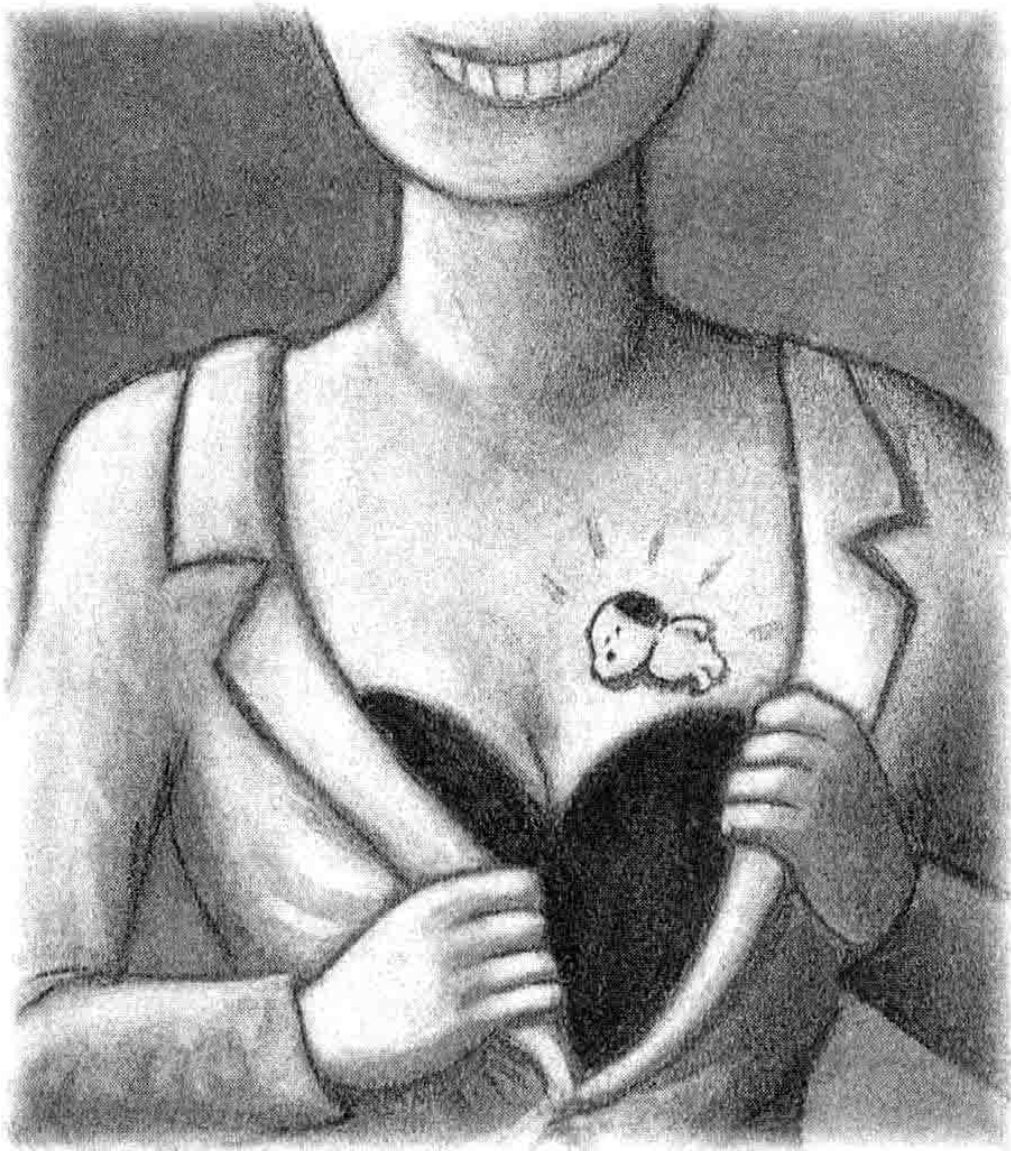
遇。她們重新檢視自己的關係，並評量一番。在疾病的壓力之下，常常使原本的關係更糟，最後只好走向分手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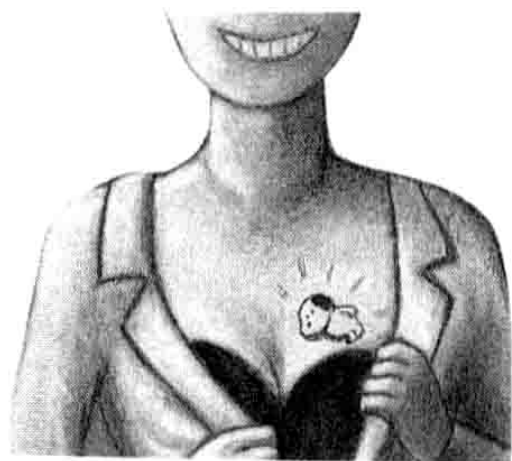
她願意幫我找個社工人員談談。我婉拒了她的好意。我告訴她，我有個心理醫師，而且現在開始每週見她兩次。至於我的沮喪，和她想的是兩回事。

「我擔心的不是我的癌症，」我告訴她：「是我自己，我的男人運為什麼老是這麼差！」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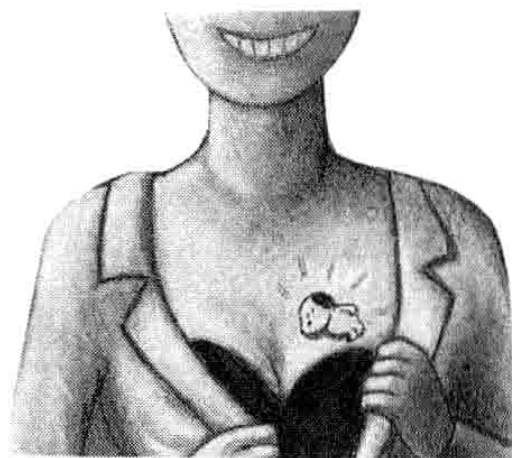
偷◆窺◆者◆之◆旅





放射線治療是從五月開始的，也就是手術後的一個月。我覺得這種治療法真是非常「科幻」：首先，我得參加兩個小時的模擬演練。剛開始在一間微暗的房間，我以左手做枕頭躺在檯上，紅色的雷射光點照在我的乳房上，計算著機器和乳房之間的距離。技術員把塑膠模子放在我的背部和頸部以確定我每次都躺在同樣的位置，他並測量我的乳房和X光射線。他將射線照在我左胸上，成為一個長方形，並且用毛氈筆在四個角落做上記號，然後他在這四個記號上做了像針孔般的深藍刺青。就跟那位義工說的一樣，好像被針輕刺一般。

穿上衣服後，唯一看得到的刺青是在我胸口中央的那一點，正好在乳溝上方。最有趣的，還是那X光射線。在我左胸接受六週的放射線治療之後，仍需進行三次局部治療，以左乳內上四分之



一處為主。為了讓技術員找到這個地方，派翠克醫師在打開了我原來做切片的傷口之後，以不銹鋼夾做上記號。在X光片上我看到一個有趣的橢圓型，週圍夾滿了釘子，這些都將陪伴我一生。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從戰場上光榮歸來的英雄，手榴彈片還留在胸膛裡。

我突然想做兩件事：一是跑到酒吧去，坐在吧台旁的凳子上，點了杯酒，就高談闊論起來：「是啊，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時候——我總是光溜溜的沖澡，我那害羞的男友常常看得臉紅心跳，就在這時，我發現了那天殺的腫塊，足足有西瓜那麼大……」也想走到海邊，買了個史努比磁鐵，通常放在冰箱上吸留言條的，把這磁鐵放在我的乳房上，看會不會吸住了。

幾天後，我又回到史隆醫院去做放射線治療。我並不害怕，但



是一些癌症書籍說最好第一次有人陪同。因為要找人，我又和尼克分手，情緒比較不穩定，於是又找上赫柏。就和手術一樣，一位護士先問我有無任何問題。她告訴我，我的乳房可能會變得有點腫，而且敏感，也許會紅紅的或是脫皮，就像曬傷一樣，因此她給我一些藥膏，要我一天擦三次。接下來幾個月，我得用防曬係數大於三十的產品，並且得穿件T恤；我也得小心，以後到海灘，不讓太陽把胸部曬傷才行；在六個星期的療程中，我也不得使用身體芳香劑，因為大多數都含有鋁，會使我的皮膚過敏；我也不得到含有氯的游泳池內；也不能使用有細鋼絲的胸罩，至少左邊乳房那一部份不能用。護士小姐還給我一本《癌症病人家小事百科》，我實在難以想像哪一個專家居然願意討論這種芝麻小事：用不著去買全新的胸罩，只要把接受治療的那邊乳房胸罩下



的細鋼絲抽出，再縫好，就大功告成了。

我更關切身體內是否會有任何傷害。放射線會不會危害到流經治療部位的血球細胞？會不會殺死正常細胞？

護士小姐說，血球數目將會定期檢查。放射線治療很少會使白血球的數目急遽下降。對於正常細胞沒有影響——因為這些細胞還會再生。

說了這麼多，我還是不甚了解。

於是我說：「如果不是受到傷害，細胞還需要再生嗎？」

她答道：「這些細胞畢竟還是比癌細胞強壯。」

於是我離開赫柏，並到一間小更衣室去換衣服。脫下我的襯衫與胸罩，換上病人穿的衣服。然後就到放射線室。放射線治療的機器有四呎寬，幾乎高達天花板，上面伸出一支又大、又長的手



臂。我爬上檯面，然後有個技術員把塑膠模子放在我的頭部和手臂下。他花了幾分鐘調整我手臂，直到角度正確。接著把我推到機器的正下方，並把門關上。我注意到那扇門可真厚。這技術員和赫柏在外面透過一部電視螢幕可看到裡面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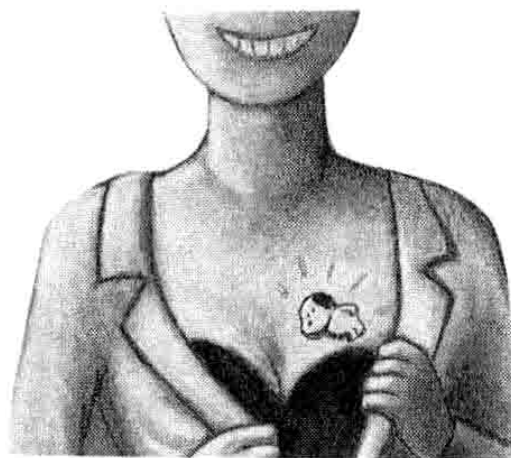
「好奇怪，」赫柏說：「我正看著你。」

「是嗎？」我說：「我看起來怎麼樣？」

「很棒啊，像在看《偷窺者之旅》那種偷看別人裸體的電視頻道。」

我不能動，但是可以調整自己的聲音。我把音量調低二格，然後學夢露那性感的聲音。

「謝謝你，赫柏，」我輕聲說：「你大老遠陪我到醫院來，不是為了要說這些話吧。你不想看到比較特別的？頻道裡的女郎



不肯讓你看的？」

赫柏說：「啊，原來你也看過那種頻道。」

這時技術員把麥克風拿過去。氣氛頓時變得嚴肅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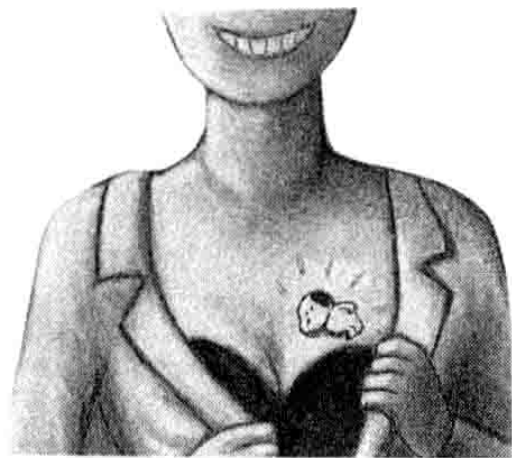
「我們將給你照射兩個劑量的放射線，各需兩分鐘半。你會先聽到轟隆隆的聲音，然後有一道光。我們會把機器轉到另一邊，你就再看到那道光了。清楚嗎？」

我有點生氣。這到底是什麼玩意兒？要把我發射到太空中嗎？想到那扇厚厚的門，技術員那空洞的聲音以及電視螢幕，我開始有點害怕。我不曉得放射線治療的第一步為何，只知道胸前將有一道光線出現，並殺死一些細胞，這是都是我的細胞。想到這些細胞的死亡，我有點難受，即使這些是癌細胞，可也是有生命的東西。我閉起眼睛，用猶太禱詞為它們默唸。



轟隆隆的聲音響起，我專心地注意這一刻的感覺。胸口若有一個發熱點，像是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聲音停止後，放射線機器的手臂轉了四十五度，我又像被燒了一下。過了一分鐘，門開了，赫柏和技術員走進來。我到更衣室在胸口擦上藥膏，並仔細地看著鏡中的乳房——看起來跟原來沒什麼兩樣。我還看了一下時鐘。從進更衣室到出來，總共花了十二分鐘。

這一趟治療下來，幾乎沒有什麼副作用。但是，過了幾天，我的乳房開始變得有點紅紅的，感覺非常的重，而且腫脹，正如月經來潮前，不過皮膚倒是沒有脫皮的現象。做了幾次治療之後的某一天，我和海蒂以及她的家人上街去看市集，差不多是下午兩點，我突然覺得累得很，於是回家睡覺。我想，這種感覺應該是由於悲傷，也就是跟尼克分手引起的，而不是放射線治療的後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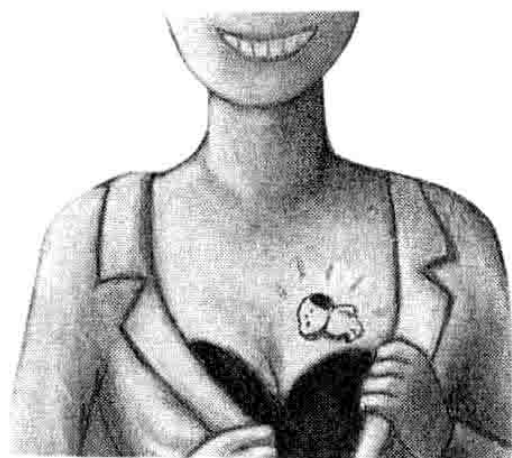


症。

我繼續接受治療，只覺得有一點疲倦，但還好。在放射線治療的兩個星期後，我打電話回時人雜誌，告訴他們，我打算銷假上班了。儘管我如一般女人一樣，重新評量自己得了癌症後的生活，與尼克分手這件事還是做得不漂亮。就在放射線治療中期，我突然覺得那一天的天空特別的藍，我想到尼克以及沙灘，於是又打電話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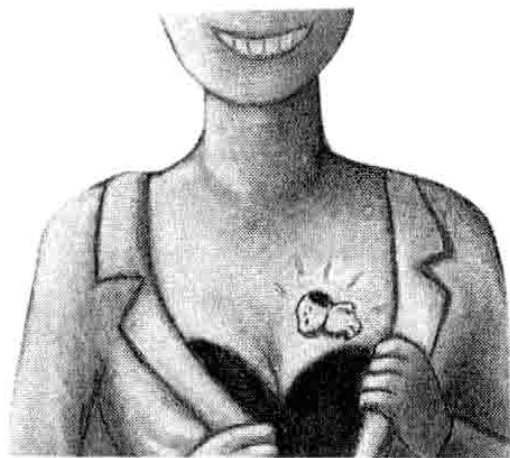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們又到他姊姊在長島的住處。我們一齊揚帆出海，在陽臺上隨著《紅、熱和藍》（“Red, Hot, and Blue”）的音樂起舞。這一整個週末，我都挺黏人的。尼克的姊姊說，我是個精明的記者嗎？為何會一直坐在男人的大腿上。她實在是太惑不解。

到了六月底，我的治療也告了一個段落。我的醫療費用高達三



萬二千三百美元，還好保險幾乎全額給付。有時，我還是難免對一些事耿耿於懷：我的婦產科醫師應該是相當傑出的醫師，為什麼每次檢查一個乳房只用六十秒鐘的時候？我到古德曼醫院檢查時，第一位醫師明明覺得有問題，而請第二位醫師來會診，為何不花個幾分鐘做一下腫塊抽吸呢？為什麼做X光乳房攝影還查不出我的惡性腫瘤。不只是我，其他兩個朋友也有同樣的經驗？

這些事情頗讓我困擾——我想相信我的醫師，相信他們都有答案而且美國的醫學應該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我覺得有點怪怪的，好像報導一則故事，到了一半卻沒有下文？我不是該追根究柢的嗎？我想，至少我要回古德曼醫院，要求院方跟我一起重新再看一次以前X光乳房攝影的記錄，或許請他們再重新評估治療流程。



不過，治療既已結束，我又何必如此窮追猛打的。有個朋友在四年前摘除惡性腫瘤，她告訴我，她再也不願去想到癌症。我想我現在也該抱著這種心態：一切都已成過去。

但是，我還是難以忘記這一切。我很擔心我的腫塊，於是每個月回史隆醫院做檢查，看是否有任何囊腫變大或是會疼痛。儘管那個腫瘤已取出，我的胸部看來還是和原來一樣好看。在治療完之後，我才得知合併乳房減圍和葉狀切除的手術來治療乳癌已在東北部整型外科醫學會正式提出過了。沒做成這個手術，我並不覺得特別失望。



我開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變：天氣慢慢變熱，我去參加宴會時，穿的洋裝都是低胸而惹火的。我似乎和以前的詹森總統頗有相像之處：喜歡展示身上的疤痕。

除此之外，生活已回復正常。赫柏和我常一齊看電視並批評一些編輯。母親真的去為以色列軍隊做義工，她說這是為了還願，感謝上天讓我恢復健康。在她出發前，先到紐約來一趟，和我們共進晚餐。她和赫柏談到軍隊的生活，不過，她要比赫柏更熱中。

尼克不再談他那偉大而不存在的戀人，對我而言，他的行為還是沒有多大的改變。他在七月四日那個週末隻身去佛羅里達參加家人的婚禮，回來時，告訴我，他很後悔沒帶我去，不然應該玩得很愉快。

他說：「我大概是這種男人，遠離愛人時，才會想到那人的好。」



不過，他對我的傾慕也只有三天，後來就沒了。在一個火傘高張，溫度高達三十八度的八月天，他問我說，要是我搬去跟他同住，能忍受他那沒有空調的公寓房子嗎？太陽下山後，我問他，這是不是正式求婚？他說，不盡然，他只是想知道我的答案而已。我的回答就是，給他胸口一拳。不管怎麼說，我還是狠不下心離開他。不過，這樣下去還是沒有希望的，自己一定要好好改變一番。

我也離開了原來的心理醫師。我雖然很喜歡她，不過我覺得自己居然還可以忍受像尼克這種男人這麼久，顯然這種心理諮詢沒有效果，我應該另找一位心理治療師，採用一種較為激烈的方式。我現在做的，也許就是安娜說的「癌症後的生活評估」：我曾覺得自己快死了，發瘋地為生命作戰，而我卻和這麼一個男人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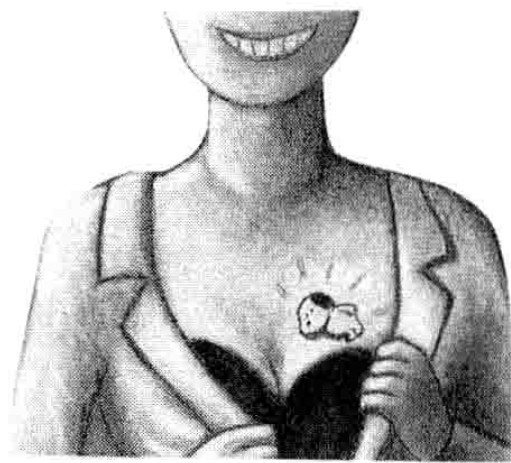


起，讓他傷害我，忽略我，那我到底是為何而戰呢？

兩個月後，我終於離開尼克。

九月，我又回到時人雜誌。十月我成了雜誌社所屬的時代華納集團將裁員的六百零五名員工之一。我現在最擔心的是我的保險。像我這樣得過癌症的人，保險公司可能會拒保，縱使讓我投保，萬一有問題也不會給付，因為這些都是「先前的問題」。然而，在聯邦法律的規定下，員工得享有十八個月的團保，而且如果我想要個別投保，公司也不能拒絕。每個月我得繳納三百美元的保費，是很貴，不過我還能應付。

雖然，我很擔心自由寫作收入不定，加上乳癌又有復發的可能，離職對我來說，一點遺憾都沒有。「離開那水深火熱的地方也好，」我告訴我自己，「沒什麼好在乎的。」於是我又回到格



林威治村，取下珍珠耳環，並寫完我的書。

接著是新年，為了慶祝重生，我到巴黎過節。我的間諜和英雄，伯納德到機場來接我，他大笑著，跟我招手。我通過海關時，他很正式地親吻我的臉頰，就在這一刻，我哭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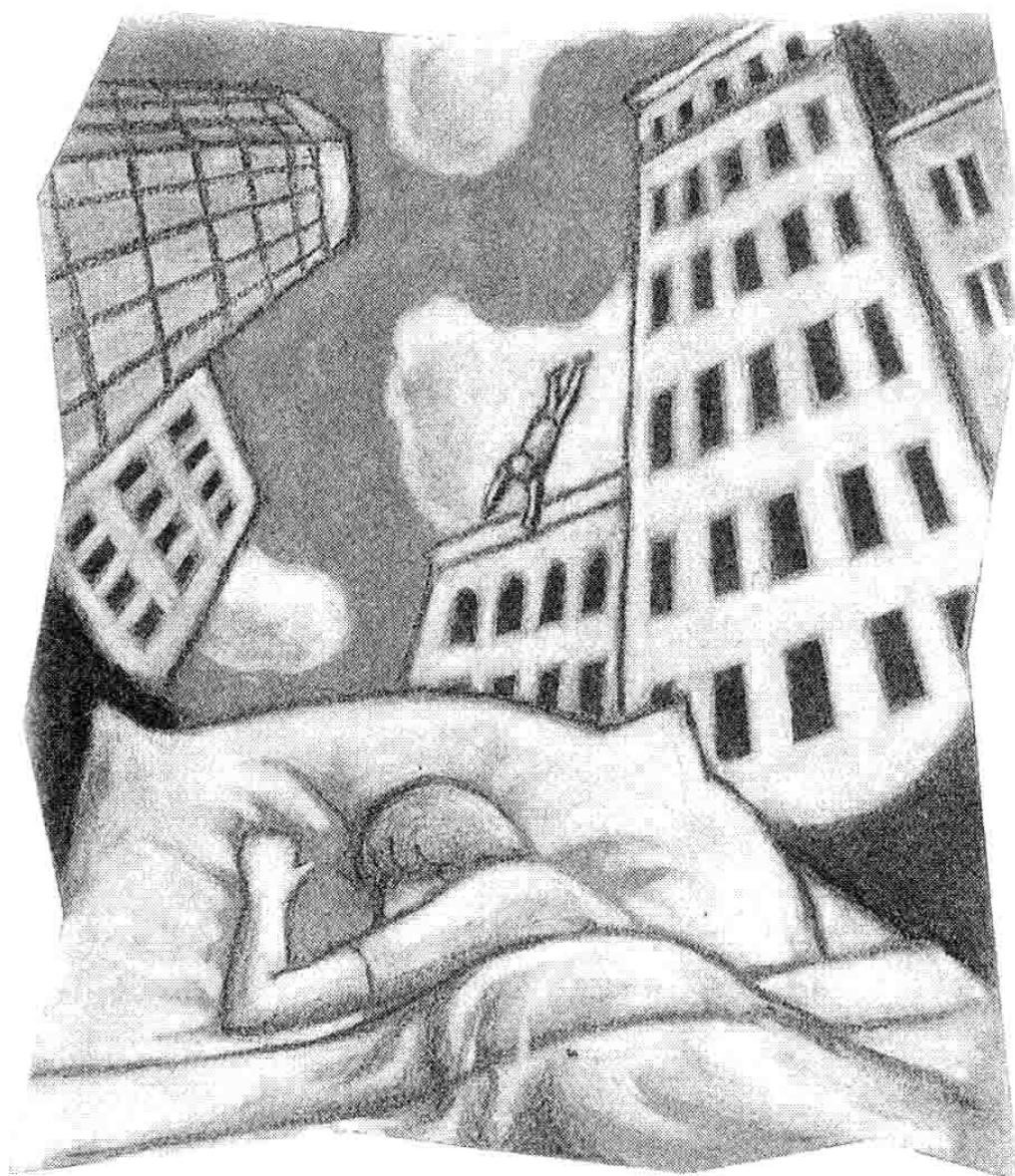
「真想不到，有生之年還能見你一面。」

雖然我偶爾還和尼克碰面，但我倆之間確已結束。過一陣子，他還真說了：「真是瘋狂。不過讓我們把其他的人拋在腦後，一起生活吧。」

但他只是一時興起，過不了多久，他又忘了。他的媽媽還是如往常為我祈禱。尼克說，她現在也為得了愛滋病的魔術強森禱告。

12

治◆療◆大◆逆◆轉





我的癌症故事似乎到此該到了一個段落。差不多就在腫瘤取出一年後，有了驚人的發現：我那「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小癌症」居然有了不同的診斷，而且並非所有在羅斯福醫院做的切片玻片都已送到史隆醫院。

由於乳房又有一個腫塊會痛，我又回去找諾頓醫師。他說，這是纖維囊腫，沒什麼要緊。不過，他倒是想再做進一步的檢驗，並且向我要早先在羅斯福醫院做的切片玻片。按照一般醫院的流程，看完玻片標本，他們會再把玻片還給原來的醫院。我認為這沒什麼，史隆醫院是癌症中心，常會做一些新的檢驗。

於是我回羅斯福醫院去拿玻片。這次穿過長廊時，我會小心閱讀牆上的指示文字，以免誤闖太平間。我把這些玻片送到史隆醫院，過了幾天，諾頓醫師打電話給我說，這兩片玻片是「新的」，



他不曾看過，而史隆醫院的病理科醫師也得到羅斯福醫院的允許，將保留這兩片玻片。諾頓醫師說，從這兩片玻片看來，可能有必要改變治療方式。

「髓質癌和呈現類似髓質表徵的管腺癌之間有一個重要且微妙的差異，」他說：「從最新的資料顯示，你應該在這兩者之間，但是比較接近管腺癌。所以在仔細思考和一連串的討論之後，我們寧可給你多一點治療，也不願冒險。」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知道事態重大。他要我第二天再到醫院裡來，他在這一天不看病，所以有比較多的時間跟我討論。

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週遭的一切突然間都變得陌生起來：我的癌症不是已成過去式，難道又要重新開始了嗎？

我的診斷到今天居然還需要「更正」，真是讓人沮喪：首先，



管腺癌要比髓質癌容易轉移，而且若我體內還有癌細胞，在過去一年的治療中並未全部殺死，又不知增生多少了。我知道我的玻片標本並沒有遺失，我親自到羅斯福醫院取玻片就是為了慎重，我實在是弄不清楚，為何在這一刻還有出現以前從未「現身」的玻片？

第二天早上，赫柏和我一齊到史隆醫院去，和諾頓醫師面對面，我們下定決心搞清楚，為何診斷到了這種地步，還會有所改變？

諾頓醫師開門見山地說，去年我的玻片一到史隆醫院，就由兩位醫師用顯微鏡仔細觀察。他們「一致同意」是髓質癌。諾頓醫師並說，我們可以從一些細微之處來看髓質癌：其中應有許多白血球細胞，而且沒有壞死或者是死亡的現象。另一個特點是，它



有很高的細胞分裂比例，通常是S週期分裂。我的S週期分裂比例是百分之六點五，低於一般髓質癌的平均數，但是他在一年前看我的檢查結果時，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那時，玻片標本呈現雌性激素接受體檢驗陰性反應，這也是髓質癌的特徵，而且在顯微鏡下看起來形態確實像是髓質癌。

我上一次到醫院時，諾頓醫師已注意到我病歷上的S週期分裂比例，他說，他覺得有點問題。他取出史隆醫院所有髓質癌病人的檔案，結果發現，沒有一個人的S週期分裂比例像我這麼低的。沒有一個是這樣的。然後，他看到羅斯福醫院送來的玻片標本，上面的細胞看起來不像是典型的髓質癌，白血球很少，而且是壞死的。乳癌部門有四位病理科醫師看過這些新的玻片。這真是千鈞一髮的一刻，諾頓醫師說，根據這些新的玻片資料，他認為我



的乳癌比較像是浸潤性的管腺癌，而呈現出髓質的形態，並非純粹的髓質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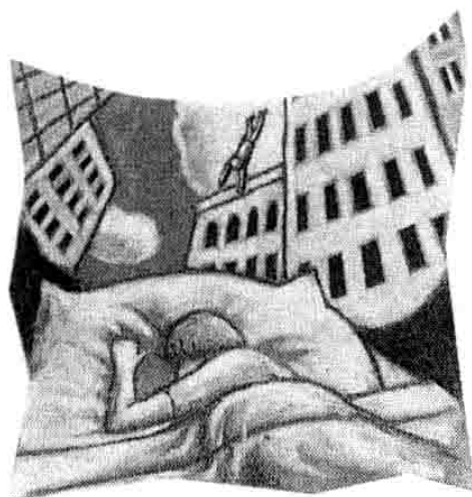
於是我問道，問什麼羅斯福醫院沒把所有的玻片送過來？

諾頓醫師解釋道：「醫院通常不會把所有的玻片送來，只送一些具有診斷意義的片子。萬一送到其他醫療院所的片子遺失，或是不歸還，他們才能做補救的工作，或是面臨醫療糾紛時，他們才有原始資料可查。」

醫師本人覺得這樣做對嗎？

他儘可能展現外交手腕。

「當然，我對這種現象很不滿意，但是我能說什麼呢？」他說：「醫院這樣做並沒有惡意。我覺得羅斯福醫院並沒有過錯。問題出在，你的病理切片並不容易診斷。若是有更多的玻片資料自然



可以幫助診斷工作。他們應該把所有具有特性的玻片都送來……我本人也不了解，他們為何先送那兩張片子？」

我對這種答覆也不滿意。我告訴諾頓醫師說，管腺癌要比髓質癌厲害得多，而我這個「管腺癌」病人，一年來接受的都是「髓質癌」的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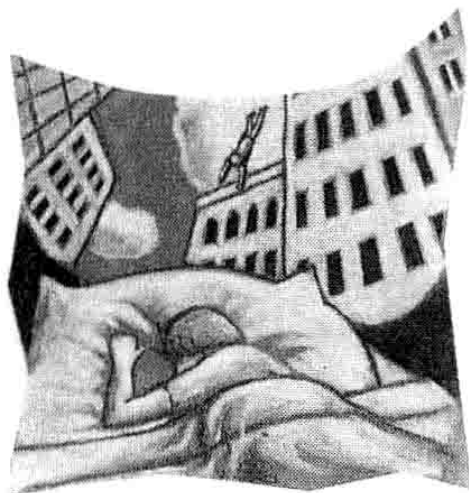
「你的情況還好。淋巴結呈陰性反應。從腫瘤生物徵狀來看，並不算是具有侵略性，因此只在三公分以下。從最壞的方面來看，這還是算治癒率相當高的癌症；從最好的方面來說，你的病百分之百可以痊癒。你的預後情形應該是界於好與極佳之間，你的腫瘤還是可以算是髓質性的，只是也頗具有管腺癌的外貌。我們最好提防一下，未雨綢繆，並進行一些化學治療。」

他建議我採用 CMF 化學治療方式，也就是「分享小組」義工



以前告訴過我的一種低劑量化學治療方式。包含 Cytoxan、Methotrexate 和 5-Fluorouracil，加上兩種抗嘔吐的藥物——Ativan，同時也是一種鎮定劑及 Dexamethasone，一種類固醇。這些藥物經靜脈注射，費時四十五分鐘，每三個星期做一次，總共需做六個月。而且，我每個星期都必須到醫院去刺指尖驗血，看白血球的數目。在化學治療中，白血球數目隨時有下降的可能，我或許會因此而受到感染。

就化學治療而言，我想不必再去請教別的專家了。化學治療最嚴重的後遺症就是不能懷孕，或是提早停經。現年四十四歲的我，又是獨身女子，懷孕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且，我對化學治療不像其他病人一樣，有著莫名的恐懼。有位朋友就是我的最佳榜樣，她曾接受過化學治療，現在還好端端的，每天都可跑個四英哩。



她真是非常有紀律而注意健康的人。有一次我在一家法國餐廳看她點菜，主菜居然是白蘿蔔。也許她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就其他人的描述，大都是半死不活地吐上六個月。我現在是個自由作家，若是六個月不工作，就完全沒有收入了。

諾頓醫師告訴我，不必擔心。嘔吐的症狀可以由藥物來控制，近半年來，有一種「神奇」的藥品叫做 Ziphrain，已經上市了。不但可減輕嘔吐的情況，還可以使你保持高亢的情緒。赫柏和我都覺得這種話難以置信。

赫柏嘆道，「這種藥一定不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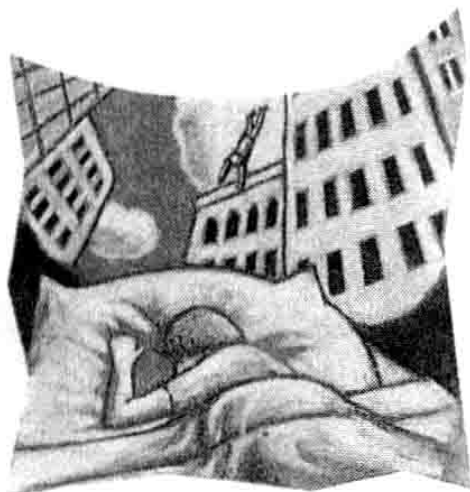
8



我們離開醫院之後，還是滿腹狐疑：是不是史隆醫院的錯，他們為什麼不從羅斯福醫院多調一些玻片來看？還是羅斯福醫院不對？我和赫柏跟所有的朋友談過之後，結論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提出告訴。

我則不以為然：如果人家已經盡全力在為你服務，出了一點差錯，你就要告人家，這樣有點不合情理吧。我們也不是上法院才能和人進行正式的對話。假使我要提出告訴的話，又有什麼可以做為立論根據？我甚至不清楚，我自身是否有損失或傷害。今天若是癌症已轉移到我的肺部，我也把這情形告訴朋友，或許我們該訴諸法律途徑。在和諾頓醫師談過後，我對身體的狀況也不是那麼焦慮。驗血的結果是沒有癌細胞，我實在是沒有證據告醫院。

我印象中的化學治療猶如從頭到腳徹底地漱洗一遍，把癌細胞



從身體系統沖出去，直至完全乾淨為止。就在和諾頓醫師談過後兩、三天的一個深夜，我又感到恐懼的襲擊，於是打電話給赫柏。「我實在怕自己被癌症這個鬼東西擊敗了，也許活不過五十歲了。」

「你真的這麼想嗎？」

我是這樣想。心中閃過癌症學會的數據：就局部性的乳癌而言，五年的存活率約有百分之九十。這是包括各種乳癌的統計數字，而不是單指我那「或許不是全天下最好的但卻是相當不錯的」癌症。

「我想，我還好啦，」我說：「不過，我真是很討厭在最後一刻來這種『治療大逆轉』。」

四天後，我將進行我的化學治療了，目前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做一個鏗而不捨的記者，我一定要找到答案：首先我到羅斯福醫院，並要到所有的玻片，然後要求見該院的病理科主任。他瘦瘦的，頭髮灰白，並帶著東歐口音。雖然他已盡力在幫我的忙，由於面對的是病人而不是扁平、安靜無聲的標本，還是顯得有點不自在。對於史隆醫院的診斷，他有點懷疑。

「我不相信光看這幾個壞死的細胞，就足以讓史隆醫院改變原來的診斷，」他說：「就拿腫瘤抽吸這回事來說好了。醫師進針的地方細胞也可能會死亡，這麼一來不就造成細胞壞死的現象了。史隆醫院是癌症治療的權威醫院，只要有一點點小東西出現，他們就會做檢驗。說不定，藉由你的檢驗，可以達成研究的目的。從我們做的玻片標本來看，你的腫瘤的確是髓質癌。」

至於為何只送兩片玻片，他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正如諾頓醫師



所說，醫院的行事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這位病理科主任又說：「我通常只送最具有關鍵性的幾片，而不會送出所有的玻片標本，因為送出去的片子，只有一半可以拿回來。如果對診斷有異議，醫師要求看所有的玻片，我們還是會送出所有的片子。但若是我們的病人只是要拿玻片去請問另一位醫師的話，我們只送出兩片最具有診斷價值的玻片。除非你對診斷有意見，不然不會要求看玻片。你之所以索取玻片資料不是只為詢問別的醫師有關治療的意見，不是嗎？」

我實在覺得莫名其妙：這傢伙好像比較關心他的玻片標本會遺失，而不在乎另一位醫師是否能了解玻片檢查的全貌。他就像是都會博物館的管理員，專門珍藏某一樣東西——紐約市乳癌玻片大展。如果我的書暢銷，也許我還可有自己的展示架，就在貝



蒂·羅琳 (Betty Rollin) 和葛羅莉亞·史丹農 (Gloria Steinem) 的旁邊。當然她們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她們的乳癌玻片旁可能有荷槍實彈的警衛，如果我沒有這種「禮遇」，可是想翻臉喔。

我同時覺得有件事有點蹊翹：醫師只有在對診斷有所懷疑時，才會想到調所有的玻片來看，然而他們若還沒看過所有的片子，怎知道診斷有問題？而且，我並沒有告訴羅斯福醫院說，我要玻片只是尋求第二位醫師的建議，不是用做診斷用的；我只有告訴他們：我想要我的玻片。難道要有暗語來區分其中的不同嗎？我想，「請給我玻片」不是夠清楚了嗎？或者，這麼說還不夠，一定得說：「把我的玻片『通通』給我吧？」

我建議這位病理科醫師改變一下醫院的作法，在送玻片到其他醫療院所時，在病理報告上註明共有幾張玻片，而此次只送過來



幾張云云。他說，他已在該院待了十五年，像我這樣的例子還是前所未有的。然後，說到有些醫院是很難請他們歸還玻片資料的。

這一切實在是太瘋狂了，我不知道我還能怎麼做。有兩位醫師看過一模一樣片子，卻做出不同的診斷。我一直在想，醫學似乎是一種絕對的科學。一位醫師仔細地觀察了癌細胞後，就斬釘截鐵地告訴你這是什麼癌，好比一個人注視著量杯中的刻度，然後精確地告訴你裡面的液體有多少c.c.。但是乳癌顯然地並不像這樣，好比是兩個教練為了一場籃球比賽發生激辯。我是屬於「癌症研究中心」那一隊的。

就在星期五，我開始接受化學治療。星期五，不錯嘛，萬一有什麼問題的話，我還可以利用週末好好休息一下。諾頓醫師告訴我，化學治療混合藥劑中的止吐劑可能會使我精神亢奮、呆笨



遲鈍，或者是影響我的判斷能力，於是赫柏陪著我，看我是不是能安全回家。我還帶了隨身聽和一些曲子幫助我的情緒。只要有「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 和「瘋人院」(La Cage aux Folles) 的歌曲，就可以「打敗天下無敵手」了。

2

在候診室有一打左右的人，都和我差不多。看起來都很健康，不過有一個卻瘦得連坐在椅子上都會痛，她約三十多歲，好像是某位女星。她的家人都金髮碧眼，而且穿著土黃色的卡其服，在走廊來回的找枕頭或是一間可躺下來休息的房間。有個男人，不知是她的丈夫，還是哥哥，以時代雜誌上的演藝新聞來取悅她。



顯然沒用。她像三歲小女孩發出長而尖的聲音：「好痛。」她想她一定在忍受極大的痛楚，才會做出這種舉動，並退化成一個幼童，以自己的需要為中心，完全不顧他人的注目。我想走過去，把我的隨身聽和歌曲交給她，或許這樣她可以好過一點。我又怕此舉唐突，讓她不好意思，而且不能達到效果。我還在擔心一件事，即使在最糟的情況下，我都不願看到我的未來變成這個樣子。於是我戴上耳機，把音量開大，並移開目光。

等了快一個小時，我才進去治療。我很緊張。雖然我來到紐約時，正是叛逆的六〇年代，在大學吸過大麻，有時候也「哈」一點，不過僅止於此。我從不想吸食迷幻藥或是一種能引起幻覺的仙人掌植物鹼。使人產生幻覺或失控的藥物在我看來，簡直是可怕極了。



赫柏與我走進室內，裡面有三、四張皮製躺椅，旁邊都有個高的點滴架。我是裡面唯一的病人。護士就如從前在這家醫院碰過的，先問我是否一切都了解了。她給我一張卡片，上面記載了化學治療的藥名以及其副作用，上面居然沒有諾頓醫師提過的那「神奇」的新藥。醫師解釋道，因為這種藥極其昂貴，因此在開這個處方之前，他得先確定我本人要不要。

護士說，嘔吐的情況因人而異，而且無法事前判斷。這兩天點滴中的止吐劑打完的話，我可以服用一種叫 Compazine 的藥片。不過，她建議我今天晚上在嘔吐還沒「發作」之前，就開始吃。

「這麼做是不希望我難受，把嘔吐和化學治療扯在一起吧。是不是？」

她答道：「沒錯。」



她告訴我，這個點滴的混合物會使某些病人冷顫，於是給我一條毛毯。然後她開始替我打上點滴。每種藥都放在一個塑膠點滴袋裡，吊在架子上，再通到一個管子內，就如同水匯流到河裡一般。護士在我手背上找尋靜脈，打上細的針頭，並開始給藥。首先流下的藥是止吐的鎮定劑、類固醇及 Ativan。護士告訴我，我可能會感到頭暈或是像喝醉酒一般。我告訴護士和赫柏，我幾乎沒有什麼感覺，只有一點點暈。護士開始給我另外的藥，並離開病房。我隨身聽裡的錄音帶正放著百老匯歌舞劇「瘋人院」的曲子，在裡面穿著異性服裝的主人翁高唱著：「我就是我啊。」我看護士不在就給赫柏一個鬼臉，然後起身，手上還注射著點滴呢，我問赫柏，你要不要跳支舞。他說不用，於是我就抱著有輪子的點滴架婆娑起舞。



「酒保，不要再給這個穿著步鞋和牛仔褲的病人 CME 了，」赫柏嚷嚷的說：「她已經差不多了。」

上了計程車之後，我貼著赫柏的身子說：「你知道嗎？這種藥還有一種作用，他們沒說，那就是——讓你變得很有感情。我不是該打另一針了。上一劑好像是十幾年前打的。」

他幫我開了門，帶我到自己的房間。

他說，「跟我道個晚安吧。」

其實天還沒黑，我一直睡得昏沈沈的，到了半夜，我的神智已經清醒了，但是很累，於是吃了一片醫師開的鎮定劑 Compazine，這樣我就不會覺得嘔心了。星期六，雖然斷斷續續地想睡，我還是可以上健身房。我很驚訝而且很高興，久仰大名的化學治療也不過如此。我按照醫師的指示每八小時定時服用一片 Compazine。



到了星期天中午，我就快樂不起來了，我覺得頭很重，好像有人用毛巾包裹鐵槌，把我的頭敲了一頓。我很焦慮，而且思慮一直不能安寧。我想睡覺，一入夢就噩夢連連。我一直夢到我從十五樓上一躍而下。我的心像要跳出來了，而且汗流浹背。我把護士給我的卡片拿來一看，除了疲倦，我產生的副作用都沒有列在上面，而且其中沒有提到 *Compazine* 的作用。我拖著沈重的身子去書架搬出那本藥典，天哪，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多的副作用，「被害妄想、疲倦、無力、坐立不安、過度躁動、夜間意識混亂、怪夢、失眠、沮喪以及欣快感……」於是我打電話給值班醫師。

「神經質、焦慮，好像無法站穩，魂不守舍似的，是不是？」他說：「噢，對了，大概是 *Compazine* 的副作用。有許多年輕人都

有這樣的反應。你先停止服用，下次再改開別種藥物給你。」



下一次進行化學治療時，諾頓醫師改開 Ativan 代替原來的 Compazine。這麼一來，完全沒有 Compazine 的副作用。在治療後的兩天，我有一點緊張而且思緒不安。有四、五天晚上都睡不好，但是服用幾回 Ativan 和 Valium 之後，這些症狀就消失了。

治療中期，我偶爾會在半夜有身體潮紅的現象。我晚上熱醒，流了一身汗，剛開始並不了解為什麼會如此。我以為與公寓的暖氣機有關，後來才發現，現在是五月，暖氣應該是關著的；這股熱潮來自我自己的身體。過了幾個禮拜，我的月經停止了，我才知道化學治療會造成身體潮紅以及月經不規則。我想這可能是停經的前兆，但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於是打電話給護士，她解釋道，這些藥物可以殺死癌細胞，也可以抑制卵巢分泌雌性激素，而且腦下垂體會產生濾泡刺激激素



(FSH) 及泌乳激素 (LH) 刺激卵巢。這時體溫就會上升，造成身體潮紅，而且月經也會變得不規則。很多病人在化學治療完畢之後，潮紅的現象就會停止，而且回復到原來的月經週期，也有可能在還未治療完成之前就開始回復了。也許我是屬於早發性停經，十四歲就停經的可能性不是說沒有。只好再觀察看看。

他們告訴我，我可能還會有另外化學治療的副作用，但都未曾發生。我沒有掉頭髮，也沒有疼痛或受到感染。治療後三天，我還有點累，之後就不會了。我開始正常工作，還上了舞蹈課，一個星期到健身房三次——就如同往昔一般。我比以前容易喘息，但身體變得更強壯了——可能是因為我想證明自己並不是病人，體重也增加了。

我知道這麼做有點傻，不過還是做了：我要求尼克的媽媽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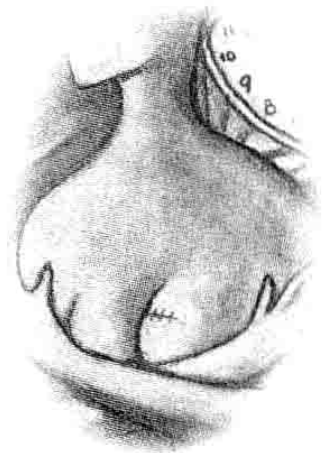
禱告，在做完化學治療之後，我還能生一個寶寶。赫柏說，這真是異想天開，於是我說，你給我閉嘴。

天曉得我這隻老母雞哪一天還真會下蛋呢。尼克的媽媽還曾為此事下注一千塊。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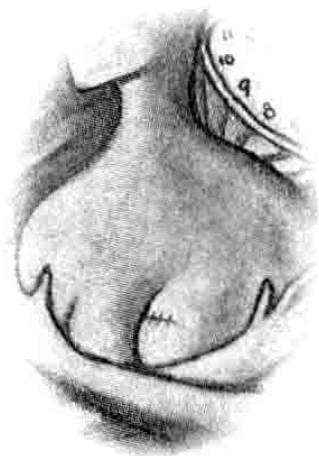
死•亡•彩•排•秀





這就是我的故事：關於我的乳房、我自己，以及我們的「癌症大作戰」。結果是：我得了一分；癌細胞，零分。或許我們該說，我一兆分；我的勁敵，癌症，卻抱了個零鴨蛋。然而，分數再高都比不上寶貴的生命。我唯一肯定的是：我實在是幸運。

幸運是的不只是在乳癌盛行的今天，我的乳癌居然如此「良善」；不只是我可以享受豐富的醫療資源，最幸運的要算是我安然無恙地走過這一趟恐怖的死亡之旅。除非親身體驗，不然難以了解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在這不到幾個禮拜，我彩排了一次「死亡秀」，我雖做不成「心理健全」的最佳模範，但還是沈迷於戲劇、間諜活動以及其中的愛情故事，現在的我卻已有相當大的改變。我想直到我八十五高齡，死亡才有可能向我招手。我現在的問題全都解決了，該交的稿子也交了。我實在是太走運了。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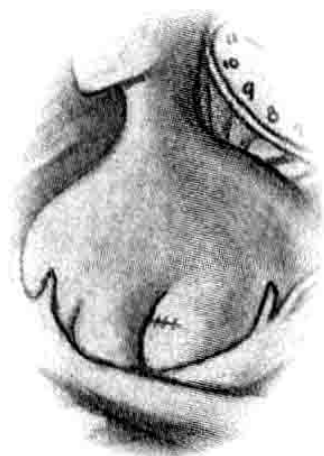


癌症真的「東山再起」又一次向我襲擊時，我一定盡全力加以反擊。除此之外，其他的時間都是我可以掌控的。

因此，我現在想要什麼，就不會放過。如果今天的鬱金香格外嬌豔，我就去買一把。男高音帕華洛帝 (Pavarotti) 若來到紐約表演，我一定跑到大都會歌劇院去聆聽，即使是買黃牛票也要去。我現在為朋友付出的時間和從前工作的時間差不多。要是有人對我不夠尊重，我則立刻拂袖而去。

至於我左乳上的疤痕，更是讓我引以為傲。這是我在這場戰役得到的勳章。現在雖然只有醫師和健身房的女孩看得到，不過我相信，將來還是會有人來欣賞的。

在我們共度春宵後，一早懶洋洋時，這人可能會問：「你胸口是怎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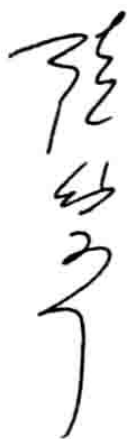


「真好，你終於問了，這可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推薦跋

天主教耕莘醫院院長

國內乳房外科權威醫學博士



美國知名專欄作家喬依絲·韋德納女士暢銷書《我的乳房——一個女人與乳癌的戰爭》，詳實敘述她與惡疾奮戰的故事，文筆生動，感情豐富，很可激勵讀者以樂觀豁然的心情來迎接生命的挑戰。

根據台灣官方公共衛生報告，國內婦女罹患乳癌的發生率及死亡率都有日漸上升的趨勢。民國八十一年有七七二人死於乳癌，佔總癌症死亡數的三、四六%，是女性癌症死因的九、五九%，可謂不低。婦女癌症發生率前五位依次為：1. 子宮頸

癌，2. 乳癌，3. 大腸直腸癌，4. 肺癌，5. 胃癌。乳癌是第二位，多年不變，實是遺憾。

其實乳癌位近身體表面，多數是可以觸摸得到的硬塊。如果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其治癒的效果應比其他癌症都好，本書作者喬依絲早期沒有定時作自我檢查，也沒作乳房超音波檢查，所以沒能及早發現，以致她的腫瘤已長到二、八公分。東方女性由於乳房較小，習慣自我檢查的婦女，一公分的腫瘤就可以被發現了。我們實在應該加強推廣乳房自我檢查，婦女朋友可以在每次月經結束後一星期內檢查。懷孕、停經婦女，可每月擇日檢查，其步驟為：

1. 洗澡時將一手臂彎曲置於頭後，

另一手的手指併攏伸直，以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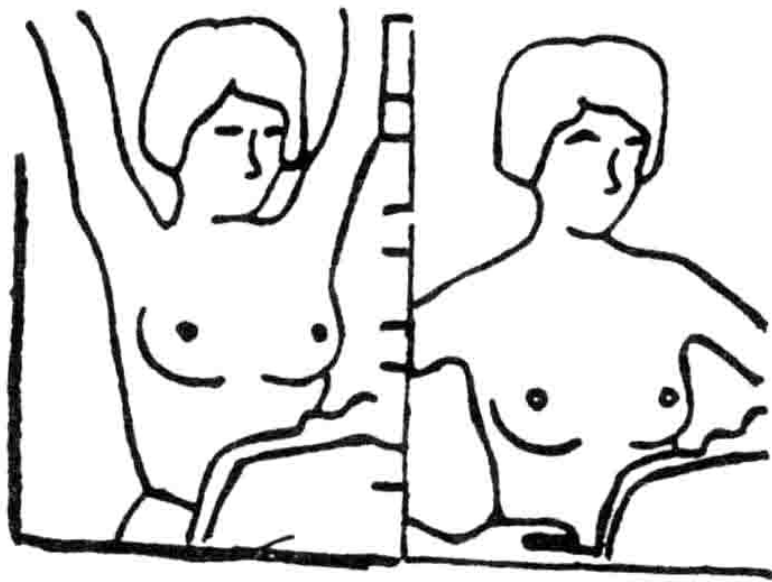
過乳房濕潤皮膚，移動要輕柔緩

慢，範圍涵蓋整個乳房，用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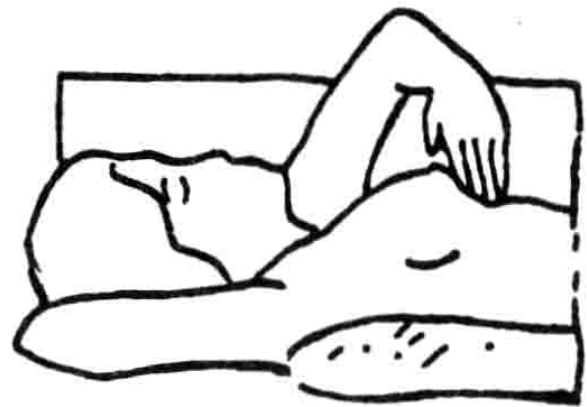
檢查左側乳房，用左手檢查右側乳房，察看是否有腫塊、結節或變厚的部位。

2. 站立或坐於鏡前，雙手臂垂放兩側，察看左右乳房，是否對稱。雙手插腰，胸部前傾並收縮胸肌，然後再將手臂高舉過頭察看是否有腫塊，皮膚凹陷或乳頭變化。



3. 採平躺姿勢，檢查左側乳房時，置枕頭於左肩下，左手臂彎曲放於頭下，右手掌手指併攏伸直，輕按摸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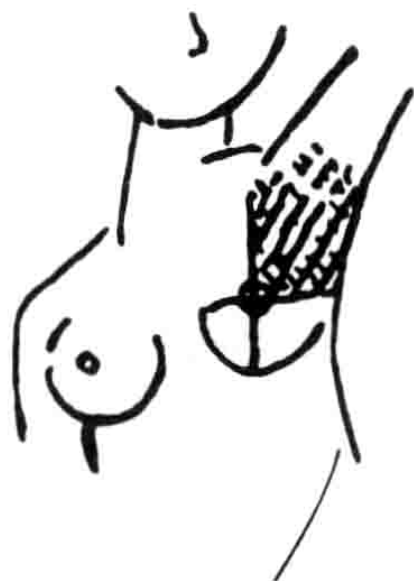
4. 按摸乳房時最外緣以順時鐘方式繞圍圈移動，按其一圈後再向乳頭移進一寸的部位，以同樣方法按摸，一個乳房需要按摸至少四周。



5. 用拇指和餘指輕輕壓擠乳頭，察看是否有分泌物流出。

6. 乳房自我檢查特別需要仔細檢查乳房四分之一上端外側及腋下，因在該處發現乳癌最多。

倘有異狀，應儘快至重視乳疾的醫院乳症科或一般外科就診。自我檢查的目的不是要判斷摸到的是什麼，而是要及早發現異狀。



從另一方面來看，我覺得本書作者，她患了乳癌後，情緒反應極大，比如擔心失去女人魅力、難以面對至親友朋的關懷，害怕死神降臨等，這些也都是一般人的正常反應，亦是本書能引起大眾共鳴的主因。然我覺得一個人，平常要對自己生活的目標及意義多思考，信仰要真誠，對家人朋友要尊重愛護，要有服務別人的心態，遇到大事情時，才不會過份孤獨和恐慌。平時要強調家族、親友間關係的親密、健全。有病痛危難時，才會相互扶持、關愛和照顧。若只做到一個只有自我世界的職業女強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家屬、親友要有對乳房正確的認知，才能協助患者走過這條滿佈艱辛的路，否則許多親友會去尋找一些偏方或亂介紹草藥給患者，這些虛誤的愛，常會延宕治療病情，害人害己。

順便提到我們受衛生署之託，作「文山地區婦女對乳癌的認知態度與行爲」之調查問卷，發現家屬裡有得乳癌的婦女對乳癌的認知，跟自我檢查的熱心，並

不高於一般婦女。可見我們在乳癌的防治宣導方面，對病患家屬更應努力加強。

親友對患者的同情和支持，需要有效的表現。譬如要有耐心、仔細聆聽，與她同作分析。然後按她的心態、需求，協助她自己作一明智的決定。不要擅自替她作決定，尊重她自己的意願，協助她達到目標。自我選擇對她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很盼望有親友支持病患度過診斷、治療的過程。希望有人聆聽她的情緒，不要否定責怪她。在恢復期間，可給與適當的協助，達到她平素的願望。也不要過份的保護她，不要給她太多的禁忌。就讓她保持平時一樣的正常生活形態，回到原來工作崗位。不要因為她曾生病，原來的事情都不做了，班也不上了，讓她整天無所事事，健康的人也會閒出毛病來的。

如何協助新病友身心康復更快更好？以下是我們乳癌聯誼會病友的建議：

1. 要與醫師合作，接受治療。
2. 面對現實，收集有關知識。

3. 多參加社交活動。

4. 儘快回到家庭，工作崗位。

5. 找機會幫助別人，回饋別人。

我們的目標，不僅是病患疾病的治癒，更希望她能藉此機會，對她的生活作一適當的省思和調適，讓她與家人生活品質提高，人際關係更好，尋找到更好的人生意義和目標。

本書作者的治療經過，水準都很不錯，但像美國的醫師那般詳細解說，與病人交談，國內尚不多見，我們該多學習，因為病人確實很珍貴醫師所說的每句話。護理及相關人員的支持，我們國內也當多學習。我在耕莘醫院這十年來，為乳癌病友成立了關懷小組，加強病友的心靈照顧。從小組成員其熱忱和效果來看，人才足有，只是尚須更好的體系來推動。

這些年來衛生署也花了不少的人力、財力在推動乳房自我檢查和高危險群的

篩檢。乳癌患者的二等親家屬（祖母、母親、姊妹、女兒）得到乳癌的機率為一般婦女的三倍，所以衛生署已開始實施五年研究計劃，委託全省十一家大醫院，作此乳癌高危險群篩檢工作。有意的婦女朋友可以就近詢問：台北榮總、台大、三總、馬偕、耕莘、台安、孫逸仙醫院、林口長庚、彰化基督教醫院、成大附設醫院、高醫附設醫院等十一家醫院。其免費篩檢對象是乳癌患者之二等親，滿三十五歲以上的女性。項目包括：醫師的視觸診、乳房超音波及乳房X光攝影檢查。歐美各國已實施尚無症狀的高危險群乳癌篩檢，結果已顯示確實可早期發現較小的腫瘤，而降低乳癌的死亡率。

除了觸診和乳房X光攝影之外，乳房超音波檢查也相當重要。尤其國人較瘦小和密度較高的乳腺，乳房超音波可偵測到視觸診與X光檢查不出的腫瘤。

本書作者也提及她乳房經常有纖維囊腫的疙瘩。唯有超音波才能區別腫瘤與囊腫。所以我們在台灣用體檢、超音波、X光三管齊下來作診查，效果應比歐美

更好。

乳癌在台灣既然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就有必要推廣乳房自我檢查和高危險群篩檢工作，以期達到早日發現腫瘤，早期治療痊癒的理想。

但願國內婦女同胞能像本書作者這般積極的接受治療，且比她擁有更強烈的親友關懷、心靈支持。痊癒後能活得更有意義，享受更充滿愛的生活。

